

【季刊】

民國85年6月出版  
民國74年2月創刊

# 香光莊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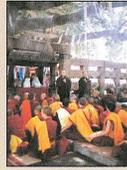
【關懷佛教教育，共創人間淨土】

46

贈閱



# 目次



封面故事：來自

十七個國家的八十多位尼眾，聚集在菩提樹下，重尋佛陀制戒的精神。

（攝影：釋見晉）



一朵開  
敷的蓮  
華，表

達香與光的意象，有兩種意義：

一、華開蓮現，象徵佛性的開顯；

二、香光莊嚴，象徵慧光照破無明痴暗。

香與光的結合蘊涵

著香光尼僧團悲願、

力行、和合的理念，

期望有志者一齊同行，

教育自己，覺悟他人，

共同活出「香光莊嚴」

的生命。

【編輯手札】  
傳承與開拓……………編輯組 1

## 專輯

【藏系西方僧人的修學生活】

被遺忘的福田……………Tenzin Palmo 釋見胤譯 2

「戒」內「戒」外……………Tunbtan Chodron 釋見胤譯 5

走在希望的路上……………釋見晉 9

在文化與戒律之間……………釋悟因 17

域外求道記……………釋見日採訪 編輯組整理 23

## 教理

【薄伽教藏】

攝受正法，通達究竟一乘……………謝大寧 26

【森林法音】

上座部佛教的某些殊勝特色（下）……………佛使比丘 34

## 律制

【談戒說律】

作務禪——叢林的自活體制……………佐藤達玄 38

維持僧伽身分的要件（七）……………釋悟因 41

## 教育

【演講台】

圓融無礙的人生智慧（上）……………王邦雄 46

【成人教育】

對成人教育的幾個基本思考（下）……………釋見成 52

## 生活

【菩提道上】

願生琉璃淨土中……………釋悟因 56

行者生命的最佳展現……………釋明迦 59

一花一世界……………法勤 63

質與量……………山／草 65

六群比丘有多壞？……………釋自觀 67

仁君與罪婦……………釋自惇 68

在斯里蘭卡的第一個月……………釋自軒 71

思潮何辜？知識何罪？……………編輯組 75

找到那株老梅否？……………釋悟因 77

僧人震旦……………釋見愍 80

中國佛教三藏學院……………釋見重 83

大藏經電腦化概況……………釋見篤 95

教訊采摭……………編輯組 91

## 傳承與開拓

編輯組

相對於建國二百週年的美國、澳洲，度過二千五百歲生日的蘇州城，是詩人筆下的「白髮蘇州」；同樣地，比起中國佛教千年悠久歷史與完整文化的古老巨人，佛教在西方，尤其藏系佛教，就猶如新生嬰兒。所不同的是美國、澳洲的二百年，顯現了無比的生命力，而西方藏系佛教的幼苗，在缺乏歷史傳承、信眾支持的文化土壤中，急待培育、灌溉……

近幾年來，藏系西方比丘尼在積極尋找自己的修學空間，本期專輯「藏系西方僧人的修學生活」，帶領讀者探討目前藏系西方僧人的修學困境、入眾與教育，並報導「西方尼僧生活營」活動概況。針對藏系西方比丘尼尋找戒律傳承、渴望獲得比丘認可的困境，這次應邀前往「西方尼僧生活營」講戒的悟因法師說：「真正的問題在女性宗教師可以做什麼奉獻？如何自組團體，提昇素質與社會地位，才是最要緊的。」

誠然，在歷史的長廊中，我們是傳承者，也是開拓者。不可否認地，前人的傳遞與他人的認同是可貴的，然而最重要的是自己勇於承擔、開拓，否則再顯赫的傳承與再大的認可，都無濟於事，就好像我們不會因為擁有覺悟的佛陀為教主就能解脫一樣，真正的解脫來自於自己的覺悟。

「香光莊嚴」自本期起，單元內容及頁數都有所改變，對一份已走過十年的雜誌來說，這一步也是一種新的開拓，我們嘗試往更多元的方向拓展，將內容規畫成教理、律制、教育、生活、歷史、教訊等幾大類，每類中各有不同的單元「教理」類，以結構主題式的方式詮釋經、論，以及介紹中國佛教外的各系佛教思想；「律制」類有「談戒說律」、「律海掬漚」等單元，以使大眾瞭解戒律的精神與內容；「教育」類，引介成人教育的思想與方法，以及法師、學者專家的演講；「生活」類，是以各種風格展現法師、居士的學佛心得；「歷史」類，探尋佛教史，以瞭解佛教在印度、中國的發展。其中「老照片說佛教」是以照片介紹台灣佛教，首先推出的是「歷史中的佛學院系列」；「教訊」類中的「佛教視窗」，將介紹最新的佛教資訊。

期望藉由改版，開拓出一條新道路來，沿路有風景無數，引領你我走向智慧、清涼。

【專輯——藏系西方僧人的修學生活】

# 被遺忘的福田

藏系西方僧人的修學困境

Tenzin Palmo 講述 釋見胤 譯

多年來，西方的僧眾，尤其是尼眾，一直感到修行上必須要有正確的知見與訓練，以及相互的交流與支持。在一九九三年三月在印度達蘭薩拉（Dharamsala）舉辦的「西方佛教傳教師會議」上，滇津帕莫（Tenzin Palmo）及突敦丘準（Thubten Chodron）二位比丘尼負責向達賴喇嘛報告西方僧眾修學的情況，在那次會議上，她們受到達賴喇嘛及其他歐美尼眾的鼓勵與關懷，決定發起籌備「西方尼僧生活營」，使藏系的西方尼眾有受教育及互相交流的機會。

經過三年的努力，克服種種困難，來自十七個國家，八十多位尼眾終於在一九九六年二月三日至廿五日齊聚在印度菩提伽耶大覺寺，在佛陀成道的菩提樹下研習戒律，去瞭解佛陀當時制戒的精神與原則，並與自己出家的修學生活進行對話……

首先我要聲明的是這次討論的範圍以西方的藏系僧眾修學為主，並不包括其他系的佛教僧眾。另外我所謂的「僧伽」，是傳統的含義所指的受過出家戒的僧人。

出家對某些人來說非常適合，但並非對所有的人都適合，也不應該要每個人都出家。對那些堅守清淨戒

行、甘於淡泊，願意全心奉獻於佛法修學的人，出家生活便出現了。眾所

知，現代社會根本建立於貪心，而且提倡快樂，主要來自於獲得事物及滿足欲望的思想，以致於呈顯今日性

與暴力到處氾濫的現象。相對地，僧伽的生活重視捨欲、清淨、自律，這些舉動全以減少欲望為目標，他們所

做的是多麼地與世間潮流背道而馳啊！佛教道場不能免於「多就是好」的思想。在東方的歷史上，僧伽扮演保存及弘揚佛法的角色，由於人們信仰佛法，所以尊敬護持僧伽，並以僧伽為榮；而西方的情況與東方不同，部分差別在於現今許多佛法的學者和

教禪坐的老師都是在家人，這個事實並不意味僧伽無益於現時代。僧伽保存了一種建立在佛法教義的生活方式，提醒人們以很少的生活所需，與遠離性欲、家庭、安全的顧慮，仍可過得快樂而滿足，為受持戒律和過著簡樸生活所帶來的快樂、祥和作了現身說法。僧伽能投入全部時間，深入解行，而無須謀生養家，也沒有複雜人際關係的感情糾纏，他們擁有在家人難得有的身心兩方面的自由。

不幸的是，受了現代西方基督教和唯物主義思想的影響，許多佛教徒強烈認為擁有親密的人際關係、家庭和事業是比較好的修習方式，他們認為這些根源於執著的事情是值得追求的，若把它們與佛法相融合是很好的修學方式。因此在西方，他們視僧伽為經不起親密人際關係挑戰的避世者、精神病者及社會的寄生蟲。出離世間被他們嚴重誤解而且受到輕視！事實上，有些人視出家為乖張的行為，因為你無法得到這個世界，所以



◎身穿藏系式僧服的西方僧人無法得到西方人的認同，因此很少獲得護持。

(攝影：釋見音)

你放棄它，其實是這個世界把你放棄。

僧人過的生活是沒有保障的，完全依賴他人的主動布施，但這樣的生

活並非寄生蟲，而是信心的向前推進。耶穌說：「不要想及明天將吃什麼、穿什麼。」從某方面來說，這句話是僧人生活的寫照。我們不過份關心色身，而且深信佛法會供給我們簡單的需求，我們相信只要精勤修道，

就不會挨餓，不僅在物質上乃至各方面都會得到護持。

然而，在西方佛教界裡，僧伽如同被遺棄的一群，既未獲得俗人的護持，也未得到喇嘛的照顧。即使對那些已在佛教道場工作的人來說，看起來似乎已得到照顧，可是在身分上他們仍是次等公民，他們得不到好的住所，且總被視為次於那些出錢支持該道場的在家人，對於僧人把整個生命奉獻於佛教，他們既不尊敬也不珍惜。道場主要服務的對象是在家人，僧人並沒有什麼重要性，而被置於一邊。另一種情形是，人們期望僧人在還未得到充分的訓練及體驗之前，便承擔過重的工作及管理道場。在他們才受一點點教育時，人們便期望他們具足各方面的能力。

在某種程度上僧人需要被瞭解和認同，但這些都很難獲得。由於他們不住在僧團裡，而是住在佛教中心或獨居，既不能做在家人能做的事，也沒有足夠的條件過僧團的生活，他們

失去了家庭生活的樂趣，同時也很難體驗到僧團生活的法喜。

有部分僧人感到孤獨，無法把不染著與慈愛他人的心念融合在一起，無法確切瞭解情感在經典中的含義，他們覺得愛心一旦發展，就會導致沉溺，對出家人而言是不相宜的。由於他們不住在僧團，也沒有年長的修行者作為楷範，所以他們不知如何平衡佛法修學的重點——愛心與修學佛法的關係，以及如何對他人表達應有的情感。他們因而感到和周遭的人疏離，修學上沒什麼進展。有些人認為穿袈裟使他們與別人隔離了起來，人們認為他們刻意造作，而把他們歸為異類，不認為他們也是人，同樣會遇到困難，同樣需要友誼和支持。有些僧人對穿著袈裟在歐美國家的街上行走感到非常不自在，因為人們總是目不轉睛地瞪著他們，並甚至喊道：「Hare Krishna！」他們感到太引人注目，別人的反應也不一樣，因此在幫助別人的工作上也沒有效率。

僧人由喇嘛那兒得到的護持也非常少，不像在亞洲社會，居士自然就對僧人尊重和護持；在西方，由於民主的傳統以及平等的觀念，這種風氣是不存在的。西方的在家人並未被教導去尊敬僧人，至少不尊敬西方的僧人，有些老師並不認為教導在家弟子恭敬僧人是他們應該學習的一部分。因此，在家人看到出家人，心中想著：「他們是誰啊？」對於僧人努力從事的工作也不同情、不感謝，喇嘛們照顧的只是西藏的僧眾，為他們蓋道場，對自己授戒的弟子相當注意。西藏人一經受戒便有一套護持的系統，他們可進入僧團，社會也尊重他們的選擇。對於西方的僧眾來說，這些大多是不存在的。喇嘛們傳授了戒法給弟子之後，這些弟子便被送了出去，沒有教育、鼓勵、護持，但卻期望他們能守持戒律、精進修法並且經營道場，這是非常困難的。我很驚訝有這麼多的西方僧人一直堅持到他們走不下去為止，當他們還俗時，我一

點都不意外。他們的初發心那麼虔誠，信願那麼純淨，可是他們的熱情慢慢地減弱了，他們理想幻滅，變得沮喪，但沒有人幫助他們。

這種情況相當艱難，在佛教歷史上不曾發生，過去僧團被穩固地建

立、培養和照顧，這現象在西方從未發生。我不曉得原因是什麼，在西方有一些南傳和其他傳統的道場，他們辦得蠻不錯，但他們為了僧眾做了什麼呢？坦白說，幾乎完全沒有。結束前讓我再一次呼籲，祈願這個如此罕

有、珍貴、清淨、出俗的生活以及僧伽之寶，不要被丟棄於人們冷漠和蔑視的泥濘中！

【編者按：本篇是滇津帕莫（Tenzin Palmo）法師在「西方佛教傳教師會議」上所作的報告。】

# 「戒」內「戒」外

與達賴喇嘛談西方僧人的入眾與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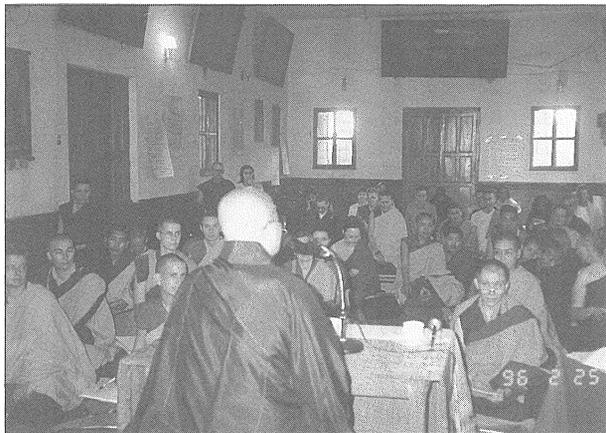
Thubten Chodron 整理 釋見胤譯

丘準（Thubten Chodron）法師：我想要探討的是藏系僧團對西方僧人入僧團的選擇及其教育問題。

目前，任何想出家的人都可向他的喇嘛提出請求，而他的發心往往起源於一個長達數小時卻不知所云的藏

語儀式。在受戒前，他們對於出家的意義和目的不瞭解，受了戒以後也沒有受專業教育，之後他們便回到了這世間。達賴喇嘛！您曾多次說過，僧人的質比重更重要，但目前的情形並非如此。

目前幾乎任何想出家的人都可以出家，結果有些心理有毛病的人也受了戒，之後他們行為不軌，導致在家對僧伽失去了信心。這類人本身也陷入更大的困擾當中，他們以聖潔的理想自許，可是缺陷的性格卻帶來很



◎唯有透過教育，才能提昇僧人的素質。（攝影：釋見晉）

多障礙。這現象的產生是由於人們受戒時，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不知道身為僧人的意義在那裡，也沒有人告訴他、檢核他，也沒有人特別訓練及關照他們。

較年長的西方僧眾常常可辨識出那些人有心理障礙或存著幻想，但他們對誰可以受戒沒有發言權。許多西藏喇嘛認為在這墮落的時代，受戒一天總比完全沒有來得好，所以他們度

了人出家受戒，然後要我們和這些人住在一起。為解決他們的困難，這類心理有病的人需要特別的治療與協助，並非出家人的生活型態可以處理。我希望他們能調養準備好了，才給予受戒，這樣會比較好。

在Amaravati——一座位於英國，專供西洋人修道的南傳道場，年長的比丘、沙彌尼對欲受戒者有最後的決定權，同時僧團中將與這個人共修共住的其他人，也可參與入眾選擇的過程。這種作法很好！

達賴喇嘛：理想上，應依戒律來決定一個人是否適合出家。受戒儀軌中有一段問遮難的作法，用以判斷他是否適合受戒，後來這個過程變成了形式，這是問題所在。

丘準法師：問題的補救之道是讓年長的西方僧眾與老師們一起參與出家眾的挑選工作。欲出家者提出請求後，應有一年的考驗期。在這段期間，他們可以受八關齋戒、著緞衣，並住在僧團或佛教中心，以便在受戒前嘗試

過出家的生活。這種作法應是強制性的，這樣不僅幫助想出家的人，同時也助益僧團。

我建議有人能整理一本冊子，把出家受戒者在受戒前應當思考的問題列舉出來。記得一位在西雅圖目前已出家的青年，最初向我談及出家時，我列出幾個問題，讓他在二星期中每天思考他出家後的生命型態，類似的作法也可以用來幫助其他的人。達賴喇嘛：這建議非常好。與其在受戒儀式中一次問許多遮難，不如我們事前提出許多問題，甚至加上與現代有關的問題，讓他們有較長的時間思考和回應。

丘準法師：戒律中說授戒師必須在經濟上、感情上、學術上照顧弟子。

達賴喇嘛：這部分也形式化了，一旦受戒儀式結束了，你們就會和戒師分開居住而且少有聯繫。

丘準法師：是的！對西方僧人來說，由於健康與簽證的問題，要長期待在亞洲地區是有困難的。

初出家受戒的西方僧人經常被師父送至佛教中心去工作，在那裡他往往是唯一的出家人。人們期待他遵守戒律、教化眾生、帶領禪修，和修供、諮商、引導人們。而他們除了由觀察他人所學來的一點經驗外，未曾有人教導他們如何做這些事。

此外，他們並沒有經濟支援，許多西方僧人不得不穿著在家人的服裝，在城裡的公司找一份工作。西藏人雖是難民，他們卻有僧團可住，能同樣是僧人的朋友住在一起，有經濟上、社會上、感情上的支持，這些事情是大多數的西方僧人享受不到的。當我們受了戒，我們必須捨去舊有的支援管道，可是並沒有新的管道來取代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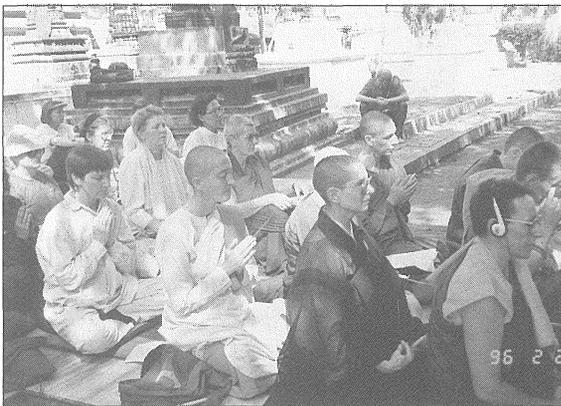
還有其他的問題，我們未曾接受輔導，教導我們如何處理受戒後所面臨的種種疑惑和困難。要接觸到自己的老師常常很不容易，因為他們忙著奔波指導各藏人的道場。

為改善這情況，我想分享我在台

灣受比丘尼戒時的一些經驗。在那兒受戒前，戒子即先穿上縵衣，住在僧團一或二年，證實自己是否真正喜歡這種生活方式，同時，也讓僧團認清這個人對出家的動機和認識的正確性。戒期長達三十二天或六十四天。這期間，會講解受戒的儀軌和戒文內容，同時教導沙門律儀：如何走路、說話、有禮節，還有穿、摺疊及攜帶袈裟。這些事情簡單而實用，使僧眾舉止莊嚴而受人敬重。戒場中，有很多的引禮師父、引贊師父可以請教，傳戒的道場對於戒子非常地護持，戒師們確保新戒有足夠居住的空間，且有信眾護持的管道，這樣做尚且還不斷地提出改善的方法。這模式對西方僧伽、對西藏來說，是非常好且非需要的。

另外探討僧團中的性別歧視，以及它對個人、教界和對道場決定性的影響也是相當重要的，第一是西方人在西方社會重視平等和民主的

環境長大，因此覺得輕視女眾的制度，使佛教看起來既古舊又落伍。許多人因為不認同基督教男性至上的思想，而接觸佛教想找新的東西，可是他們卻發現相同的偏見，這減低了他們進一步瞭解佛教其他思想的意願。其次，性別歧視另一個缺失是使地球上佔一半的人口對自己修學佛法的能力失去信心，既然佛陀的本懷是為使人類修習、理解佛法，我覺得這種態度偏離了佛陀的本意。



◎讓欲出家者嘗試過出家的生活，接受僧團考核，不僅可幫助個人，同時也助益僧團。（攝影：釋見音）

達賴喇嘛：在文化和傳統中，性別歧視是個嚴重的問題，希望往後能夠再討論這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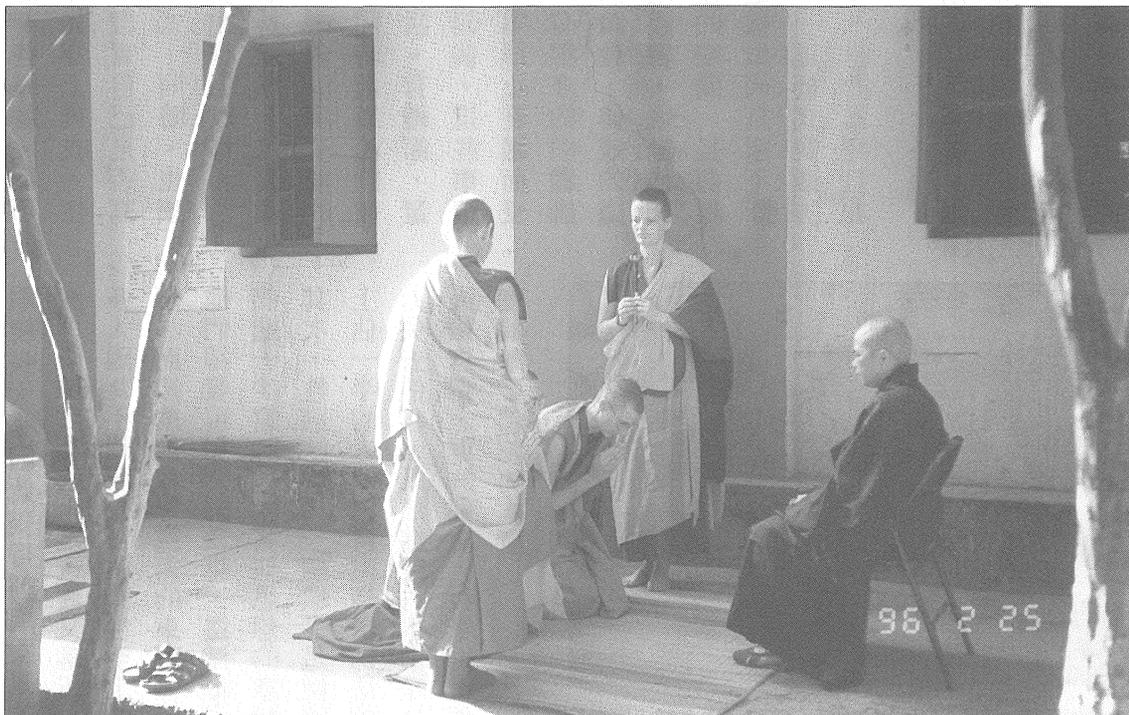
丘準法師：最後，對於如何改善新加入的僧眾的挑選和教育問題，能否請達賴喇嘛您分享些個人的看法？

達賴喇嘛：對於西藏人這也是個重要的問題。如您提到的，有些時候我感覺到必須正視印度乃至西藏僧眾素質的問題。人們一窩蜂地出家受戒，造成僧眾數量不斷增加，但並未充分地注意到品質的重要性，這是目前的一個危機。如果有許多不良的出家眾，對整體來說是不好的。能確保僧眾品質的作法就是重視篩選的程序，看出這人是否有受持戒律的嚴重障礙，不要再把這程序視為一種形式。

西藏不同其他佛教國家，如台灣有充分的社會資源和各種的道場建設，目前西藏人缺乏這些。未來可能成立新的機構發展某些教育模式，譬如連續數週的密集課程，為準備出家者訓練基本的僧團生活；也可能為西

方出家男、女眾成立獨立的道場；或在西藏人的僧團中為西方的僧眾作特別的設想，譬如設有單獨的學舍，這樣可能更好。更好的是，如果西方人能發展出自己出家眾的訓練課程，事實上那是最好的解決之道。只要西藏能夠做的，任何方面我們都將會盡力改善。

【編者按：本篇是丘準（Thubten Chodron）法師在「西方佛教傳教師會議」上與達賴喇嘛的對話。】



◎教導沙門律儀，是僧人生活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攝影：釋見晉）

# 走在希望的路上

西方尼僧生活營側記

釋見晉

## 在微光中開營

二月初的印度，氣候暖和，位於菩提伽耶的大覺塔外，虔誠朝聖的人有的匍匐禮拜，有的緩步經行、輕聲誦讀，也有來自遠方各國的觀光客，他們默默地巡禮佛陀成道的聖跡。夕陽的餘暉，照射著塔後的菩提樹，灑下遍地金光，菩提樹旁有著與平常不同的熱絡氣氛，來自十七個國家的八十多位身穿藏紅色僧衣的尼眾聚集樹下，「西方尼僧生活營」(Life as a Western Buddhist Nun) 開營典禮就要在這裡舉行。

首先由二位主要教授戒律的老師



*Life as a Western Buddhist Nun*  
*Bodhgaya ~ 1996*

——來自西藏的那旺格西（Geshe Thubten Ngawang）與來自台灣的悟因法師，帶領所有學員繞塔經行。經行之後，由這二位老師和幾位長老喇嘛代表進入大塔向佛陀獻供。長老們依次獻上香，悟因法師則獻上蠟燭及英譯的四分比丘尼戒講義，就在獻上蠟燭時，塔內外突然停電，頓時一片漆黑，只剩下那一盞小小的燭光在黑暗中搖晃，悟因法師在致詞時說：

「佛陀在這裡成道，這裡有佛陀的遺教：『人的尊貴並不是來自出生於婆羅門，而是因他的道德行為。』在佛教歷史上，第一位出家的比丘尼是摩訶波闍波提，女眾可以出家修道，可以弘法，這是佛陀肯定的。從此以後，就有一批批的女眾跟著出家，努力提昇自己，傳揚佛法。……」

一番話在小小的塔內迴盪，微弱的燭光中，依稀可見佛陀的臉上掛著微笑，慈眼看著他的弟子們，許多人眼眶中閃著盈盈的淚光，悲喜交集，儘管路途遙遠，儘管機票費用難籌、

入境手續難簽，但她們仍排除萬難，自歐洲、美洲、非洲、亞洲世界各地奔赴這次聚會，在佛陀成道處，她們懷著希望來聆聽法音，這希望自一九九三年「西方佛教傳教師會議」以後開始構想，經過三年的漫漫時光與各方的奔走，此刻終於實現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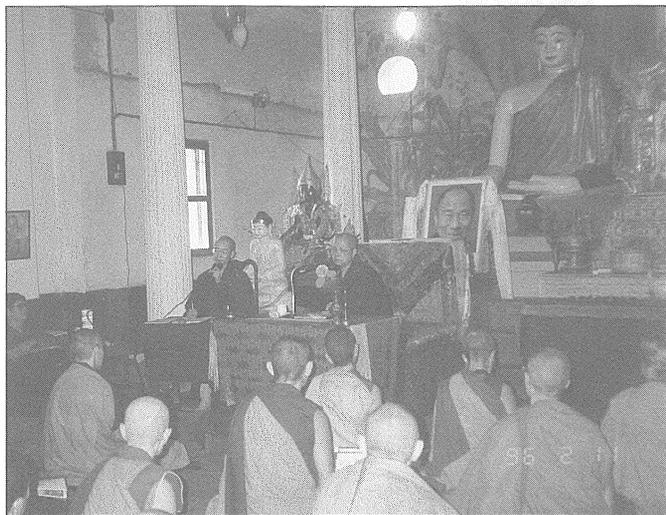
### 學戒才能持戒

營活動在二月四日開營，

第二天正式上課。講堂設在緬甸佛寺的大殿，殿的正前方是大幅的彩繪，身披黃色袈裟的佛陀端坐在菩提樹下。大殿內沒有桌子、椅子，比丘環坐在佛前，學員們比肩席地而坐，彷彿就坐在菩提樹下親聆佛陀的法音，與壁畫融成一體。晨曦穿過格子窗，照在每個求法者的身上，屋內洋溢著一股殷殷熱情。

營活動的戒律課程分為沙彌尼戒與比丘尼戒二部分，那

旺格西教授根本說一切有部的沙彌尼戒，共有三十六條。他的課不但開放給全部學員聽，也開放給一般大眾聽。在上沙彌尼戒之前，他首先花了五天的時間，介紹戒律的概況，他所採用的教材是藏傳的律藏及藏人所作的律論，授課的方式依藏式傳統。首先他領著大眾先持咒一〇八遍，然後開講，講後大眾誦念、迴向。由於法



◎藉講授與寫作業、考試、分組表演等教學方式，悟因法師讓學員更深入瞭解比丘尼戒。（攝影：釋見音）

師廣學經論，所以上課時除了解釋戒文及戒相外，往往將經論的義理與戒文相互討論，以顯戒律在佛教思想與修行上的關係。

悟因法師則講授四分比丘尼戒，其教學單元分別是：（一）戒學概說；（二）僧團組成份子及其關係；（三）入僧團的各種規定；（四）維持僧伽身分的要件；（五）僧伽生活的依憑；（六）僧團的共修生活。課程中還配合寫作業、考試、分組表演、幻燈片欣賞等單元活動，藉各種教學方式帶動學員更深入學習戒律。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比丘尼戒的課程同時也開放給沙彌尼與想出家的女居士，悟因法師特別強調：「律藏放在圖書館裡，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閱讀，學者也研究它，但是卻只有未來要實踐戒律的沙彌尼不可閱讀，也不允許聽聞，這真是個有趣的現象。我認為除了作羯磨時，沙彌尼、女居士等未受具戒的人不可參與外，大家都應該來瞭解戒律，才會懂得如何持

守、實踐，縱使要護持僧人持戒，也要知道如何護持。」這是此次比丘尼戒課程的殊勝處。

除了兩位講授戒律課程的法師外，另有一位 Khando 仁波切，她是位沙彌尼，也是位自小受到特殊訓練與教育的轉世者（凡轉世者即得仁波切之名義，表示值得尊敬之意），她作了二場演講，鼓勵學員把重點放在女性的可為面去努力，肯定了自己可以做什麼之後，就要全力以赴，她認為未來傳授比丘尼戒是勢在必行的局面，所以女眾明白自己要做什么比任何事都重要。

又有一位 Sonam Rinchen 格西，他有多年教授西方僧尼的經驗，許多學員都將他列為修學上的依止師，他很重視女眾的教育，也擁有高深的學養德行，很受學員的歡迎。他為大眾作了一次演講，營活動期間，他一直在營內給予學員個別指導。

### 活潑生動的比丘尼戒課程

比丘尼戒課程開始的第一天，每個人都同時領到二本書，一本是英譯的四分比丘尼戒本和一本輔助講義，尤其領到講義時，學員們雀躍歡喜溢於言表，她們像捧著一件寶貝似的，珍惜地翻閱，因為在她們出家學習的過程中，喇嘛們的教學大部分都用口授的，鮮少有提供講義教本。另外悟



◎尼眾明白自己要做什麼，比任何事都重要。（攝影：釋見晉）

因法師還發給一張課程表，其中規定了二次考試和一次作業。同時請學員填寫學員資料表，藉以瞭解學員的修學背景、語文能力，並整理自己目前面臨的問題。

這次營活動的學員來自十七個國家，共有八十位尼眾，二十位女居士；學歷多為專科或大學以上，有四位碩士、三位博士；大部分操英語，少數是操西班牙語、法語、日語與藏語；年齡層以三十歲至五十歲者居多，最年輕者二十歲一人，最年長者為七十歲一人。

#### 〔持戒是出家人本務〕

第一堂課悟因法師開宗明義地指出本次講戒是依四分律藏，她首先簡介四分律和其他各部律的異同。戒律在佛陀制定後，隨著弟子所到之處而傳佈，與法義相同的是，它們也隨著時空的變遷而產生各部律典的詮釋系統。

在中國弘傳的聲聞戒律是屬於法

藏部的四分律，而西藏所傳的是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因此先鳥瞰其中的異同，以建立基本的認識，同時也讓學員瞭解廣律中開遮持犯的基本精神，而能分判戒律與地域性風俗習慣之間的關係。因為佛教在各地域流傳，吸收融攝了當地的良善風俗，因此而豐富起來，並能適應不同的時空，但有時某些地域性習慣卻往往與修學佛法的基本立場不相及，因此從最早的制戒因緣，去掌握佛陀當時制戒的考慮角度，以作為現今持戒的準則，這是學戒時不可缺少的部分。

而在講授「維持僧伽身分的要件」的單元時，悟因法師一開始就先指出要維持僧伽身分不可或缺的條件。為什麼這些會如此重要呢？她特別強調受戒、學戒、持戒是僧人最基本的自我生活教育，千萬不可因為眼前缺乏楷範或長老尼的教導，而使自己懈廢。出家是自願的，沒有什麼誓約，選擇出家，就要遵守符合僧伽身分的戒律。如果發現自己無法過出世

的生活，就應還俗過在家的生活，要使自己「無悔」地過生活，否則僧俗不分，無法持戒，反而增添許多煩惱，而有違出家學佛的本意。若是一決定要持有僧人的身分，縱使因為經濟因素需要打工，或當護士，或當心理輔導老師，也要切記不犯根本大戒……。

#### 〔修學生活表演吐心聲〕

在寫作業方面，除了每人寫一份報告，描述自己修行的情況外，並分組表演。表演的內容包括：

- (一) 出家後，如何獲得生活資具？如何分配？
- (二) 身為一個尼眾，你面對那些困難？
- (三) 你和俗人、法師相處的關係如何？
- (四) 描述你一天的生活、一年的生活。
- (五) 概述你的師父以及你與師父的相處關係。

以上的問題都是針對學員們的困難而設計的，對她們而言，這些都是親身的體驗與處境，所以表演起來非常逼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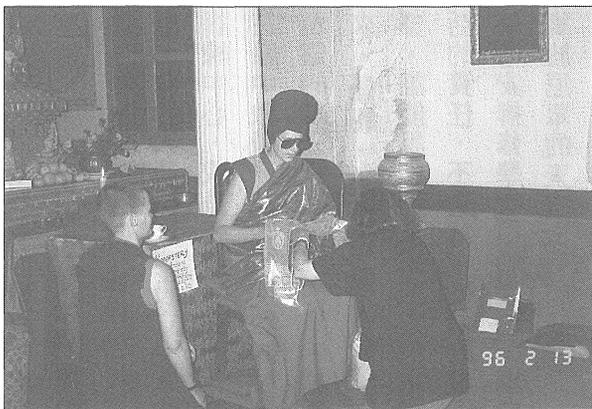
如針對生活資具來源的問題，有人就表演一位穿著很堂皇的喇嘛，他一出場，信眾就先恐後地歡呼、頂禮、供養，供養金額有一百美元，甚至是一千美元；而當信眾一到尼寺時，看到尼師正在打坐誦經，就輕率地丟一個銅板，頭也不回地走了。二者生活資具的獲得，因人們的尊重而有天壤之別，儘管她們擁有堅毅的道心與弘法的熱誠，奈何限於資具的匱乏，以致無法突破現實的困境。

又如表演和師父的關係時，就有人扮演在家女居士聽聞佛法後，心生歡喜剃度出家。剃度後，弟子問師父：「出家後我要住那裡？要跟隨誰學習？」喇嘛就說：「你要去尼寺，這裡是比丘道場，女眾不能住在這裡。」於是她就到一座尼寺去，那兒只有一位尼師正在持咒，她開口問

道：「我可以做什麼？」那人就說：「你來念佛持咒吧！」「可是我沒有念珠啊！」於是兩人就共用一串念珠，甚至共用一個鉢。故事雖然誇張，但正是在反應西藏喇嘛濫收徒眾的現象，許多西方女眾就在聞法歡喜下出家，卻不知道到那裡依止，也無法取得資具，因而辜負了出家的一片好心。

此外，如表演一天的生活，就有一位學員扮演初出家的尼師，在未受到良好的訓練之前，就被她的師父派到禪修中心去，那裡只有她一個人負責。早上起來，做完早課，便開始拖地板、整理大殿。這時，就有信眾打電話來問法，也有人登門求法，不論婚喪喜慶都要「有求必應」。在禪修中心，師父不會提供生活資具，一切都要靠自己張羅，但是信眾的布施又不敷電費、水費、規稅等費用的支出，結果往往產生繳不出的窘境，而這正是在現實裡不斷上演的戲碼。

大部分尼眾的生活無依無憑，但



◎喇嘛們供養豐厚，而尼眾卻缺乏生活資具，信眾對二者差別態度，在表演中一覽無遺。（攝影：釋見音）

也有生活比較穩定的，如在佛學院求學的西藏尼眾，就表演在佛學院一天的生活——每天清晨上殿早課，接著上課、辯論，她們有受教育的機會，生活就顯得比較穩定。

藉這樣的活動，學員的心聲有了展露的機會，讓授課者更能瞭解學員的背景，同時也使來自不同國家的學員打破彼此間的隔閡，由生疏而熱絡起來。

## 〔幻燈片介紹激盪未來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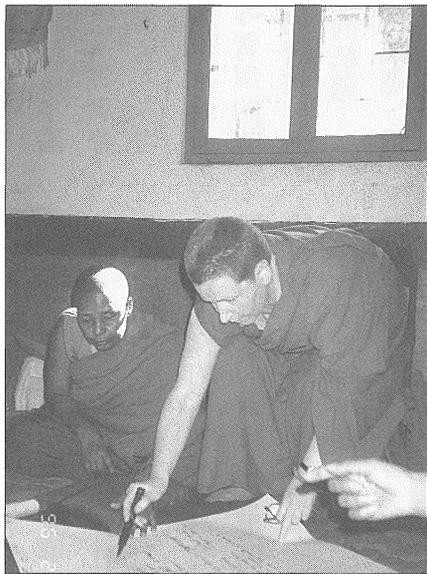
除了上課、寫作業外，另外二次課外活動，一次是講中國的僧次。僧次，是僧伽的序列，一共有四種，以聖僧證果最受尊重。一般是依戒臘來安排，但在中國的叢林內卻發展出了依執事或依當次任務來安排的方式，有時禪堂也依入禪堂的次第，這是中國佛教的倫理秩序。

另外一次是以幻燈片介紹香光尼僧團，整個介紹內容嘗試表達尼僧團建構的歷程。從原本開始的幾個人共修，後來人數不斷增加至近百人，僧團共住的種種規範也漸漸樹立起來，在結合眾人的力量之下，創辦成人教育的佛學研讀班，於寒暑假舉辦兒童營、大專營，且不定期至校園演講，以接引青年學子認識佛法，更帶領居士從事青少年輔導等社會服務工作。而已開創十六年的佛學院，則安排解、行、生活、執事、弘護等五門課程，以養成學僧健全的僧格，確立正知見，使弘法人才源源不斷。這些點

點滴滴，其實正是由僧團共住的大眾共同努力獲致的成果。

經過幻燈片的介紹，學員中便有人反應：「啊！她們居然可以做這麼多事！」原來學員看到台灣佛教那麼興盛，於是以為台灣的出家人都很「好命」，只要一出家、受戒，居士就自然拱手送上供養，沒想到台灣佛教能有今日的普及景況，其實是透過學佛者共同努力耕耘，為社會作了奉獻才得以呈現的。

藏傳佛教自一開始就沒有比丘尼，西方的尼眾在喇嘛座下剃度後，若想成為比丘尼就得到北傳漢系的佛教國家求受戒法，如台灣、香港、韓國、馬來西亞等地，但是這比丘尼的身分在西藏僧團並沒有受到相當的肯定與尊重。為了取得喇嘛的認可，成立比丘尼僧團一直是西方尼眾努力的



◎安排修學次第，計畫未來修道生活，開創屬於尼眾的天空，需要靠尼眾的自覺。

(攝影：釋見音)

目標。她們想建議不要濫剃度，要剃度女眾，透過長老尼檢核，就應給予尊重，而在受到幻燈片影像的刺激後，學員們開始討論自己可以做什么，有的人便提議要設立尼眾的教育訓練中心，或是要辦活動，各種計畫在腦中激盪，在她們熱烈的討論中，希望的曙光穿過沉沉的黑暗展露了出來。是的，只要每個人心中存著希望，誰能說整頓未來西方尼眾戒律生活的責任，不是落在她們的肩上？已學著安排修學次第的她們，期待擁有屬於尼眾的天空。

## 〔小參、考試解答疑惑〕

課後的小參時間，是悟因法師與學員一面對面的時刻，大部分的西方尼眾很難得親近長老比丘尼，她們歡喜地將長久以來心中的塊壘一股腦兒拋了出來，例如問：「如何與比丘尼一起修學？」「如何辦佛學院？」「如何做當家？」每個問題都是在反應學員經過這段學習之後，重新整理自己與僧團、自己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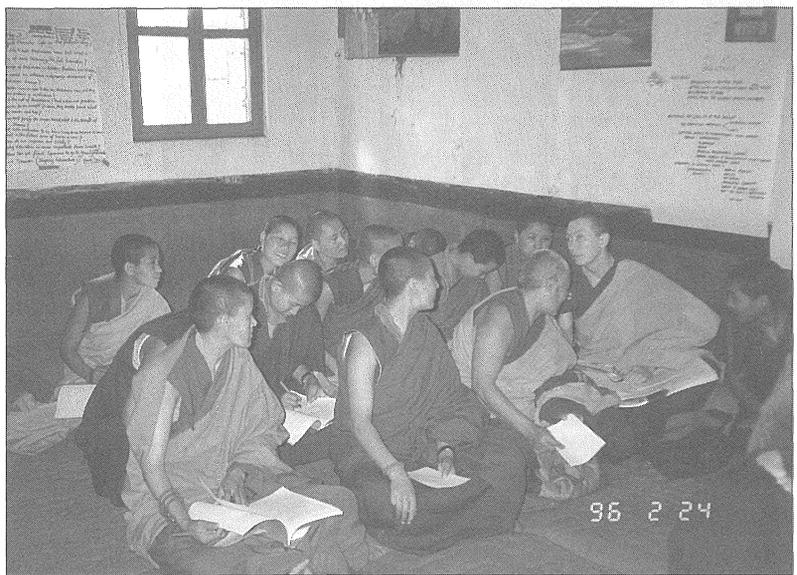
為了讓學員能確實瞭解所學，增加對戒律的認識，在課程中，悟因法師特別安排了考試。考試當天一大早，就有很多人捧著戒本到陽台上朗讀，此起彼落的朗讀聲應和著清晨的鳥鳴，為營活動會場增添了許多朝氣。

考完試後，悟因法師特別指正學員在考卷上所回答的錯誤觀念，如有一題：「制戒的目的是什麼？」有人便以為是為了個人得解脫，而答案其實是「令正法久住」，有人甚至以為

個人得解脫和正法久住，二者是差不多的。悟因法師便糾正說：「解脫是修行的終極目標，而個人解脫，正法不一定久住。從佛陀制戒的本懷來看，僧團群策群力，僧團的每一份子的努力是最好的說明，要能發菩提心，勤弘法、著述，傳揚佛法，讓正確知見深入社會人心，使佛法不致因為個人的離開而斷絕。我們今天能修學佛法，是歷代祖師大德續佛慧命的願力傳衍下來的。」學員們直讚歎考試真好，才能檢核認知的正確與否，更加體認到教學者的苦心。

## 〔會談使戒律活起來〕

會談是另一種瞭解戒法、彼此溝通、討論問題的教學方式，這次會談的主題是「不得在生草菜上大小便」，會談思考的角度如：



◎互相溝通與扶持，是尼眾團結的開始。（攝影：釋見音）

（一）當時會發生這種事，原因是什麼？

（二）發生了這種事，當時的比丘尼如何處理？

（三）如果換了是你，你如何處理？

(四)你這麼處理，可能會碰到那些困難？

儘管這一條屬於「小小戒」，而非根本大戒，若從「小小戒可捨」來看，好像只是有失威儀，但作為各地域的佛教僧人，面對適應環境的壓力下，應不能不養具如何傾聽別人意見的涵養，學習與人溝通。因此，這些問題是嘗試引導學員思考戒律在現代生活的意義，學員們都不約而同地舉手搶答，大殿內笑聲不斷，在輕鬆活潑的氣氛中探討戒律，這可能是學員們未曾有過的經驗吧！

經過這次會談，有學員反應：「戒律好像活起來了！佛陀時代的事情，到現代一直存在我們生存的世界。所以戒律不是戒條，而是實際生活中出家人要處理的問題。」

戒律本來就不能自外於生活，若離開生活，戒律便只剩下了形式，其實二者是一體的兩面，相信學員有了這一層體會後，自然能過自在、清淨的出家生活。

### 在希望中結營

二月廿五日——結營的日子，在萬般不捨的心情下到來，學員們聚集大覺塔前，踏著希望的步伐再一次繞塔巡禮。

在這一階段學習的時光裡，部分問題已被提出，而問題的解決則有待來日在生活歷練中去面對。二千五百年前，摩訶波闍波提領著五百釋迦族女子跟隨佛

陀背後，奔走幾百里路，才獲得佛陀的首肯出家；二千五百年以後，西方尼眾更要以自己的力量，突破男女性



別的限制與西藏保守傳統的桎梏，擔負起來家業。雖然回到自己的國家以後，所面臨的困境依然未改，而距離成立比丘尼僧團的理想還很遙遠，但是她們奉獻的願力與方向相信將更加堅定。

今日既已種下種籽，明日就有開花的希望……

◎成立比丘尼僧團的理想雖很遙遠，但西方尼眾奉獻的願力與方向已更加堅定。(攝影：釋見晉)

# 在文化與戒律之間

宗教文化背景的差異與適應

釋悟因

每一位比丘尼都必須學習、持守比丘尼戒。它不只關係著比丘尼本身的修行、解脫，更牽涉到個人、僧團及大社會彼此的關係。佛陀為使正法能久住世間而制定戒律，規範弟子們的生活，後來雖然佛法在印度消失，但已傳至世界許多國家，而目前全世界僅有漢系佛教一直保持著比丘尼傳承，並傳授比丘尼戒，西藏、南傳佛教系的女眾則必須前往漢系佛教國家求受具足戒。

然而，戒律的踐行每每與當地風土民情習習相關，所以我在這次「西方尼僧生活營」特別著重講述最早的戒律緣起，讓大家知道二千五百年前戒律制定當時的問題，仍然可能發生

在現今各國尼眾的修道生活中，制戒當時每每有制而再制的種種考慮，正是提供處理現今問題的指導原則。

目前台灣所弘傳的是依法藏部的四分比丘尼戒，對原始戒律我較詳說；至於生活方式、隨方毘尼等規定，我也提出供她們參考，我的所有講述是以四分律為主軸，並附帶簡介它與各部律的異同。

## 藏系女眾的衣著

西藏的喇嘛、格西，由於中國的政治因素而離鄉背井，使藏傳佛教因此走向世界，這是因禍得福的情況。到了西方，他們勤於弘法，也度了西方人出家，這是佛教傳佈世界的契

機。就以西方的比丘尼來說，她們都很有道心，老師規定拜三十萬大禮拜以消業障、開智慧，建十萬次曼陀羅，閉關三年三月零三天，她們都一一陸續完成。但是，當要落實團體的修道生活時，仍需有人指導。

舉個例子來說，講戒時，我對於西藏尼眾的穿著——裸露胳膊，提出指正，引來不少論辯。

藏系佛教的男女眾穿著都一樣，特色是露出胳膊，在舉手投足間，實在不雅。因此我在說根本戒「維持伽身分的要件」時，提出服裝的問題。我認為根本重戒——淫、盜、殺、妄，要嚴持不犯，一舉手一投足要守護小小威儀，如此可以減少修行

的障礙，也是為眾生福田增上的作法之一。

結果第二天就有人反應：格西說藏系的僧服，一定要裸露手臂，尤其是右臂，不宜掩蓋起來。針對這問題，我講戒是依戒律而說，藏系僧人要怎麼穿著自有藏系佛教的規定。佛陀制定：「比丘尼不著僧祇支入村者，波逸提。」僧祇支就是覆肩衣，也就是覆蓋胳膊、肩頭的衣或布，可見佛陀規定是不得裸露手臂的。

我於是提到許多佛教國家，如台灣、日本、韓國、錫蘭乃至泰國，出家女眾都著覆肩衣，只有藏系女眾的穿著與喇嘛一樣。有位尼師接著說：「真是天大的笑話，全世界最高、最冷的地方是西藏，為了表示不冷，所以就要裸露臂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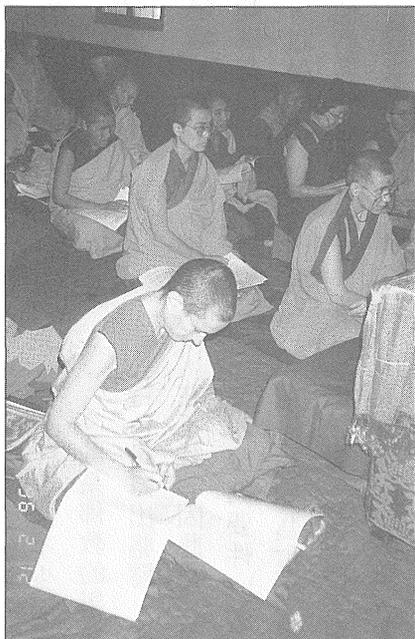
其中，有一位泰國女學者 Dr. Chatsumarn Kabilsingh 她曾將五部律譯成英文（大多是依《大正藏》），是一位很熱心、護持佛教的

女教授，她提到泰國比丘除

了剃掉鬚髮外，還剃除掉眉毛，這自有他們的

地域文化背景，必須從佛教史中去瞭解。因此戒律生活的落實，還得分辨戒律的本意和地域風俗民情文化，有些地域風俗民情已經融攝在僧人的生活當中，只是有時在堅持這些規定時，要能清楚它與佛法的本意是不相及的。

我深刻地感覺到，藏系的西方比丘尼在戒律生活的落實上，確實遇到了困難——要採取那一套模式呢？如果要將台灣的這一套，照單全收，的確不恰當。我深深感激大陸撤退後來台的長老高德們努力傳戒、辦佛學院、著述講學、教導後



◎戒律生活的落實，還得探究地域風俗文化，藏系僧尼的服裝，就是一個值得討論的例子。（攝影：釋見音）

學，使台灣不再是日本式、齋教式、菜姑式的佛教，我們的確是幸福的一群。在西方世界的藏系西方尼眾，還是在「調適」的階段，因此需要回到佛陀制戒的因緣去看。平常我們看到的藏系穿著屬於西藏服裝，類似我們的長衫、中褂、短褂，袈裟是黃色的，與我們的袈裟一樣，參加典禮時才穿。

後來，就有人提出服裝的改變方式，那就是仍保持藏傳的色系，而如漢系的服裝有袖子，可以代替覆肩衣的樣式，對這點我不予置評。我舉此例是在說明，只加一個覆肩衣，就引

## 出很多可以討論的事情。 生活的需求與持戒的矛盾

此外，西方比丘尼的問題是她們彼此很難合作。為什麼？當我講到與人共住同一寮房，不可因為看對方不如法，就把她攆出去時，她們的回答令我吃驚。她們說從小父母就教導要獨立、獨處，很難與人同寮。我們的僧寮共住五、八、十人是件稀鬆平常事，她們都覺得不可思議，要兩個西洋比丘尼共住很困難，西方人對空間的感覺和東方的看法差異很大。

因此喇嘛們告訴我，西方人因個人主義濃厚，要成立僧團不容易，雖然他們不容易共住，但要他們聯合組織，卻比誰都容易合作，只要把規矩講清楚，他們出入依戒臘，執事依派任，馬上就能遵行，有條不紊。

在禮貌的表達上，東、西方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東方，我們和人打招呼時，只要合掌、點頭，說聲「阿彌陀佛」就可以了；而在西方，不論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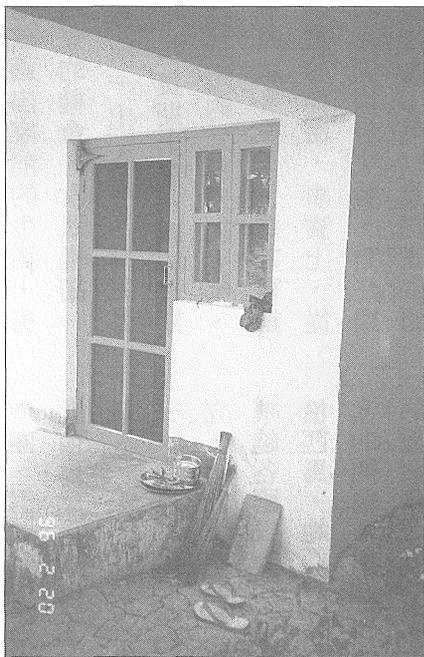
女，兩人見面時要握手、擁抱、拍一拍背，或臉頰二邊都要碰觸一下甚或親吻。我問她們：「這些『禮』都有威儀上的過失，你們如何看待這些動作？」她們認為東方方式禮儀是不足的，但她們要想辦法不用西方世俗的方式。

她們甚至發問：「為什麼比丘可以出家七次，比丘尼只有一次？佛陀一開始就歧視女性嗎？」我回答她們：「如果你認為不公平，你自己去問佛陀！這是戒律規定，我照戒律告訴各位。」

有時她們的問題，非常尖銳，我不想妄加臆測地說太多。我只想她們出家受了戒以後，接受佛教文化、佛教法義、

佛教禮儀，回到原來的社會環境，生活需求與持戒之間往往產生矛盾，因此她們必須重新建立一套屬於西方的模式，但這還有一段遙遠的路。

這次在印度講戒期間，我深深感覺台灣的比丘尼真是太幸福了，可以加入僧團、受比丘尼戒、讀佛學院，可以弘法、辦醫院、辦學校；而西方尼眾連最基本的生活都無法受到照顧，她們有很深的無力感。最後那位泰國女教授同情地問：「讓她們到台灣或中國大陸去修學好嗎？」我一聽，突然有被撞擊的感覺，我自問：「台灣有準備嗎？」說真的，她們是



◎從很難與人同寮到見面互相擁抱以表禮貌，在戒律的實踐上，西方僧尼需要重新建立一套生活觀。（攝影：釋見晉）

需要協助，但我們準備了嗎？要準備什麼？她們需要什麼？

因此，此次在印度講戒只講原則，至於生活上的細節，還得由她們自己設定。如我們的課誦儀式或與彼此的關係等，她們不見得全部適用。事實上，有些尼眾來台灣受了比丘尼戒，一拿到戒牒，回到自己的國家以後，因為不能適應寺院生活，起初是到處雲遊掛單，接著是因適應文化有困難，於是就捨戒了。曾有人對她們這樣輕易放棄出家身分的舉動不以為然，可是我認為基於護戒的立場，若犯根本大戒，寧可讓她們捨戒，也不要犯戒。生活的不適應可以改善，犯小戒可以懺悔，懺悔還復清淨安樂；若犯根本大戒，還是要讓她放棄比丘尼身分，才符合佛制戒律的本意。

照這樣的說法看來，有人認為我是贊成短期出家，可是我認為佛陀當時制戒便已明訂，若出家不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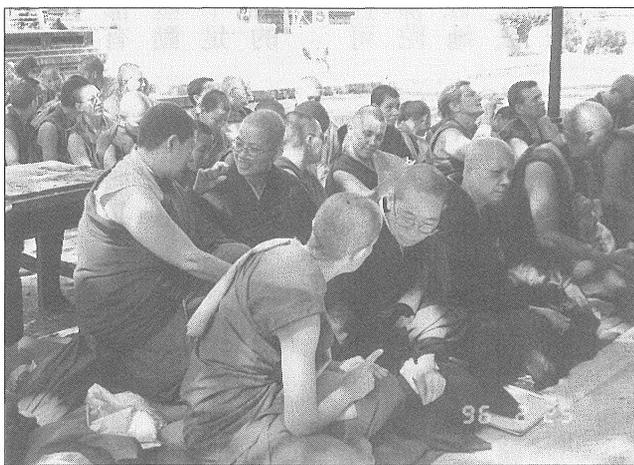
應，可以捨戒過出家前的生活，男眾有七次出家的機會，女眾惟獨一次，結果變成一出家就先設定是「終身出家」、「長期出家」或「短期出家」，而這長短的分別是在十年、五年、一個月或多少天，這其實是一種因果倒置的作法，事實上，從短期出家的受訓項目來看，對好樂過佛門生活的人，可以他們提供如禪七、佛七甚至婦女營、工商營、企業營等生活營，但不宜冠以「出家」的名義。

### 女性宗教師可以做什麼奉獻？

在台灣戒場講戒，我比較從鼓勵發道心的角度來說，不可以鼓勵屬於個人自律——不可以做的部分，還有很多是大眾共修的僧事，更要熟悉學習，可是她們沒有僧團生活的基礎，如何讓她們知僧事？這次，我重新探討女性宗教師投入宗教奉獻，可以對人類、對

僧團、對社會提供怎樣的貢獻？這問題值得深思，因為它關係著踐行系統。

西方比丘尼在個性上顯然較為獨立，她們從美國、英國、澳洲等地，飛越各國去聽聞佛法、受戒，都是單槍匹馬。她們向達賴喇嘛提出僧團偽濫的問題，由於偽濫是西方佛教生存的致命傷，她們請求學戒。因此，講



◎釐清出家本意，規畫修道生涯，進而建立清淨的僧團，要靠尼眾間的互相協助。（攝影：釋見音）

戒時我一方面探討女眾的有限性，一方面也從女眾業習、共修問題和社會結構等多方面去看問題。佛說女眾有八十四態，這些業習是修行的障礙，當然要修改，有人講戒時便專講女眾的這些業習，例如好嫉妒，而我卻覺得嫉妒是眾生的煩惱，它是共通的問題，不是女眾獨有的問題。尤其當佛陀允許女眾可投入出家的行列時，我們更要釐清女宗教師出家的本意，及她們可做什麼貢獻？就個人來說，要建立生涯規畫，養成高潔的僧格，尋找志同道合的夥伴；就團體來說，要依僧事作法，建立清淨僧團，一步步去完成上求下化的理想。

這次講戒，我仍然以七大項來討論個人、僧團、社會三方面的問題，讓每個人瞭解僧制、熟悉僧事，儘管自己還不是成聖成賢的真實僧，但至少不要是無羞僧和啞羊僧。

## 比丘尼的傳承

藏系西方尼眾前往台灣、香港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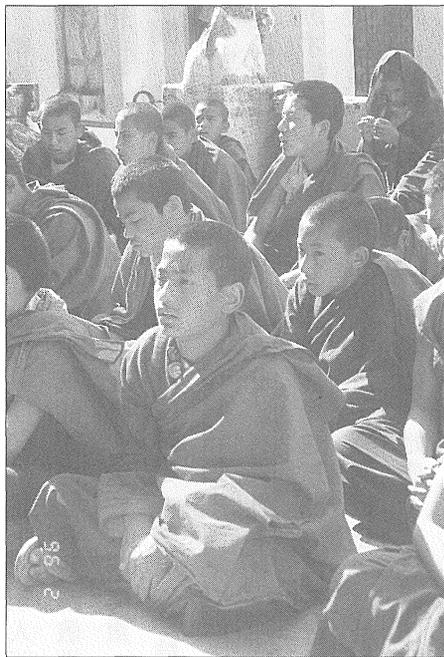
新加坡受戒，喇嘛們支持她們去受戒，可是藏傳佛教本身並沒有想要成立比丘尼僧團。

目前只有漢系佛教才有比丘尼，阿育王的女兒曾到斯里蘭卡傳過比丘尼戒，但後來蘭卡的比丘尼傳承中斷了，泰國、緬甸的情況也是如此，而西藏則從未有過。《比丘尼傳》記載，南朝宋時（四三三）有斯里蘭卡比丘尼從獅子國來中國傳比丘尼戒，因此有學者建議比丘尼的傳承可從漢系國家傳過去，但問題是藏系佛教保守派不斷強調藏系沒有比丘尼傳承的事實，在強化傳承的宣導下，相對地，也弱化了比丘尼僧團成立的可能性。

此外，要讓尼眾在藏系佛教佔有一席之地，是藏系佛教本身開放程度的

問題。這次策畫講戒的幾位幹部，如丘準（Thbten Chodron）、惠空（Karma Lekshe Tsomo）、丘起（Jampa Chokyi）羅桑（Wendy Finsler）等多位比丘尼，與我曾有幾次的會談，主要的話題不離在西方困境中，尼眾們如何避免偽濫及相互支持成立尼僧團組織？她們懇請我去和賴喇嘛的祕書討論，或直接去見達賴喇嘛以爭取成立比丘尼僧團，我沒有接受她們的請求，因為我認為這不是非藏系佛教的人所能處理的。

在學員中，有兩位相當特別的南



◎藏系保守派不斷強調西方無比丘尼傳承的事實，弱化了比丘尼僧團成立的可能性。

（攝影：釋見音）

傳沙彌尼，一位是英國籍，已出家十六年，一位是澳洲籍，出家七年，二人都持戒精嚴，對律藏也有研究。她們的道場在英國倫敦，是一位英國比丘到泰國巴蓬寺跟隨阿姜查學習後，回到英國成立的道場。這道場已成立廿年，他們目前仍然過著托鉢的生活，嚴守不持金銀戒，對於傳統的迦絺那衣、刀淨、火淨等羯磨法都還遵守著。而且用心將戒律運用於現代西方的生活中，例如依戒律的食、衣、住、行等規定編出一本生活規約。那裡一共有八位沙彌尼、十二位八戒女，與比丘共修了十六年，目前指導老師支持她們獨立。

### 轉世喇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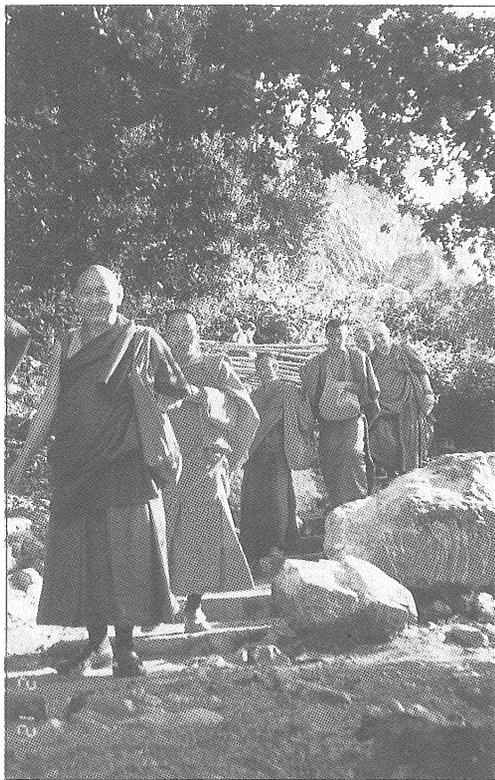
在西藏的傳承裡有二大系統，一是格西喇嘛，一是轉世喇嘛。轉世喇嘛是出生後被認定的再來人，他們有較多的機會接受特殊教育，但長大之後仍必須有所表現，才能取得人們的認同和信服。他們必須參加格西資格

的考試，持戒也必須精嚴。格西喇嘛的真才實學，是靠實力通過格西考試打拚出來的。取得格西學位，至少需要十二年以上的時間，精通五部大論，同時須作各種法門的進修，每年考取格西的人簡直是萬中取一。通過格西考試的選才後，才能從事教學工作。西藏佛教能走向世界，且在佛教中心中佔有一席之地，實得力於這種嚴格的考核制度。

轉世喇嘛長大後，學養、眾望都要達到一定的水準，才可能繼續得到

崇敬。換句話說，出家人不是理所當然就能獲得社會的恭敬供養，宗教師在社會上要取得尊重，就要精進不懈地持戒、修定、修慧。

在營活動中，這群西方尼眾討論要成立一個訓練中心。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想法，我希望她們能相互支持、互通資訊，這是力量結合的開始。她們不一定要住在一起，但如果能相互支持，她們的適應性將會增強，這是我的衷心期盼。



◎西藏佛教能走向世界，得力於嚴格的格西考核制度。（圖中左一為那旺格西。攝影：釋見音）

# 域外求道記

訪丘準 (Thubten Chordron) 法師

釋見日採訪 編輯組整理

## 進入佛門

我在芝加哥出生，在加州長大，我的家庭是個很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從小我就有很多屬於宗教上的疑問，可是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始終沒有找到滿意的答案。有一天我到書局，看到一個屬於佛教活動的廣告單，那時我正好在洛杉磯的一個學區教書，便去參加了那個佛學講座，那講座是由一位西藏喇嘛所講授的，那天他講的東西正好解答了我的一些疑問，由於這個課程，我開始對佛教產生興趣。當時在美國學佛很不容易，一方面是能教導的老師很少，第二是

佛教的團體機構也很少，一般人對佛教也很陌生，為了能有機會再親近佛法，所以我只好辭職，在拜師父之後，跟著師父到尼泊爾去。

我的師父在尼泊爾有一個道場，我便住在那裡跟隨他修學了一段蠻長的時間，經過這段時日的修學，我決定出家，一九七七年我受了沙彌尼戒。我的師父常被邀請到各地弘法，初期我大部分是在尼泊爾及印度修學，後來師父派我到義大利、法國去弘法，在那一段時間裡，我也不斷回印度及尼泊爾閉關或跟師父修學，後來師父要我到香港弘法，我便乘機到台灣受比丘尼戒，因為西藏並沒有比

丘尼的傳承，無法在西藏受比丘尼戒。受戒後，我又被師父派到新加坡的禪修中心去弘法。

幾年之後，我回美國探望父母親，便在美國各處巡迴弘法，西雅圖是其中的一站，我覺得與西雅圖的因緣似乎較深，於是就在這裡落腳下來，成立「法友基金會」(Dharma Friendship Foundation)，希望藉著這機構讓我的國人有接觸佛法的機會。

## 為什麼選擇佛教？

我為什麼會選擇佛教？是由於我覺得佛教很合理，而其他的宗教我覺得

得並不合理。佛教對我很具吸引力，佛法所說的總是一針見血，如四聖諦解釋我們的人生爲什麼會是這樣子，就解答了我的許多疑問，用四聖諦的思想觀察自己的生活，就可瞭解這顆心其實就是所有煩惱的根源，這樣才有辦法對治各種情況的心。

我覺得在修學的過程中，第一個比較明顯的困難就是情感要相當獨立，因爲一般人在生活上都有伴侶，有婚姻的保障，出家後沒有了這些東西，就必須要訓練自己獨立，這是最基本的訓練。另外我還有一些疑問是發生在閱讀上，在英文的資料裡，很多字眼帶有西方宗教的色彩，所以我常懷疑那是不是佛陀所說的法。例如佛教常說要恭敬供養上師，當我聽到這樣的說法時，我總覺得像在信奉主耶穌，就是要取悅於主，讓祂歡喜，從前我就不是很同意這樣的看法與作法，所以我要真正瞭解佛法究竟在說些什麼，我經過不少的掙扎，因爲我本身有些觀念必須要調整。

## 戒場受戒

我到台灣受戒的第一件事是換上中國式的僧服，我覺得當時好像回到孩提時辦家家酒的心情。我到高雄元亨寺時，他們問我有沒有中國法名，我說沒有，他們就去請示師父幫我取一個法名，當時我坐在那裡，很多人在我面前經過，看到我都會合掌說「阿彌陀佛」，後來陸續有人問我師父給名字了沒有，我說：「沒有，不過我想我的名字一定叫『阿彌陀佛』，因爲每一個人都叫我『阿彌陀佛』。」因爲在西藏「阿彌陀佛」是叫「amitaba」，我不知道台灣說的「阿彌陀佛」就是「amitaba」。

當時和我同樣來台灣受戒的還有另一位西方的比丘尼，我們既聽不懂中文，更別說台灣話了。我那時會向戒場請求能不能請班長幫我們翻譯，但我們的班長不懂英文，而戒常住的法師又忙，一直沒有給我們答覆，在最初的兩星期裡，我們什麼都不瞭

解。

只有在休息時，同寮的法師才會爲我們解釋上一堂是在做什麼，正式上堂時，我們兩個都非常緊張，因爲我們必須要跟上的動作，很擔心自己下一步拜錯了或轉錯方向。又因爲不知道如何過堂，不知道碗、筷要如何擺放、收起，所以第一天我們不敢去用晚餐，後來我們終於知道要如何擺放那些碗筷了，可是我還仍然不會用筷子，我的那位朋友也有相同的困難。

幾個星期後，我們便發現自己瘦下來了，因爲我們不會用筷子，所以無法像別人吃得那麼快，後來戒常住知道了，他們非常關心我們，早餐過堂時，又是牛奶、又是烤麵包，讓我非常感動，戒常住的法師這麼慈悲費心爲我們準備齋食，也讓我覺得不好意思。另一件讓我感動的事是戒期結束時，戒常住法師特別爲外來的受戒弟子安排參訪台灣各道場，這是一個非常

難得的機會，讓我認識了很多台灣  
的佛教聖地。

### 修習菩提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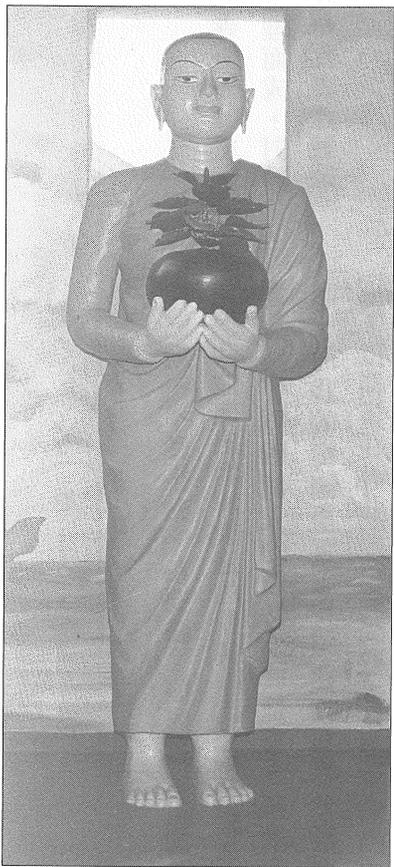
我覺得自己在佛法中最受益的是菩提心的修學，這是非常有用的法門，它是一個非常高尚的、非常有意義的生活方式，因為我們本身常以自我為中心，被「我」所束縛，而無法得到解脫。

西方人乃至所有的人，對於修慈悲都非常契機，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在與人相處上有某些困難，佛法能教導我們如何在生活上應用佛法，而能與別人和諧相處，一旦人際關係的煩惱解決了，他們就會慢慢地深入於佛法。另外，西方人較難接受輪迴的概念，如果我們能接受輪迴思想的話，我們現實生活的很多東西就能解釋，例如為什麼同一個家庭裡的孩子有不同的個性，或是有一些人在沒有被教導的情況下，自己本能地就會一些東西……，有了輪迴的概念，就能解釋許多現象，當然這思想還要再加以補充，但就算你不相信輪迴，學佛

對我們還是很受用的。

人生的意義是要由我們自己來賦予的，為什麼菩提道的修學對我來說這麼受益，原因是若發菩提心做一位菩薩，自己就能將生命豐富起來。我對未來並沒有什麼計畫，若計畫很多未來的事情，對我的修學是一種分心，我並不想花太多的時間去思考。

【編者按：丘準 (Thubten Chordron) 法師，美國人，畢業於洛杉磯大學歷史系，一九八六年於台灣受比丘尼戒，先後在印度、尼泊爾、義大利及法國的禪修中心研習佛法多年，並在許多歐洲國家、香港、新加坡等地弘法，現駐錫美國，於西雅圖成立法友基金會 (Dharma Friendship Foundation)】



◎比丘尼戒法由阿育王女兒僧伽密多傳至錫蘭，再由錫蘭傳到中國。

(圖為僧伽密多捧著大菩提樹分枝到錫蘭傳法的聖像。攝影：釋見重)

【薄伽教藏】

## 勝鬘經講記(一)

## 攝受正法，通達究竟一乘

謝大寧講述 編輯組整理

## 序言

這篇文章是依據我一年多前，承香光寺悟因師父之邀，於寺中報告《勝鬘經》思想的內容整理而成。對於「香光莊嚴」雜誌編者的費心整理，我謹藉此表達誠摯的謝意。

憑良心說，能有機緣報告我的讀經心得，原已讓我受寵若驚、愧不敢當，而今更要將此講稿化為文字，讓我益發有誠惶誠恐之感。我想在全文刊布之初，實有必要略為交待我報告此經的緣起、問題和方法，以方便讀者進入這次講述的情境。

關於緣起，也許必須從香光寺所舉辦的一次有關「僧團志業」的研討會講起。在那次研討會中，我有幸受邀全程參與。在其中，我也觀察到了存在於佛教的一些問題：人間佛教的理想是受到普遍肯定的，但奉獻的次第是以「已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抑或「所

作已辦，不受後有」為要務？簡而言之，就是大乘佛教入世利他與出世解脫道的抉擇——又要照顧僧團的集體志業，又要照顧個人的修持。於是曾大膽地作了一些建議，而我的提議事實上皆須建立在佛教經典的新詮釋上，以期望在外弘與內修間取得一個平衡的理論基礎。

也就是說，這個理論必須既能相應於佛法，又能相應於現代社會情境，讓這個教義和具體的生活世界有緊密關聯，才不致使整個佛教發展和時代脫節，而也唯有能以更開闊而富創造力的方式，再為經典注入新義，我們也才真能凝聚出新志業、新方向和新法門。

我的這一想法，促使我研讀經典、整理佛經，也是結成此次講經的具體因緣。換言之，我此次報告方式，在意義上和民初以來內學院式乃至印老的講經，都有一些本質的差別。我並無意再參與到原始佛教性格的確立這一問題意識上去，去分辨中印的差別。印老他們的問

題雖亦是由時代所引發，亦確有其不朽的學術貢獻，但基本上，他們並未將教義問題凝聚為對此一時代問題的具體、有創造性的思考。這就使得佛教在肆應現代社會的快速變遷上，常顯得無能為力。因此，我此番重新詮釋《勝鬘經》，主要即試圖扣緊此一新的問題意識，期望在不違背佛陀的基本教義之下，賦予此經所開立的法門以一種嶄新的時代精神，期使行者能依此法門的運用，積極地回應時代所給予我們的挑戰，從而為佛教界開出更新的方向與志業。

當然我必須事先說明，以下的報告只代表我個人的思索，這一思索無疑是有待批判的，我也不曾期其必然正確。我以虔誠之心思索之，也願以同樣的心迎接批判。但我對前述的問題意識，則有一定程度的堅持。我相信，底下的佛教發展絕不能再「向後看」，而必須「向前看」，因此，我所期待的批判也希望是來自於「向前看」之觀點的批判。為此，我採取了一種接近哲學式的

我很高興能有機會來向諸位師父報告我研讀整部《勝鬘經》，在報告的伊始，我想有一些基本問題必須先作說明。首先，我以一個非修行的學院中人，坦白說是不敢班門弄斧。其次，我也曾有幸聽聞過一些法師大德的講經，但對於他們修行式的講經方式，我自問是沒有能力的。以此，我選擇的講述方式，基本上是哲學分析

詮釋方式，為的是希望我的語言具有一定的準確度，也為的是引來更準確的其他思考。如果說，迎接時代是我們無可逃避的責任的話，那麼，力求語言的精準也許就是我們的第一項挑戰吧！

選擇《勝鬘經》作為報告的對象，一方面當然是悟師父的慈悲指示，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我個人對此經開示的法門有種特別的親切感。不過，我也必須強調，個人的判教觀點，並不見得認為此一法門真是一個究竟的法門。當然，此一認定並不會影響到此一法門的價值，而且，我毋寧以為此一法門更具有某些特別的「當機性」。如要證實這點，當然必須請讀者諸大德們耐心細讀下文了。

佛的慧命是永續的，但也要看後學者的努力，我以此自勉自己勿造口業，也以此祝禱於諸大德。阿彌陀佛！……

式的，重在整個經文的概念和理路，這可能是各位所不熟悉的方式，但恐怕也是我唯一能派上用處的方式吧！

就哲學言，選擇《勝鬘經》當然有特別的意義。如用印順導師的三系說，這部經正是「真常唯心」系最重要的一部經典。由它所開出的法門，後來也成為如來藏系統最基本的法門，因此它的理路，乃具有特別的重要

性。然而，它畢竟是一部經，佛教的經典，基本上皆是修行重於思想的，此經亦不例外，因此這部經的表達方式也是以勝鬘夫人個人的行持為出發，附帶而有種種理路的說明。但這一表達方式是佛教所重視，基本上卻不利我的哲學分析。為此，我的講述也不打算依照經文的次序來進行。我的重點既是在其理路上，因此，我的第一個任務便是通過經文，以嘗試理出它的理路的出發點。因此之故，我想先針對這部經的結構先作一次概略的掃瞄，以便確定我們應從何處說起。

此經一開始，先是敘述勝鬘夫人信受佛法的過程，以及蒙佛授記的種種，這種講法當然帶著典型的佛經式之神話色彩。但從這部經所開立的法門的獨特性，說勝鬘夫人是一位具有宿世善根之行者，其實是很可相信的。不過這部分顯然和義理無關，我們就暫且略過。

其次，經文乃述及勝鬘夫人受記後，立即恭敬受戒的過程。經文說他受「十大受」，此即「於所受戒不起犯心」、「於諸尊長不起慢心」、「於諸眾生不起恚心」、「於他身色及外眾不起嫉心」、「於內外法不起慳心」、「不自為己受畜財物」、「不自為己行四攝法」、「若見孤獨幽繫疾病種種厄難困苦眾生，終不暫捨」、「若見捕養眾惡律儀及諸犯戒，終不棄捨」、「攝受正法，終不忘失」。

現在我們先簡單看一下這十個戒相。照一般的說

法，這十個戒相常被分為三組，此即攝律儀戒、攝眾生戒和攝正法戒。而一般來看，這十戒原則上和其他小乘經典所說之戒，似也沒有什麼不同，但勝鬘夫人對這十戒卻有一種完全不同的處理。他在說「攝受正法，終不忘失」之後，又云：

忘失法者則忘大乘，忘大乘者則忘波羅蜜，忘波羅蜜者則不欲大乘，菩薩不決定大乘者，則不能得攝受正法欲，隨所樂入，永不堪任越凡夫地。

這也就是說，勝鬘夫人所受的十個戒相，事實上他所最看重的只是這個攝受正法戒，因為唯有此戒乃能涵攝一切戒，而決定入於大乘。但何以此戒能有此一作用呢？這似乎不易明白。

### 攝受正法是修大乘道因

勝鬘夫人由攝受正法戒直接通達於究竟一乘。他於說完十大受後就發三大願：「於一切生，得正法智」、「以無厭心為眾生說」、「捨身命財，護持正法」。這三大願事實上只是一大願，他的戒是攝受正法戒，願是攝受正法願。他為什麼可以用「攝受正法」一個戒相來涵蓋所有的戒呢？我們可以如此想，這是因為他不是以平面的角度來看待所有的戒，而是以立體化的方式來說這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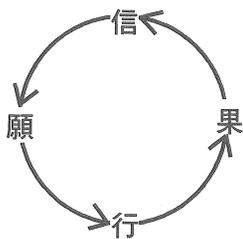
是基本的、最高的，它包含所有的戒，為什麼知道如此呢？因為他用了如下一個很經典式的、很信仰式的說明，把這個戒突顯出來。

他說攝受正法包含「法大」與「人大」兩種意思，什麼是「法大」呢？他說：「攝受正法廣大義者，則是無量，得一切佛法，攝八萬四千法門。」接著他以兩種方式來說「法大」，「世尊！攝受正法攝受正法者，無異正法，無異攝受正法，正法即是攝受正法。」「世尊！無異波羅蜜，無異攝受正法，攝受正法即是波羅蜜。」什麼叫做「攝受正法，無異正法」？又為什麼「攝受正法」即是波羅蜜？這似乎都不懂。

接著他說「人大」：「攝受正法攝受正法者，無異攝受正法，無異攝受正法者；攝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即是攝受正法。」為什麼攝受正法無異攝受正法者？光是這樣地說它大，有誰會相信呢？也許有信力的人可能會當下相信，但假如你不是由信仰角度來看的話，就會懷疑它為什麼這麼大，為什麼「攝受正法」既是戒又是願？而且只要達到攝受正法，就可以通達究竟一乘？這裡能不能不從信仰上，而從義理上來做說明呢？

底下這部經典在這裡有種很飄忽的轉折，它突然轉談如來的究竟果德，這是怎樣轉過來的？它是不是為了要做一些義理上的說明呢？印順導師註解說：「上明菩薩的因行、歸依、受戒、發願，菩薩所修行事。」也就

是說菩薩的行是由歸依開始，而勝鬘夫人歸依、受戒且發願了，結果他只受了一個戒，也只發了一個願。印順導師接著又說：「今即說到如來的果德，近於法華、涅槃讚歎佛果功德，會歸一佛乘。勝果由於修因，所以學佛的，不應以讚歎如來果德的究竟為滿足。明果德又分二：一、一（大）乘道果，二、大（一）乘道因。真實說來，大乘就是一乘。一乘道果，明佛的果德。顯示究竟的果德，即為了眾生的起信修行，所以次明大乘道因。信佛果德，發心修行，即大乘菩薩道。在明如來果德中，點出菩薩道因，一切眾生有如來性——即是正法。一切眾生無始來攝受正法，是修大乘道因，一切眾生由此都可成佛。」印老便以信、願、行、果，周而復始、展轉相成的圖示來說明這一點：



就整個經文結構看來，印老的說明還是有些飄忽的，我們能不能有更清晰的說明？現在我們要問為什麼勝鬘夫人會突然轉過來說如來果德呢？原來他正是要解決攝受正法即是正法的問題。這問題我們可以給它一個

簡單的聯繫，那就是——攝受正法，即是正法，即是波羅蜜，即是攝受正法者。因此，就義理的說明而言，整個經典在結構上，它等於是顛倒程序，由佛的果地上來說，最後則結論：「是故世尊，住於大乘攝受大乘，即是住於二乘，攝受二乘、一切世間出世間善法。」所謂「住於大乘攝受大乘」是在解釋攝受正法，正法指的就是以佛果為究竟的一乘法，我們只要住於一乘即是住於二乘、攝受二乘，同時也是住於一切世間、出世間的善法，攝受一切世間、出世間的善法，那就是人、天、聲聞、菩薩等乘，全部匯歸到如來的究竟果德。為什麼如來的究竟果德可以含受這一切？其實主張三乘究竟的人並不這樣說，為了對治這些以三乘究竟為宗者，於是下文便說阿羅漢（含括辟支佛）不究竟，這說法是做一個對顯，表明阿羅漢不究竟，如來才最究竟。但為什麼阿羅漢不究竟呢？下面便談到分段死、變易死、住地煩惱、起煩惱、無明住地這些問題，這些分析是告訴我們他所規定的正法是一乘法。

得一乘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即是涅槃界；涅槃界者，即是如來法身。

依這一大段說明，此經有一個很重要的主題，它在表明阿羅漢不究竟，阿羅漢有煩惱。我們且先看一下這

個問題。一般說來，小乘教都認為阿羅漢是斷了煩惱、不受後有的聖人，但勝鬘夫人卻說阿羅漢有煩惱，什麼煩惱呢？這大約可開為二類，一是無始無明住地煩惱，以及相應無始無明住地的起煩惱，它也叫做過恆沙煩惱，天台宗稱為塵沙惑。也就是說阿羅漢仍有惑，會受變易生死，這當然與小乘的說法差距很大，這是從如來果德衍生出來的問題，而我們該如何瞭解這問題呢？底下我會有解說，現在還是先暫且粗略如此說，我們先繼續來看整部經典的結構。

### 如來果德是聖諦，聖諦是如來藏

他用底下一大段經文來解釋正法就是如來果德。他先是說三乘都要歸依如來。平常我們說的歸依是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但這裡只說一歸依——歸依如來。

世尊！金剛喻者，是第一義智。世尊！非聲聞緣覺不斷無明住地，初聖諦智是第一義智。世尊！以無二聖諦智斷諸住地。世尊！如來應等正覺，非一切聲聞緣覺境界，不思議空智，斷一切煩惱藏。世尊！若壞一切煩惱藏究竟智，是名第一義智；初聖諦智，非究竟智，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智。

這都是說小乘的聖諦智不是究竟的，不足以為歸

依，故唯有如來之第一義智可為眾生之歸依。然後他遂正說如來的聖諦義。

世尊！聖義者，非一切聲聞緣覺，聲聞緣覺成就有量功德，聲聞緣覺成就少功德，故名之為聖。聖諦者，非聲聞緣覺諦，亦非聲聞緣覺功德。世尊！此諦如來應等正覺初始覺知，然後為無明般藏世間開演演說，是故名聖諦。

聖諦者，說甚深義，微細難知，非思量境界，是智者所知，一切世間所不能信。何以故？此說甚深如來之藏；如來藏者，是如來境界，非一切聲聞緣覺所知，如來藏處說聖諦義，如來藏處甚深，故說聖諦亦甚深，微細難知，非思量境界，是智者知，一切世間所不能信。

以上所說的聖諦是指斷無明住地的如來果德而言，並非指小乘人斷四住地的那個分位而言。斷無始無明住地煩惱所成就的如來果德稱為聖諦，然後他說這聖諦等於如來藏。何以如此說呢？這裡含藏著一個重大關鍵，正是在這個關鍵上，我們才能義理式地說明攝受正法即是正法。

「藏」是什麼意思呢？印順導師說：「什麼是如來藏？依佛性論，這可以從：一、（所）依止藏，二、隱覆藏，三、（能）攝持藏的三義來說明。」簡略而言，如來果德即是如來的寶藏，就字面而言，它是把如來收

在倉庫裡，如來的果德就等於是收在倉庫裡的如來，還沒有顯示出來。這其中又蘊涵什麼意義呢？我們可以看到他把這概念從果地轉變成了一個因地的概念。勝鬘經最精彩的、最富理論價值的部分就從這裡開始。

若於無量煩惱藏所纏如來藏所不疑惑者，於出無量煩惱藏法身亦無疑惑。於說如來藏如來法身不思議佛境界，及方便說心得決定者，此則信解說二聖諦。如是難知難解者，謂說二聖諦義。

經文在這以下詳細區別兩種聖諦義，說明小乘的聖諦義是不究竟的，只有斷無明住地煩惱開顯出如來果德的如來法身的聖諦義才是究竟的。而這個聖諦義他卻轉而由因地的如來藏這個概念來說，這是什麼意思呢？如經文說：

世尊！非壞法故，名為苦滅，所言苦滅者，名無始無作，無起無盡，離盡常住，自性清淨，離一切煩惱藏。世尊！過於恒沙不離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成就，說如來法身。

世尊！如是如來法身，不離煩惱藏，名如來藏。

他為什麼突然從讚歎如來的果德，翻轉來談如來藏？這裡究竟有何玄機？

## 攝受正法是攝受如來藏

前面我們說勝鬘夫人他只有一個戒、一個願，嚴格說起來只有一種因行，這是什麼意思呢？平常我們說修行要有種種因行，任何一個法門都是修行，如撿菜時好好撿菜，掃地時好好掃地，就是一個因行，我恭敬敬地去做好每件事，也是一種因行。但勝鬘夫人不從這種種分別的因行上說，只強調攝受正法這一個因行，更說攝受正法就是正法，顯然這個因行是很特殊的。如果說攝受正法是因行，正法是果，那因就是果，由這裡我們就可以知道，他說聖諦等於如來藏的講法有個什麼意思呢？聖諦是果地，如來藏是因地，若從果地說，則聖諦當然只隸屬佛，我作為凡夫，聖諦自然和我無關。但我們可問，佛為何能證聖諦呢？是因為他有一些特殊的能力嗎？經文於此乃說，這並不是因為佛有特殊能力，而只是因為他能證顯那已內在於佛的如來藏。如來藏既然只是在因地，就表示如來藏不屬於某個特定的對象，如果它只屬於如來，那就完了，那麼我們都沒有機會了，如來藏不能只屬於如來，如來藏必須屬於眾生。也即是說所有眾生其實都有一個寶藏，只是收在倉庫裡，這寶藏不是誰給你的，是你自己本有的，而它的內容即是佛所證顯的一切。如果不建立這個概念，我如何能講攝受正法即是正法呢？在這裡我們乃看出了經文轉向說明如來果德所蘊涵的深義。以下經文復云：



世尊！如來藏智，是如來空智，……世尊！有二種如來藏空智，世尊！空如來藏，若離若脫若異一切煩惱藏；世尊！不空如來藏，過於恆沙不離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

◎如來藏性內在於一切眾生，攝受正法就是攝受如來藏。（攝影：黃錫軒）

經文從如來藏又分析出空如來藏與不空如來藏兩個意義，所謂空如來藏指的是如來法身，不空如來藏指的是如來的種種稱性功德，也就是說收在倉庫裡的東西等於如來所證顯的一切，不只是個清淨的身，同時包括如來的一切清淨行。說這意思，為的是表明原來眾生內在本已具足了一切如來的清淨行，只是眾生還不曾證顯它而已，這就使我們能夠明瞭何以攝受正法即是波羅蜜。

為什麼攝受正法即是波羅蜜？原來六度萬行通通是如來功德，但因著如來藏的觀念，讓我們明白了這些功德早已內在於眾生心中，所以只要攝受正法，也就是攝受如來藏就可得六度萬行，就可以見佛的一切清淨功德。

同樣的道理，我們也就可以明白為什麼攝受正法即是攝受正法者。因為攝受正法一定是由一個攝受正法者在承擔，這個攝受正法者不是佛，而是所有眾生，這是遍及一切眾生的法門，並沒有任何特定的對象，因為這聖諦等於如來藏，而如來之藏內在一切眾生，根據這個意思，才可以說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即使是一闍提也可以成佛，因為一切眾生內含著如來性，所以攝受正法事實上就是攝受如來藏。

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看到這整部經典的大體結構是勝鬘夫人提出自己的因行及為什麼可以建立這法門的

原因，他把其他零碎的事相都丟掉了，最後只歸到攝受正法，然後才說這個法門為什麼具有這麼大的威力，因為只有這個法門才可以通達如來果德，為什麼？我們可以看到最重要的一個概念就是聖諦等於如來藏。

所以，我們常說《勝鬘經》在如來藏系統裡是部關鍵性的經典，是他建立這個概念後，才能瞭解為什麼說攝受正法這個法門可以具有這麼大的威力，這是這部經典的整個結構。瞭解這部經典的結構，就能知道如果要用一種理論性的方式來瞭解它，不可以按照它原來的順序，而要把它倒著來看，先瞭解如來果德，再探究為什麼這果德等於如來藏，如來藏的內內容究竟是什麼，然後才能知道為什麼可把如來藏這概念視為一個法門，在理論上必須做這樣一個轉折，就是從果講到因，先明如來果德。然後才可能把這部經典的整個思路重新恢復起來，否則如果順著這部經典往下看，就會不知道這法門為什麼會具有那麼大的威力了。以下我就要顛倒這部經典的程序，從對煩惱的分析開始來講如來的果德，再來說明如來藏的概念，這法門就會顯現出來，我們就可以懂得大乘法門修行的方法是什麼？這法門可不可以具體做功夫？如何去做？（下期待續）

【編者按：本文作者為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副教授】

【森林法音】

# 上座部佛教的某些殊勝特色（下）

佛使比丘 著 香光書鄉編譯組 譯

〔八正道是無明的終結者〕

奉行佛陀所指示的八正道可以去除無明，獲得智慧。這使我們明白諸法實相，以致證得究竟智慧且明白究竟真理。不執取世間任何事物，甚至天堂也不執取，不「生」，也不「有」。不「有」，是因為「我」只不過是無明所造成的自我幻相而已，而不「生」則是不生為任何生命型態，包括天堂的天神。

「我」或「自我」只不過是內心妄見的產物，當心中沒有妄見時，「我」就消失了，只剩下不受神力左右的清淨心，清淨心不執取任何事物，它不生、不有、沒有束縛，也沒有需要撐持的「我」，因此不需要依賴任何人或受制於任何人。

清淨心超越所有神力的控制和毀壞，它才是今生今

世究竟自由、解脫與所有煩惱的止息處，無須等待希望國土（淨土）或上帝天堂，這就是涅槃或人類的至善。一如聖典所說：「一切佛都說涅槃是至高無上的」，它超越迷信的宗教信徒理解的範圍。

上座部佛教沒有作為誘餌的希望國土（淨土）和天堂，也沒有讓人們執著的人格神或事，純潔、清淨與寧靜的真心三寶取代上述的神，並且協助人們證悟，因此上座部佛教絕不能與迷信視為同類。

上座部佛教的弘法工作不需要任何軍隊、誘餌、報酬，甚至不需要多采多姿的宗教儀式和物質化的典禮，就可以傳到全世界。這是因為人們事先從教法修行中得到極大的喜悅，甚至一開始只是抱著嘗試接觸上座部佛教的心態，也會得到極大的喜悅，佛教史中有許多這種

例子。以上是上座部佛教與迷信不同的第三項特色。

#### 〔佛教三寶的真義〕

四、把人所具有的三寶當作開啟智慧的目標，取代依賴有神教信仰中的外在上帝，因此這是「智慧之神」，而非「信仰之神」。

上座部佛教的三寶可取代有神教諸神，這具有二層意義。

就適合初學者理解的通俗意義來說，三寶是指：（一）佛：靠自力覺悟並弘揚所悟之法的的人。（二）法：佛陀證悟並弘揚的究竟真理，是為了讓每個如法修行者都能學習、修持並證悟而達到解脫。（三）僧：聽聞、體解、修持並證悟「法」的人。

簡單地說，「佛」是證悟並弘揚「法」的人；「法」是以文字呈現說明有關修行和證悟的種種方法；「僧」是所作所為都依據佛陀教誨的人。這種三寶在通俗意義上可稱為「佛教的三位一體」——上帝所化現的三種相。根據佛教說法，其意義如下：「上帝」（即通俗意義的佛性）；使人成為「上帝」，並使人與「上帝」合而為一的事物（也是佛性）；已經或有能力與「上帝」合而為一的人（具有佛性的人）。

但從針對深入瞭解者說的奧妙意義而言，本質上只有一寶，就是純潔、清淨與寧靜的究竟安樂的本質。當

心淨化到某種程度時，它就會在心上顯示出來。它是真正的寶，或所有寶中之寶，也是使人成為佛、成為僧的寶，這是永恆的「法」。

我為什麼會說只有一寶呢？這是因為當我們去研究那位體解並教導「法」的人（佛陀）時，我們知道他是證得並教導我們認知寧靜、清淨與純潔的究竟安樂的本質。就他本人而言，他心中恆常具有這三個特質，而且這是他全部的本質，就因為常駐他心中的是清淨等特質，所以他被稱為佛陀，如果心中沒有這些特質，就不再是佛陀了。這究竟安樂的本質就是佛陀，而非凡夫，作為基礎的身和心只是這究竟安樂的外殼。

至於佛所證悟並弘揚的「法」，那就是寧靜、清淨與純潔的究竟安樂的本質，這些本質時時刻刻都存在他的心中，換句話說，這有三層意義：（一）就理論而言，是得到究竟安樂的道理或方法；（二）就修行而言，是到達究竟安樂的行持過程；（三）最後，就證悟而言，所教導的就是「究竟安樂的本質」，這是我對它最佳的稱呼。因此，佛陀所追尋、發現、證悟並教導的就是究竟安樂的本質。事實上這就是法寶，理論是它的地圖，修行是遵循地圖的旅行，而證悟就是所要抵達的目的地。

至於那些和佛陀一樣已經體解、修行並證悟相同真理（法）的人，他們明白如何得到究竟安樂，也已經修得並證悟究竟安樂。一旦證悟，究竟安樂永遠成為他們

心靈的本質。這種存在心中的本質，才是僧伽的真義，作為基礎的身心，只是究竟安樂的外殼。

根據上述說法，究竟安樂的本質才是佛、法、僧三寶的真義。任何人若能自然證入這種安樂的本質，實質上就能獲得三寶，因為他本身就是三寶，而三寶永遠屬於證悟它的人。

如上所說，不論是通俗意義的三寶或奧妙意義的一寶，對所有佛教徒而言，其地位就像上帝在有神教中的地位一樣，獲得三寶的人就與「上帝」——佛教的真正上帝——合而為一，而不需要任何創造、控制與毀滅的作用。如果我們需要一個屬於上座部佛教的上帝，我們可經由道路、方法去證悟智慧之神，而非只是讓人信仰的上帝。

這就是上座部佛教的第四項殊勝的特質。

## 結論

我演講的時間快要結束了，讓我利用這個機會做個結論。貴國與我國必須珍惜上座部佛教的純正佛法和彼此間的友誼，世界上的學者都承認上座部的佛法仍然保有純正的原始佛教，因此我們應尊重、護持它。

八正道是佛法的核心，它使得世界不缺乏阿羅漢，八正道並非遙不可及，只要遵循正確的方法，任何人都可以像一個輕的物體飄浮在海上般，輕而易舉地修行。

八正道是可用來追求世間和出世間利益的法則，我們決定超脫由煩惱所造成的創造、控制與毀滅的神祕力量，我們希望透過上座部佛教來證入不生、不有、不滅、究竟安樂的涅槃，也希望排除對自我或世間任何上帝的執著，使內心擁有純潔、清淨與寧靜的純正三寶，而沒有任何的煩惱。我們所要保持和追求的就是這份理想，而不是其他信仰的任何神祇（上帝）。

上座部佛教認為我們自己的所作所為才能幫助我們，這非常合乎理性並有益於生命，因此，它不是我前面所說的社會大眾所沈溺的迷信信仰。我們的宗教有能力對抗並摧毀物質主義的影響，我們正處於去認識、體解、修持並證悟這種修行法，並且可以有效地指導別人，這是因為我們具有崇高的心力，可以瞭解心靈或意識的祕密，甚至超世俗的智慧。

我要強調的是我們不要做犀牛，（這是泰文的習慣用語，我這麼說是因為不曉得其他國家的說法。）犀牛「法享受笛子吹奏出的美妙曲子，而出世的真理時刻都在演奏美妙的音樂，如果我們是犀牛就聽不到這些音樂。大約西元前五〇〇年，在哲學家輩出的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曾經對犀牛吹笛子，但犀牛卻不理睬。赫氏與佛陀同一時代出生，只比佛陀晚幾年，他所提出的Panta Rhei理論是：「世事流動，所謂的世間只不過是連續的流動，沒有任何真正存在的東西，只有變化，

就好像燃燒的火焰是由連續的燃燒與熄滅所組成一般。」這種說法就是佛陀的「諸行無常」。但希臘人無法明白這種道理，並稱赫氏是「晦澀難懂的人」。這件事說明了一個事實——即當初希臘是犀牛居住的地方，是一物質主義哲學盛行的地方。儘管時至今日希臘仍為世人推崇為哲學家的國土，但那些犀牛仍無法瞭解有關超越世間的陳述。

我們必須為我們瞭解並珍惜佛陀超越世間的真理感到驕傲，我們拒絕做迷信信仰的犀牛，因為我們真的不喜歡物質主義的人天福報。

上座部佛教屬於心靈層次，所以我們的目的指向涅槃。涅槃解脫所有可能造成幻覺的力量，這些幻覺讓我們永無止盡，一次又一次地被創造、控制和毀滅。

泰國到處可見閃亮的黃色僧袍，這表示有很多人超越創造、控制和毀滅的力量，也表示光或智慧的存在，這光與智慧顯示永不再受苦的清淨。

這些的確就是上座部佛教殊勝、高貴的教義，我們必須永遠地保持這些高貴的品質，就像鹽保存鹹的味道一樣。

【編者按：本篇節錄自佛使比丘於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六日，在緬甸仰光舉行的第六次結集會議的演講稿。文內標題為編者所加。】

## 書訊

### 《法的社會主義》出版

由香光書鄉出版的「法音叢書」第五集——《法的社會主義》已於五月出版。這本書由美國賓州史瓦斯莫學院宗教系的都那德·史衛爾教授，以專題研究方式整理而成，內容包含兩大部分：一是史衛爾教授介紹他所觀察到的佛使尊者的政治理想；二是蒐集佛使尊者與「法的社會主義」有關的四篇文章。

佛使尊者所主張的「法的社會主義」又可稱為「佛教的社會主義」，其根本精神是「無我」和「緣起」，並以佛世的僧團作為社會團體共處的典範，強調「個人不多取於自己所需，並分享多餘給他人」的觀念。尊者以深入淺出的文字和事例，把如何秉持「無我」和「緣起」的原則，以挽救現世的亂相，就其方法作了精警的說明，提供治亂世的佛教理想的政治哲學，是值得一讀的好書。

欲索取者，每本請附回郵二十元，寄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四十九之一號，香光書鄉出版社收。

【談戒說律】

# 作務禪——叢林的自活體制

佐藤達玄 主講 關世謙 譯

## 北宋的佛教界狀況

佛教自印度傳到中國後，就在國家權力的保護下發展，所以有極濃的國家色彩。到了宋代，國家由武人統治的情況解體，而由文人領導政權，國勢漸漸衰退，且由於被北方民族壓迫，國家主義的意識逐漸增強。為了解除國家危機，突破國家財政的瓶頸，以應龐大的軍事費用，政府於是打破以往僧人不繳稅、不服勞役的傳統，強力公開出售度牒、紫衣、禪師號，並進一步向僧尼課稅。在這種情形下，許多人為了得到皇帝的封號或度牒而出家，僧人的素質難免降低，僧團於是出現了偽僧、濫僧，使原本行持清淨的僧人再也無法維護戒律清

淨的出家生活。

北宋時的寺院，在僧官「功德使」的監督下，僧尼必須持有度牒、六念、戒牒以及免丁由，才能證明身分。北宋末真宗（九九七——一〇二二）時有三九七六一五位比丘，六二二九九位比丘尼，由此可知出售度牒及免丁由的國庫收入應相當可觀。唐代中期以後，隨著均田制的崩潰，僧團也購置了許多田園、山林，在莊園中也收留奴婢來做一切工作。當時佃農來幫寺院種田，寺院就成為地主，佃農既要向政府繳稅，也要向地主繳稅，變成要繳二重稅，稱為「二稅制」。寺院中就必須有專職的人去向佃農收稅，若該年豐收，佃農就能

繳稅，若遇荒年，連牛都要變賣才能繳稅的情況也不少。寺院向佃農收來的租稅，主要是做為道糧，以維持寺院眾僧的生活。

在國家徵稅以應軍事費用下，可知不論是佃農或禪門都處在一種很艱難的情況，尤其當時的僧人很多是為了逃避徭役，或為了滿足經濟需求而出家，沒有道心的他們，生活幾乎與世俗無異。

百丈懷海（八一—四寂）率領的禪宗教團，在他圓寂後，弟子們仍決議不持有莊園，可見當時的叢林莊園並不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然而三百年後北宋時代的叢林，僧人以自力開拓田園，莊園變成維持寺院經

濟不可缺少的要素。

### 莊主掌握叢林經濟的主導權

一般而言，莊園有土地、莊舍以及附屬設施。土地包括耕地、菜園、果園及山林；莊舍包括管理員及佃農、奴婢的住宅及倉庫、家畜小屋、磨院、油房等，另外還有車、船等運輸工具、犂鋤等農具以及牛馬等家畜，可見當時叢林自給自足的經濟體制，已有相當大的規模。

莊主的職務內容是監督並役使莊園的守護行者、園頭行者、諸莊行者、車頭行者及奴婢，從事農耕生產。另外，還要管理佃租，負責耕作與收割、栽培樹木、泥築圍牆、搬運肥料、監視莊園境界、飼育牛馬、保護佃農、照顧縫紉女工、管理錢穀的收支、嚴防酒肉蔥蒜進入山門、防止閒雜人進門、拿常住的錢供養十方僧，以及將死亡的家畜儘快報告官府免被引起懷疑等。

莊主的職權後來逐漸強化，而掌

握了叢林經濟的主導權。元代《敕修百丈清規》卷四〈莊主〉記載：「近時叢林凋弊百出，而莊中尤甚。」便指出徵租的收入相當多，於是莊主的地位便成為眾人覬覦的目標，北宋叢林莊主身負的徵租職責，應是元代叢林產生弊害的前兆。

莊主如何徵收地租的錢穀，清規的記載是：「秋成場，戶主客抽分計結，文曆分明，更與多方饒借。」也就是秋收時，地主與佃農相互協議以決定稅額，不得向佃農超額徵收，並且要明確錢穀的收支。宋代的佃租幾乎都是實物抵稅，很少以現金繳稅，但清規中記載：「錢穀文曆，收破分明」，這表示北宋時代現款與穀物均可作為佃租，可以推想貨幣經濟相當發達的當時，莊園內也盛行貨幣的流通。

### 莊園的經營原則與事務

廨院主是莊主的助理，他負責銷售莊園剩餘的生產物及管理布施的財

物。最初叢林的生產行為並不以營利為目的，只是為了確保常住的道糧不斷，如今原本視勞動作務為修行的觀念，卻轉為利潤的追求，這一點值得注意。

在莊主監督下的諸行者當中，諸莊行者的責任最重，有下列八條遵守事項的規定：

- (一) 清廉不侵常住。
- (二) 了事不惹官方。
- (三) 善巧調和行者，莊客與莊舍和睦，不令鬥爭。
- (四) 知時、耕田、下種，各務合宜。
- (五) 慈心照管頭口，勿令羸瘦，及不得令使牛人亂有鞭打。
- (六) 護戒鈴束行者，不作非違之事，防關莊客，不偷常住錢穀。
- (七) 精勤常詣地頭，照管地界及諸色田苗。
- (八) 明本不為供勤三寶，則是勞而無功。

寺院也要自己耕種菜圃，清規規

定負責菜園的園頭：「糞地築畦，布種生芽，澆水耘草。」「相度天時地利，常令蔬菜相續存留。」園頭從年初到年底，要親自栽培各季節的蔬菜，以確保常住食糧不斷，令大眾能安心辦道。如：

初春——萵苣、蔓菁、蒼蓮；

寒食前——茄子、瓠子、黃瓜、

決明、葵菜、蘭香；

五月半——蘿蔔；

六月半——秋黃瓜；

七月半——薑子、菠薐。

其中，好的食物先供養大眾師，若剩餘的連同穀物一起販賣，多少可得些利潤。除此之外，如「造醬醋須依時節，及打油、舂磨等亦當經心。」也栽培大豆、果實、胡麻、油菜籽等雜穀，自行製造調味料，並在油房精鍊食用油與燈油，將殘渣作為肥料之用。油房的存在，可能並不只是滿足叢林的需要，而是以營利為目的。

### 碾磑事業為叢林經濟的有力來源

另外在莊園有磨院，在磨頭的管轄下，以碾磑從事製造白米、麥粉的工作，有利用水車的水碾磑與利用牛馬拉轉的陸碾磑，因為這設備很貴，一般的老百姓無法購置，而寺院有錢可以購置，並使喚很多行者、工人從事大規模的工作，為一般民眾碾麥，換點工錢以補貼常住，維持大眾的糧。這種碾磑經營，在唐代時長安、洛陽的寺院非常普遍，也是寺院經濟的有力來源。可以想見在磨頭的指揮下，北宋叢林的碾磑經營，也一定超越自用的範圍，擴展到租賃給一般民眾的大規模事業。

因為經營碾磑事業，叢林中便設有庫頭，其職務內容是：「主執常住錢穀出入歲計之事，所得錢物，即時上層收管，支破分明，齋料米麥，常知多少有無，及時舉覺收買。」並規定他每十天就要向常住報告收入狀況，且一再提醒：「金銀之物，不宜

謾藏。見錢常知數目，不得表私借貸與人。如主人並同事，非理支用，即須堅執不得順情。」

庫頭負有管理常住資財的重責，為防止庫頭獨斷與不正，因此庫頭的任用皆由大眾中選舉而出，選擇的條件是：「守己清廉，言行真的，眾所推伏，方可委付。」他必須戒律精嚴，而且做事負責，護持大眾修道的心意也要非常誠懇。從莊園與磨院得來的收入，本來是由監院掌管，但到後來卻全面轉移到庫頭，可見庫頭的權限已愈趨強化，也可看出叢林機構過渡時期的狀況。

由上述的情況來考察，本來以莊園的收入為主力的叢林經濟活動已有急遽的變化，與世俗的交流也愈來愈密切，叢林的性格與修道精神呈現出複雜微妙的關係。

【編者按：本文為佐藤達玄教授於香光尼眾佛學院作「中國佛教與社會——以戒律為中心」專題講座中的部分講稿。佐藤達玄教授曾任日本駒澤大學學院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現任駒大名譽教授。文內標題為編者所加。】

【談戒說律】

## 維持僧伽身分的要件(七)

四分比丘尼戒本講記(十)

釋悟因

## 戒盜類

〔盜戒(波羅夷第二)〕

●如何分辨有主物、無主物

構成犯盜戒的第一和第二條件是有主物、有主物想。有主物就是物有所屬，由制戒因緣來看，檀尼迦比丘顯然觸犯國主物，因為木材的歸屬者是國主，古時的國主是「普天之下，莫非王權，率土之濱，莫非王民」，現在已經沒有國王，但有些委由公權力來執行的，例如稅收、國有土地、地下礦石、森林……乃至馬路、公園等公共設施，一旦破壞，公權力就要干涉了！縱使佛寺的地下藏有金銅

鐵礦，所有權仍屬國家，若開採也是違法。有主物簡單分成三大類：(一)盜三寶物；(二)盜人物；(三)盜非畜物。

●有主物分三種

凡說「盜」，總說叫「不與取」，物有所屬，除一般的人物，還有三寶物，佛教是宗教團體，屬於它的便叫做「三寶物」，在「人物」和「三寶物」之外，還有一類叫「非人物」和「畜生物」。「非人物」指天神、鬼神，如土地公、有應公等所護者，「畜生物」指獅子、飛禽、野狗吃剩

的東西，這些非人、畜生物仍然分有護主和沒有護主，有護主要問護主，若沒有護主，那麼野獸吃剩的就可以接受。如每年冬天飛來台灣過冬的伯勞鳥、海中的河豚、空中飛翔的鴿子，有的是有主物，有的則是無主物，儘管我們不殺生，但還是要知道分辨。在盜戒的制戒因緣裡，顯然國王應許的是無主物，如花草樹木，可以看也可以享用，並沒有應許砍伐，然而檀尼迦比丘沒有再經確認就取用，因此觸犯。

至於所取物的範圍非常廣，它的

種類、處所、方式在《僧祇律》尤其詳列，總說是含括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和六界——地、水、火、風、空、識，以我們現在的例子，如侵佔別人土地，或侵犯智慧財產權等都是。

### ●三寶物的分判

僧團的財物是用戒律、清規或習慣法來軌範。說到有主物，就會提到三寶物——物屬三寶，三寶物有佛受物、法寶物、僧寶物。佛寶物有佛受物、施屬佛物、供養佛物、獻佛物，它包括堂宇、衣服、錢寶、給侍、花燭、幢幡、糕點、飯食等；法寶物，仍如上有所四種，法用物是箱函、匱籠巾等；僧寶物則分：（一）常住常住——寺舍、樹木、田園、廚房等；（二）十方常住——每日供僧常食等；（三）現前現前——房舍、衣服、醫藥、臥具等；（四）十方現前——死亡的五眾的較輕之物。現在寺院經濟的實質運作，顯然比上述的情形複雜，除上述的寺舍土地、房子

等三寶物之外，有的還有納骨塔、功德堂、經懺佛事、放生、慈善救濟等，這些財物依戒律規定是不能拿來互用的，如信眾為了慈善救濟所做的捐獻就不能拿到佛寺來用，因為它既然要為救濟貧苦，就不是以僧寶為對象，所以絕對不可互用，各項收支要果清楚，尤其支出應按收入的類別來處理。

表面上看來，三寶物好像很容易分辨清楚，有時並不盡然，像寶塔內的骨灰由常住代信眾看管，骨灰是屬於亡者親屬，但錢則歸於寺院常住，於亡者親屬，但錢則歸於寺院常住，常住如何運用這筆錢？它可以屬於現前僧，也可屬於十方僧，凡是住在這道場的人都有責任看管。我的上天乙法師就一再告誡我們，出家人不要吃骨灰、牌位飯。因此縱使佛寺中有納骨塔，功德堂，也要把這些保管費運用在建寺購地、田園、公益等常住類之上。

近年台灣出現一種新興行業——骨灰寶塔，由在家人經營，一個塔位

三、五萬，豪華一點的甚至賣到五、六十萬，然後再請出家人誦經，那些亡者由出家人超度，可是那些保管骨灰的錢是怎麼來呢？「香光莊嚴」雜誌曾採訪蓋寶塔的人，他們說這些寶塔將來裝滿了還是要交給佛教，回到佛教的身上，這句話頗耐人尋味。

處理三寶物時，一定要知因果，常存少欲知足。中國社會對寺院的護持以供佛為多，如點燈、消災祈福，較少供僧，因此中國的僧人自古以來即「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自耕自食」，「沿門拖鉢」乞食的方式在中國實行不起來，佛寺的維持費來自佛寶，但是佛物和僧物不能互用，若佛在世，則所有供佛之物，都可交由佛陀親自作主，現在佛陀已入滅，若使用這些供佛之物，豈不是「不與取」，這樣不犯盜戒嗎？這時若要互用，則應集合大眾僧作羯磨，將供佛之物轉化為三寶物，再委託某執事僧保管，由他代表所有僧寶來保管此三寶物，然後再依情況轉用。處理

這些三寶物時，一定要全部僧眾都在場，全體通過，才算如法，因為佛陀說過：「我在僧數」。所以佛寶物一定要經過大眾羯磨，再依實際需要分配，如此才不致濫用。法寶物的處理與上述一樣。

至於處理飲食，當分配以後，大眾人手一份，可以安心享用，用畢，收回庫房後，那些食物就變為常住食物，若未經允許不可私自取用，如果有人因胃腸病，需數數食時，那麼可經大眾決議共設淨地，以放置熱水瓶、奶粉、餅乾等食物，供需要者使用。淨地外不置食物，一方面不犯公物，也可照顧大眾身體。食物不宜和人共宿，或自煮別食，理應透過制度和規矩，才能分配、享用，既能持戒，又能照顧體弱的僧眾。

佛世時曾有人供佛一件貴價衣，佛轉供養大眾僧，可是布只一塊，大眾怎麼分呢？若以一人抽一線的方式分給大眾，反而會浪費了這件衣服，所以處理的方式便由大眾共議轉賣，

再將賣衣所得的錢轉為供僧。假設今天有人供僧，那麼在中午以前，凡界內的僧眾皆能獲得這份供養，若是中午過後才踏進界內的人則無法獲得這份供養。這些是辦事的規則，教導我們如何掌握原則並照顧到每位僧眾，同時達到利和同均的原則，使僧眾真正能安心辦道。

一說到利和同均，早在二、三十年前，台灣佛寺的僧人一遇生病，需煎藥時，就到廚房取木柴的炭火，那時有很多不成文習慣，如自覺生病已經業障重，又虧損常住，因此一段時間後，常會拿一點錢投到大殿福田箱內。現今已方便許多，燒的是瓦斯或電，有些人甚至裝冷氣、冰箱、微波爐……等，從常住物的公私角度來看這都是要經過大眾羯磨處理的。盜戒是所有戒律中最複雜的，關係財務經濟、維生資具的公私處理，千萬不要放縱自己，要以修行為主，不可在物質上打轉，如果大眾師可以過得去，我就可以過得去。

### ● 犯與不犯的判斷

制戒因緣中的第四條件是重物——「五錢值五錢」，它是判定犯盜戒是否處死刑的關鍵，前述已提過三種換算的說法，以這三種來看，不僅王舍城幣值難以換算，就是古今中外幣值都難換算，但從制戒立意上要兼顧時空的差距，盜戒的波羅夷是只照當地判死刑的標準為限度的。

我舉個例子來讓大家瞭解戒律的罪相，如有三人約好去盜五錢，時間到了，一位臨時不去了，另兩位到手卻三人等分，未實際去偷的這位仍要判罪，因為他的動機是取那五錢或值五錢的東西，儘管沒去，只要分贓就算犯戒。盜的「取」有自手取、看取、遣人取，都因：（一）不是己物想取；（二）不是暫用取；（三）不是經同意而取。犯戒還有一個條件是舉離本處，即是指物的所屬情況已經轉移的情況。前面說淫戒，只有作者判最重，然而盜戒是不管自作或教人作都犯。

因此，不犯者共有五種：（一）若與想；（二）若已有想；（三）若糞掃想；（四）若暫取想；（五）若親厚想，儘管上列五項不算犯戒，仍不應誤取用塔廟中裝飾物作糞掃想，如土地公廟內裝飾物是屬於鬼神的，不應不問主人的情況下而暫時取用。公私之物，要分辨清楚，縱使那件東西是我送給他的，若要再取用，也得經主人同意，不要說「我出去一會兒，這摩托車、汽車暫借一下！」而做「暫取想」、「親厚想」，「這隻筆借一下」「那件衣服穿一下」，這一下、那一下雖不犯盜戒，但有失威儀。

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當我們在世界各國弘法時，不能不知道當地的法律，在個人持戒之餘，應關心社會與僧團的關係。「不與取」相當複雜，在僧團生活中較易觸犯，這些都需要注意。有人問到如果常住有些食物過多吃不完，置久易壞，送信眾是否犯盜戒？如果不分送又應如何處理？

這在談到「污他家，行惡行」的戒文時再說。盜戒關係著僧人資生用具和寺院經濟的問題。另外，僧殘第四條「誑官言人戒」、僧殘第十二條「污家擯謗違諫戒」也都和資生有關，將一併歸到盜戒類來討論。

談佛教的經濟問題，就應按部就班地將佛、法、僧三寶物一分開處理，從大原則來看，分配要利和同均，要用在弘法利生的志業上，公私嚴明，這才能使佛法慧命延續，而僧人的修學要以戒、定、慧為主，憂道不憂貧，如果奔忙於衣食，落得袈裟下失人身，殊屬可惜。原則上來說，團體要富，個人是貧，個人雖貧，但主事者要照顧僧眾，不要以蓋廟為能事，切記「道不自弘」、「弘道在人」。

我們看看佛寺的景觀，很多觀光名勝的道場，寺院門口攤販雲集，賣小吃、紀念品琳瑯滿目。最後成為攤販集散地。本來蓋佛寺是為了僧信有修行的處所，然香火鼎盛，出入的人

一多，修行的道場就會淪為觀光地區，出家人被趕出去的事件時有所聞。如果那個佛寺的寶塔、功德堂香火旺，那麼門口賣錫鉛、冥紙或陰司用具儼然是該寺的景觀。觀光客多，塔寺堅固，慈善事業做得再多，固然可以看到佛教興隆的一面，但戒定慧的修學、法義的宣揚，出家人若不努力，實際上沒有人會為我們做這些事。因此佛教的教育工作要有人真正辛勤播種、埋首耕耘，可惜我們的信眾，總喜歡發心捐獻在建廟、起塔、做慈善上，卻少有人關心佛教教育。

制戒因緣的第三條件是「有盜心」，僧團的財務一定要錙銖分明，若有僧眾需要供給父母親屬、俗眷，這時不宜使用僧寶的錢，更不能動用常住的，切記因果絲毫不爽。從前在新竹某寺，有位做了好幾年的庫頭師，有天大清早告訴眾說，昨晚他看到一位很魁武的人，拿著一個算盤對他說：「我們來算一算！」大家一聽都猜想是韋馱菩薩，可是沒有人知

## 書訊

中英對照《四分比丘尼戒講錄》錄音帶  
(Teachings of the Bhiksuni Pratimoksa of  
Dharmaguptaka) 出版

為提供西方僧人學習戒律的機會，由香光尼僧團伽耶山文教基金會策畫的中英對照《四分比丘尼戒講錄》錄音帶於六月出版。

此套錄音帶由悟因法師於一九九六年西方尼僧生活營 (LWBN) 講授比丘尼戒實況轉錄而成，其內容主要是將四分比丘尼戒本的戒條歸納為：戒學概說、僧團份子及其之間的關係、入僧團的各種規定、維持僧伽身分的要件、僧伽生活的依憑、僧團的共修生活等主題，從四分律藏中追溯戒因緣，結合現時代中國與西方尼僧的背景講述比丘尼戒的開遮持犯，使比丘尼能掌握持戒的精神與準則，非比丘尼亦能瞭解比丘尼戒，進而護持。

全套錄音帶共二十片，每片六十分鐘，並附中英對照四分比丘尼戒補充教材一本。其架構井然、英文譯音清晰易懂，歡迎有心瞭解比丘尼戒者請購。欲請購者，請直接匯款工本費新台幣一千元或美金四十元至銀行帳戶：

財團法人香光尼僧團伽耶山文教基金會

銀行帳號：029001107628

銀行地址：台灣銀行苗栗分行

苗栗市中正路五一〇號

Account name: Gaya Foundation Luminary  
International Buddhist Society Account number:  
029 001 107628

Bank: Bank of Taiwan Miaoli Branch  
510, Chung Cheng Road, Miaoli City, Taiwan.

匯款後，請將您的姓名、地址、申購份數，  
寄到：台灣嘉義郵局第四〇〇號信箱 釋見可收  
(To: Ven. Jen-kir P.O. BOX 400 Chia-I Taiwan  
600 R.O.C.)

道是怎麼回事。第二天這位庫頭師又這麼說。不久他精神錯亂了，大家才知道原來他將寺裡的東西佔為己有，送給俗眷。那庫頭的俗眷原來不怎麼寬裕，經他動了手腳，就漸漸富裕起來。這件事誰都不曉得，只有韋馱菩薩知道。我想俗眷應和僧眾分開，若罔顧因果，表面上好像照顧他們，結果是拖累家人侵損常住，一起犯罪。

佛陀在因地修行當行者時，曾追

隨一位老師修學，有天老師試探他們這群小徒弟說：「我們現在很貧困，大家去偷一些東西來改善生活，趁著晚上去偷，不會有人知道。」結果大家都去了，唯獨這位行者沒去，老師問他：「你怎麼不去？」他說：「我怕會被人抓到。」老師說：「晚上不會的。」這位行者說：「我會被自己抓到。」佛陀在因地修行時就是如此持守戒律，也啟示我們：出家人一定

要憂道不憂貧。

《方等經》華聚菩薩說：「五逆十重我亦能救，盜僧物者我不能救」，因為僧物是僧眾修行辦道的維生資具，要謹慎處理。由今日的活狀況相形於古時饑饉、困乏的修道生活，有時今天的人不見得比以前的人較有福報，因為物質豐餘，反而會把時間耗在那上面，徒然增加貪煩惱而已。(下期待續)



# 圓融無礙的人生智慧（上）

王邦雄主講 編輯組整理

各位師父、各位居士大家晚安：

很榮幸有這機會來到佛門清淨之地，今天要和諸位報告的主題是「圓融無礙的人生智慧」。

一般世俗講圓融無礙指的是圓滿和諧，好像是要犧牲原則沒有是非，或委屈自己討好別人的意思。今天我們要講的圓融無礙，不是沒有是非，做個爛好人，這樣的圓融沒有意義，我們所講的圓融無礙是種修行的境界。這境界不是委屈自己去討好別人的人生態度，而是經過心靈的修養所達到的圓融無礙，我們能接受別人、肯定別人，這樣才是我要講的圓融無礙的人生智慧。

無缺陷、無對立的人生

人生智慧一定是人生的修行，要有修養才有道行。

佛就是「覺」，「覺」就是智慧，一定要覺悟才能大徹大悟。什麼是圓？就是沒有缺口、沒有缺陷的人生藍圖。什麼是融？那是沒有對立、沒有抗爭的人生旅程。一個是圓，一個是融，圓融就是無礙，把自己解消，讓自己融入，就不會產生阻礙。所以，我們通過這兩個來講圓融無礙——沒有缺口、缺陷的人生藍圖，沒有對立、抗爭的人生旅程。

比較簡單的說法是「人生海海」，諸位有沒有聽過電視廣告詞——少年耶！人生海海……。你可不要看輕這四個字，我有個當國中老師的外省籍學生來問我，他的學生在作文簿裡寫「人生海海」，結果他不會改，在辭典裡

也找不到，他想這學生的學問怎麼這麼大，所以趕快跑來請教老師。「人生海海」是什麼意思？依我的理解，人生是苦海無邊，為什麼無邊底下又叫海？我們知道人生很苦，但是我們還是要在人間做人，你「海」我也「海」，我跟你一樣大，我跟你同在，大家都「海海」，所以叫「人生海海」。意思就是不要逃避，要承受這些苦。做人家兒女很苦，做人家父母很苦，做人家先生、太太也很苦，但是我們要面對、要承受，與他同行，這就叫「人生海海」。你可能會質疑在那裡才可以找到沒有缺口、缺陷，沒有對立、抗爭的人生？我們現在看到所有的人都有缺陷，所有的家庭都有缺口，人間的街頭、黨團流派怎麼可能沒有對立、抗爭呢？

#### 〔殘而無障〕

那麼，圓融無礙的人生不是變成不可能了嗎？這一年我們的社會關懷是無障礙空間，就是任何建築物都要為殘障人士留下輪椅可以進出的走道。有的人天生是殘障，我稱這是天地的缺陷，就好像天寒地凍、天殘地缺一樣，但我們不能聽任天殘地缺、天寒地凍來成為人生的障礙，要把天生的殘缺還給天地。人間最苦的媽媽就是生了殘障兒的媽媽，她總認為是自己的罪過，幾乎活不下去。去年有則新聞說一個媽媽生了腦性痲痺的孩子，幾年下來，病情沒有改善，最後她讓兒子死了，她

自己也死了。我看了以後非常心疼，內心一直想整個社會和家族的救援團體，怎麼沒有保住這位媽媽和殘障兒呢？她的生路給封閉了，找不到她們母子可存活的空間，我認為這是社會的病痛。儘管天殘地缺，我們希望把殘缺還給天地，我們都沒有機會告訴這位媽媽這是天地的錯，不是她一個人的錯，就好像我們生病是代表所有的人生病一樣，所以我贊成全民健保，因為別人代表我們生病，我們代他支付醫藥費，這是天經地義的。

所以，我們一方面要把殘缺還給天地，一方面要彌補天地的缺憾，我們去做慈善事業來援助他們。這樣的話，我們才能讓殘障變成殘而無障，建立一個殘而無障的社會，讓他們有存活的空間，這是我們的社會、政府機構要做的事。他是天生殘障，是代表眾生殘障，不要再給他障礙，讓他可以在人間來去自如地行走，這才是一個理想社會。

我有個學生全身脖子以下只有左手兩個手指頭會動，脖子會轉，是重度殘障，因為她寫字像刻印，速度趕不上別人，所以考了兩三年才考上高中，後來又考上文化大學哲學系，現在在日本福岡九州大學的心理學研究所念博士。日本政府給她一輛電動輪椅，開關就設在左邊，這樣她就可以在福岡的大街小巷穿梭來去，另外日本政府也派兩個社工人員輪流幫她清掃、做菜；她自己穿一件衣服要花一個多鐘頭的時間；有個晚上她幾

乎凍死，因為她的手無法去開暖氣；有次要去開學術會議，走到一半下大雨，她又不能撐傘，剛好那時路上沒有人，她就一路淋雨，一邊走一邊掉眼淚，又濕又冷地回到住的地方，她就這樣從碩士班念到博士班。

有次要她搭地下鐵，但發現月台在兩三層的地下，根本無法下去，便打電話給福岡的地下鐵管理局，說她想搭地下鐵，但電動輪椅下不去，管理局官員聽到馬上下道入口，於是四個大漢把電動輪椅抬下去。然後再打電話到她要去的那一站，那邊又派四位把她抬上去，送到地下道出口。那電動輪椅非常重，有次我到日本演講，和一些台灣的留學生去咖啡廳喝咖啡，咖啡館有階梯，台灣去的四、五位念博士、碩士的學生都抬不動，我趕緊下去幫忙，才知道有那麼重。我們要讓她來去自如，她殘讓我們讓她無障，取消她的阻礙，讓她和我們一樣，電動輪椅就是她的腳，她有權利活下去，有權利交朋友、讀書，有權利隨心所欲到她想去的地方。

當她回台北時，她也想搭火車南下，台北火車站第一層有電梯可直達地底下的月台，可是她無法上車站大廈，就打電話給台北火車站站長，站長說：「我們很忙，你自己想辦法！」她眼淚差點掉下來，心想這是我的國家，怎麼日本人那樣待我，自己的國人卻這樣待我！她在日本 NHK 的電視台所舉辦的寫作比賽得了好

幾次獎，每次都上電視接受訪問。各位要知道日本人會做好事，但是他做好事又要人家承認他是好人，愛人家讚美。有次電視訪問就問她：「你覺得在台灣與在日本感受上有什麼不同？」在日本你要怎麼有說這麼明顯的不同？顯然他們在等著讚美，我的學生連續兩三年都拒絕回答。後來她回台北告訴我，她不能違背良心說話，但又不能說日本很好，台北很爛，問我該怎麼辦？後來我幫她想到一句話，就說：「我來到貴國感受到人情的溫暖；在我的鄉土，我們比較鼓勵大家自立更生。」這樣沒有違背良心，也對得起自己的國家。通過她的切身經歷我們來說無礙，她是殘缺的，我們要幫她消滅障礙，來承受她的殘缺，有時天地也會做錯事，但是我們可以來彌補天地的缺憾。所以，不論當義工或從事慈善工作，我們一定要通過這個角度來思考，要消除客觀世界的障礙，不障就是無礙。

#### 〔缺而不陷〕

接下來我要說的是「缺而不陷」，這不是從客觀世界說，而是從主觀的心靈來說。主觀的心靈感受有缺，但不要陷落在自己的缺裡，儘管我天生殘缺，但我並不自苦或老覺得天地不公平。生命最大的難題是心靈的陷落，心靈陷落會關閉自己的心，別人的關心進不去，自己的愛也出不來，道家說這是「哀莫大於心死」，人生最

大的悲哀是我們的心死掉了，這叫「陷」。所以儘管有缺，但是不要讓我們的心陷落在深層的悲哀裡。

我在民生報看到一則新聞，有個小孩叫劉子旗，他的臉因燙傷開了好多次的刀，整容都無法恢復從前的樣子。所以，媽媽就把家裡所有的鏡子都收起來，不然就吊得很高，不讓他看到他自己，怕他會被自己嚇壞。沒想到有一天，媽媽發現劉子旗站在浴室的洗手台上對鏡子看自己，媽媽在浴室門口一看嚇壞了，只聽得劉子旗說：「媽媽！我看自己也不會太難看啊！」這孩子真的是菩薩，他這句話救了他的母親，他媽媽總覺得是自己的罪過，各位都知道很多嚴重燙傷是因媽媽一時疏忽造成的，所以這個媽媽充滿了罪惡感，劉子旗說這句話拯救了他的母親，也拯救了他自己。雖然他有缺，但他沒有陷落，他把自己拉了起來，同時救了母親、家人，甚至可能救了他的老師、同學，畢竟人生命最重要的是人格、慈悲、愛心、尊嚴，而不是這張臉。

所以，圓融無礙同時包括殘而無障、缺而不陷。首先不要讓我們的社會有障礙，所有的大廈、公寓、學校一定要讓殘障的人自己可以進出；第二是我們要自我救助，不要讓自己陷落在人生的缺陷裡。

### 與命同在，與緣同行

那位重度殘障的學生曾說她是怎麼走過來的。以前

讀文化大學時，教室在五、六樓，她的座椅是木造的且要固定，她的身體才不會滑下來，兩三個同學要把她抬上抬下，甚至女同學也要訓練抱她上下樓，所以在四年裡幾乎動員所有同學才完成她在哲學系的學業。唸國、高中時她很感傷，因為覺得活著好像是多餘的，不但是爸爸、媽媽的負擔，也是人間的負擔，死了才對得起所有的人。這是很嚴重的危機，後來她終於想通了，她就算是完全健康的人也有殘缺，一個很傲慢、很惡劣的人就會有心靈的病痛，她認為心靈的殘缺恐怕比肉體的殘缺更嚴重。於是她接受了自己的殘缺，並認為這是她的一部分，認同這一生脖子底下就只有兩個手指頭會動，她就這樣地走下來了。

我們說人人都有缺陷，人間少有完美，要想沒有缺口、缺陷，就要靠主觀心靈的提昇，我們要有智慧把自己拉上來，不然每天都陷落，別人也救不了我們。那麼，在我們的缺陷感裡，有兩個人生的難題——命與緣。這兩個影響我們的福報，當我們解釋人生福報時，一個用命來解釋，一個是用緣來解釋。「命」是儒家的，「緣」是佛家的，儒家說福報是因為命，一生下就這麼苦，這是命，大家就可以放得下，原來福報是用命來定的，另一方面的福報則是從緣起而來。所以，一個是命定，一個是緣起。

〔認命是好命〕

什麼是「命」？我們天生就有命，父母生個命給我，這就是我的命，因為是父母給的所以我們就認了。所以我們會傷感自己的命不好，這樣就會變成一個障礙、一個陷落，陷落在自己命很壞的缺憾裡，如果不是這樣，那就不會有人天天去算命，看會不會改變命運了。我告訴各位，那是不可能的！我怎麼算今晚也要來說兩個鐘頭，每天卜卦也得天天去上課，所以命不是去卜去算的問題，你要去認命，你就會有好命。

命是父母給的，你說命不好，不就是說父母不好嗎？這樣太不孝了，所以我們只好認了。我認我自己，我就會去認生我的父母，認我所生的兒女，人生一定要認父母、認自己、認兒女，這樣就會好命。

不要說自己的命比別人差，只要認了命自然就會好起來，只怕我們不認命，千萬不要去算命，而是要認命，認了以後才有個可能的開始。改命不是找江湖術士改的，台北有十幾位女士被一個計程車司機騙了，其中有些是大專程度，那司機國中都沒唸完，只會假借佛的信仰，說兩句佛的道理，這些善男信女就聽他的話，以為他能幫忙改命、改運，這全是騙人的。其實各位只要跟著師父、老師學習，接受教育，好好地修養、修持，才能真正地改命。

一般說命就是說我們人生的氣質，你的根器氣質就會決定你的氣運，你天生不喜歡讀書，國中就開始流落

江湖，走什麼樣的人生道路，在冥冥中就有定數，這是氣質決定氣運，氣運決定氣數，命的結果就是氣數，人沒做善事、沒慈悲心，臉上就沒光彩，印堂就會發暗，一般說印堂發黑就是氣數已盡。你如果有愛心、慈悲心，你臉上的神情就會不一樣，氣質、氣運、氣數也會不一樣。改命就是改變氣數，你要改變這個結局，就一定要改變你走的路，改變走的路就要先改變你這個人。要怎麼改變你這個人呢？從修養、修行、修持上努力，改變我走的路就可改變我一生的命運，這叫改命。改命就叫福報，修養是德行，所有的好福報是從德行來的。我們老是想去算命，看看有沒有較好的福報，若沒有去做好事怎麼會有好報？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這是天條。

所以這些德行都要去行、去做，有道有德才能改變你的路，雖然命不好，我們也已經改過了，這樣就能無礙。我們天生的條件輸人，就用後天修行的德行來補福報，這樣才能天長地久。算命那有什麼意思！很多算命的人都是天涯淪落人，他的戶口名簿都釘在電線桿，我們怎麼可以相信那個人會幫我改命呢？要不就和老師、師父學習，要不就修養或讀書，沒第二條路可走。本來我們天生有缺陷，但經過修行，我們逐步走向圓滿，命就改了，改命就是福報，有德行才有福報。

現在社會的問題就是大家都希望福報從天上掉下來。如我在半夜常接到電話：「王教授，請你講兩個數目給

我。」他是從屏東打來的，從台灣尾打到台灣頭，我問他要兩個數目做什麼？「明牌啊！」我怎麼會有明牌？「你不是寫緣與命嗎？」他以為我有神通，我沒有啊！我就不說，他說：「不說就是零零。」你看連不講都不行，他說要去簽零零。我趕快拒絕，那是你說的，不是我說的，萬一中，那我的明牌不就失靈了，我本來就沒有明牌，這就是希望福報從天上掉下來。如果你做好人、做好事，福報自然會自己來，如果我們沒有那德行，再好的福報也承受不了。你沒有聽說不要讓別人拜，如果你沒那德行給人拜是會折壽的，好比我們本來可以活一百歲，被拜可能剩七十歲，再拜一次剩五十，因為我們無德無能。當人家的父母可以給兒女拜，當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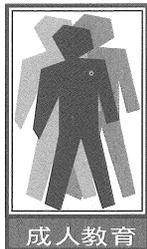
師的可以給學生拜，因為我們真的用生命來生他、教他，所以可承受他的拜。假定沒有生他、教他，千萬不能接受禮拜。因為沒有德行，那可能得到那些福報？所以，請建立一個觀念——有德行才有福報。但你要改命要有德行，福報才能改過來，才不會覺得殘而障、缺而陷。（下期待續）

【編者按：本篇是王邦雄教授於八十五年一月七日於高雄紫竹林精舍所舉辦的「社教講座」的演講內容。王教授為國家文學博士，現任教於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台北大學籌備會研究員，負責人文學院的規畫工作。】

## 書訊

### 《跨世紀的悲欣歲月——走過台灣佛教五十年寫真》出版

由佛光出版社歷經五年精心策畫，《跨世紀的悲欣歲月——走過台灣佛教五十年寫真》一書即將出版。此書蒐羅完整豐富的資料，以編年方式有系統整理出民國三十四年至八十四年的佛教界重要大事及話題特寫。分別從日據時期的台灣印象、光復後的百廢待舉、興學育才、流通法寶、廣行慈濟、法會度眾、藝術求新、人物會議、兩岸交流、國際弘法等活動介紹；並蒐集上千張散落台灣各地即將佚失的佛教珍貴照片，是一本以圖文綜觀台灣佛教五十年發展的鉅作。



# 對成人教育的幾個基本思考（下）

釋見咸

## 成人學習的內容

依據成人學習目的的討論，下面幾個領域可以是成人學習的重要內容。

### 〔學習自我更新與幫助別人的方法〕

學習對成人乃至所有人類應是連續而非片段的，所以舊經驗不足以應付新需要時，人必須再學習以補充新的知能。今日成人所面對的壓力，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這方面的差距。成人被迫必須再學習，以使自己更有能力處理新的生活需要，但實際上，並不是每個人都具有這樣的能力。很多人徬徨無助而猶豫地去接受新的學習，有些人甚至發現新的學習不但對個人沒有利益，且

形成沉重的負擔。成人教育者不應是只負責將知識傳授給學生的傳統教師，他們必須確實地協助學生瞭解自己的需要、背景及面對的問題，以作為新學習的依據。因此，成人需要學習的是如何評鑑個人的現況及需要再學習的地方，以不斷學習來更新及創造一個更好的自己生命，發展更好的能力，進而可以利益社會及周遭的人們。

### 〔學習如何學習〕

近代成教學者如諾爾斯（Knowles）、羅吉斯（Rogers）及霍伯格（Holmberg）等皆力主發展成人自我學習的重要性。因為成人有持續學習的需要和希

望，他們的學習應不只限於一地或一個主題。美國當代成教之父林德曼（E.Lindeman）曾說：「學習如何去學習及如何繼續學習，和學習一個主題是同等重要的。」

今日的社會，大量的資訊及不同個體間的頻繁交流，使學習機會更多元，也更形複雜。成人不再依賴單一的資源或人物學習，但新的科技及龐大的資訊也會使人困惑，而不知如何開始或選擇個人的學習。所以成人教育者需要幫助成人學習者發展學習的能力，成人需要知道為何要開始一種新的學習，有那些資源可以利用，有效的學習需要那些技巧，以及如何評量個人學習的成果。

經由協助，學習者可以養成及加強與有效學習有關的態度、認知及技巧，由此而可以有助於完成他們的學習需要及目標。

#### 〔瞭解終極的理想及相對的真實〕

在我們討論人類的本質中，可以瞭解每個人都有潛力成為一個完整的人，而學習的究竟目的則是成就最後的覺悟。因為這個目標如此崇高，很多人也許望而卻步。所以儘管人類知道每個人可以達到最後的開悟，但他們還是覺得對一個凡夫來說，要完成這目標實在是太困難了。這也就是理想與現實間的差距，人應該正視而且瞭解它。

成人教育者必須不遺餘地讓學習者瞭解成就最後覺悟的可能性，以及當下的現實。當學習者感受到失望與挫折，表示他們必須再調整對二者的認識，以發現差距的所在及縮短差距的具體方法。因此，教育者必須不斷幫助及鼓勵學習者去認知二種真實——究竟目的及現實因緣，如此教育的目標才得以逐漸實現。

#### 成人教育中的教與學

從亞伯斯（Apps, 1985）及其他學者的作品中，加上前面的討論，成人的教學可從下面幾個重點來審視。

#### 〔什麼是學習？〕

教學基本上是一種傳達與分享個人知識、經驗的活動。教師所以為教師是因為他們想和他人分享自己的經驗與知識，而非因為居於教師的身分或地位。再者，知識在教學中應是個工具而不是產品，也就是說，教育者利用他的知識來刺激學習者已有的經驗，由此學習者可透過新的思考與組織，而蘊生他們自己的知識。

成人與非成人的學習者，二者最大的差異就在於成人學習者普遍具有不同而豐富的個人經驗，教學者應該善用這些寶藏，因為它們可以幫助成人瞭解新的學習，並使新的學習具有意義。此外，由於成人學習背景與目的的差異，成人教學需要考慮如何相應於個人的需要。

成人的學習也有賴於個人與他人間的互動，和他人的互動性愈高，學習中的思考也愈具有整合性及連接性。此外，其他學習者的經驗也可以成為學習上寶貴的資源——尤其針對解決問題而非以背誦為目的的學習，教學者宜經常鼓勵成人與他人分享經驗並從彼此學習。

成人的學習成就是由個人努力及教學者輔助而獲得，因此，教與學雙方都有責任對學習做評鑑。學習者是否達到了學習的目的，他個人本身應該是最重要的決定者，教學者只是從旁輔助並提供觀察和看法而已。學習不應該只憑教師的期待及目的來做為評鑑標準，否則它可能符合了教師的目標，但不見得對個人的探索與成長有實質的幫助。

#### 〔教學者的角色〕

教學者的角色可以很多，但基本上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重點：

(一)基本上教師是個輔助者，是個資源人物，是個引導者，有時也是個模範或示範者。

(二)在輔助學習時，教師最好具有且能充分運用下列這些特質：支持、沉穩、幽默、友善、熱誠、彈性、大方及耐心。很多時候教學者必須是個好示範者，讓學習者從觀察中知道可以怎樣做，或有多少種的可能性，而非只是一味告訴學習者要做什麼。

(三)透過與學習者的互動，教師本身也是個學習者。當教師與學習者分享個人經驗時，學習者的反應可以再刺激教師的思考，因此又產生新的知識或瞭解。由於成人學習者豐富的生命經驗，故在教學的雙向活動中，教師往往是學習最多的人。

(四)除了教學內容外，教師也應關懷學習者本身。因為對一個成人學習者，追求學習的意義與獲得知識是同等重要的，教師應用心瞭解把學習當成終身的追求時，學習者可以有怎樣的獲益。因為學生的複雜背景與需要，今日的成人教學者面臨的考驗更多。所以教學者必須學者打開心胸，並愛好學習，才能不斷更新自己，充實新的教學資源，也應重視學習者的個別差異及學習需要，如此則能在教學上達到最好的效果。

(五)相對於非成人的學習，在成人學習中，學習者對自己的學習應有較大的掌握力，最好教與學雙方都能明白且認同學習的主題與過程。如果教師相信學習是為幫助個人的成長與發展，他就不僅是整個學習的控制者或知識的傳輸者，而應嘗試教育學習者成為批判性的思考者。

如此學習者可以更清楚選擇自己的學習目標與方式，並對自己的學習完全地負責，這也是自我導向學習能力的養成。

在討論過教學的意義與教師的角色後，我們可以對

學習過程做出一個歸納。

總括上來討論，成人學習是個人已有經驗與新資訊的整合過程，產生意義則是學習的重點所在。教學的目的是幫助學習者完成學習目標及實現自我，學習者帶著個人豐富的經驗進入學習，教與學的互動刺激了學習者的思考，也讓教師同時成爲一個學習者。

成人的學習應該是要幫助一個人更能自覺，以探索新的可能，去經驗生命的轉化，並開拓對生命新的詮釋。這樣的學習才能有助於教育一個人爲了生命的真義與利益，自由而精進地追求個人的學習。

### 課程發展

從前面對成人學習的思考中，我們可以獲得一些對課程發展的基本原則。首先，成人教育的目的是在探索生命的新意義、實現自我或成就完整的人格。再者，人類的本質具有願欲及可能性，透過在社會中的實踐，可以去完成這些學習目標。又在教育的內容上，相應於前面的目標，要著重學習者如何學習、如何自我更新及幫助別人、如何瞭解究竟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以追求有效的學習。

在教與學中，應著重學習者經驗及個別的差異，教師的角色則重在當一個輔助者及引導者，幫助成人如何學習及完成所追求的目標。成人的學習則是一種與資訊

互動，加以思考並轉化自我生命，使其具有新的意義的過程。無論是西哲的論點或佛教的主張，上來所討論者已包括了成人學習的本質、目的、內容、教與學，以及評鑑上的各種基本論點。當然，如前面提及，由於受個人文化和成長教育背景，乃至所從事專業的影響，必形成每一位教育者對教育的看法或主張，所以此處的討論，乃爲筆者以一個宗教成人教育工作者，從這幾個項度來探討對教與繼續教育的觀點。目的是希望透過這些有次第而整體的思考，提供設計人在實施成人教學上的一些依據與參考。

探討及發展教育哲學應不同於設計一個實用的課程。在爲成人設計任何課程前，教育者應先提出幾個重要的問題：我對學習者的瞭解有多少？什麼是這項學習的目的？我相信新的學習將對學習者有什麼幫助？教學者在學習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教學者可以如何從教學中得到新的學習？誰來做學習的檢核及評鑑？如何來做？就學習者與教學者雙方而言，學習對自我完成具有怎樣的意義性？

這些問題就是成人教育發展上的基本考慮，也只有透過如此的思考，學習對成人學習者乃至教育者本身才能一直有所意義，也才能達成終身教育普遍於斯土的理想。

【編者按：本文作者爲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菩提道上】

# 願生琉璃淨土中

三寶的好侍者——見沐法師

釋悟因

## 見沐法師封棺法語

于今乃是圓寂比丘尼釋見沐入殮之期。見沐生於民國卅八年古曆九月初五日，民國八十五年古曆四月十四辰時捨報，享世壽四十有八。民國七十年於地藏菩薩聖誕日捨俗出家，七十二年受三壇大戒，僧臘十五，戒臘十三。

見沐！你在家時學醫藥，認真努力得到藥劑師的執照，想從醫藥方面度人救世；後來學插花，得到池坊流

插花教授的執照，你希望插花能融合佛法來度人學佛，所以你發心出家，而在家教插花的所得悉數捐獻給三寶。

出家後，你一心一意弘揚佛法，度化眾生。在尼僧團擔任過香光寺知客、弘化堂主、香光尼僧團公關，在安慧學苑、紫竹林精舍佛學研讀班亦擔任授課法師二年。你的熱情和說法大家都很感動，受你感化的人非常多。你在弘化堂主任內，說做即做，率先士卒，樹立了很好的典範。

民國八十一年，發現罹患乳癌移轉骨癌。疼痛是日日月月，於是入院開刀，從長庚、台大附設醫院、聖馬爾丁醫院到榮民醫院，一間醫院轉過一間醫院，與癌細胞長期奮戰。

在生病期間，很多信眾支持你，幫忙你減輕疼痛，尼僧團的法師也想盡所有可能幫忙你減輕疼痛。疼痛！疼痛！痛入骨髓的疼痛，你表現的堅強意志使人感動，尤其在疼痛之時，信眾與你結緣供養，你是涓滴不留，全部轉奉獻三寶和推動「臨終關懷」

做佛門的護法門神。所以初出家時，做佛門的護法門神。所以初出家時，非非常歡喜地做眾生的侍者，你要做佛的侍者，要做佛的侍者，所以你是但更加不忍，說要做佛的侍者，要做佛家，看你蓋的一件棉袍被有打補丁，於當初你出家時，母親來寺勸你回身心捐獻了……

做研究。說實在的，你早就把全部的你想至想要把這體捐給醫療機構共睹的，這是在世間最好的表現。無貪、無染的表現，是大家有奉獻、無貪、無染的表現，是你完全關懷；世間的關懷、對每個學佛的人的關懷，對世間之度外。從這裡可以發現你的病痛置之度外。從這裡可以發現你的努力積極、盡心盡力去做，把身體的佛的信心願力。只要你認為對的，你仍然歡喜說法，分享你對藥師的勤於說法，即使不認識你的人你仍然願之推展的關切。在病床上，你仍然運動。你常投稿在臨終關懷基金會「蓮花」雜誌，表示你對臨終安寧照顧的關心。

你已決定把身心奉獻佛門！

藥師咒你，所以你也寫了藥師淨土的發願文，於是你提起正念，照你的發願文去行！

苦，卻想不到業障作弄人，你沒有病折壓你，確實也折壓得夠人淋漓盡致的，而所有的苦中，最大的苦莫過於這個病的軀殼使你動彈不得，整整折磨四年，今天你放下這個累贅的軀殼，放下你的同道友，放下你的父母，親友，信眾，一切世間的紛紛擾擾都放下了！

說，你看到藥師如來的光明，你看到如今你就看這光明，提起正念，照這光明指引，往生藥師琉璃世界，你脫下此時的，你脫下軀殼要把它放入棺槨中了，這個就留給世間，放入棺槨中了，這個就留給世間，把

句話。你出生時，你父母兄弟姐妹情誼要淡薄？我相信你可以體會這情誼，誰說出家的情誼比在家的淡，僧情總比俗情濃。在佛道的飯門中有一句話：「誰道佛門茶別。」

屬及喜信現在藥師會上向你告別。見沐師！父、師、友、眷、沐見沐思。

二十五日，乃是圓寂比丘尼沐思于今中華民國八十五年農曆四月

聞沐願弘揚聖教有悟多安憂  
效藥師行 鼓舞世間無央少煩惱

## 見沐法師告別式說法

如來如去念藥師如來！

我要問你一句話：借問見沐何處去？念、生、世與你同在。最後，行願，要記得提起，讓正念行願，一把火讓它化掉。而你的正念、你



給你最好的教育機會；自從你出家，不但同參道友在你絕望時適時伸出援手，互相提攜，善信對你的護持可說是無微不至，尤其在發現你生病之後。你的骨癌，是讓每個人又不忍、又擔心、又驚疑、又悲欣、又讚歎。不忍的是骨癌之痛竟然是痛入骨髓，

縱使悉心照顧，卻任誰都無法替代你的煎熬；擔心的是癌細胞的病變疼痛剛覺得稍微緩和，可舒一口氣時，它卻常常冷不防地又變出下一招，不知從何預防；驚疑的是業障、業報到底從何而來，應不止此生吧？怎麼如此折磨人！悲欣的是你一關又一關地接受那折磨人的疼痛考驗，你的韌性強度著實讓人讚歎！真的是讓人百感交集，世間怎麼會有信心如此堅強的人！在病中，你心智的成長竟比往常更有領悟！

世間無常，死亡必然來臨，每個人都冀望在死亡來臨前沒有病痛，能愉悅輕安地離去該有多好！然而色身非我，幻身非我，不得自在，不得主宰聽任使喚，因此還是要提早準備好生死大事的資糧。今天你已放下世間這種軀殼的折磨，你真的放下了，因為你已完成在世間的行願。

在你修道的過程，你每一分、每一秒都沒有忘記你的志業，你處理執

事公私分明，是大眾最好的榜樣；在歲月無常遷流中，你身心湛然、無愧、莊嚴、盡心盡力，不但以佛法接引信眾，更加安頓他們世間的身心生活，這是你的用心。

你平時勤持經咒，大眾師不是不放心你，而是大家心猶未了，這十二天中又為你禮法華三昧懺，誦藥師本願功德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中陰身救度法門，加持藥師真言、諸佛秘密真言。大家祈禱你到藥師淨土聞法見佛後，能乘願再來世間，完成你未完成的願。在這裡我念出大家對你的讚歎：你認真地活出生命的每一刻，這是你給大家最大的安慰，也是你最好的示現。我有四句話送你：

淨土佛國勝婆婆，無量無邊功德多；  
來去毋用擔行李，腳踏蓮花步步高。

願你見藥師佛、發大行願，再來人間！

# 行者生命的最佳展現

釋明迦

五月卅日日早上七點鐘左右，明迦

正準備到高雄長庚醫院複診，知客見信法師匆忙跑來告訴我，醫院來電說沐法師病危，於是趕緊通知悟師父及知眾自懺法師一同去醫院，就要出發時，院方又來電：「沐法師已經走了！」怎麼這麼快？前一晚我們還在一起念佛共修呢！一路上，在醫院與沐法師共聚的情景一幕幕浮現……

見承法師、自懺法師、明迦，於五月廿九日晚上八點到醫院陪沐法師，為她按摩、談話，叮嚀她不要忘失正念，並帶她一起念佛，當時沐法師意識清楚，正念分明，懺法師問她：「我是誰？你知道嗎？」沐法

師回答：「懺法師」。承法師說：

「沐法師，幫你按摩好嗎？」她點點頭。問她口渴嗎？也點點頭。於是看護月霞居士用針筒吸開水給她喝。之後，我與她分享五月廿六日浴佛法會的實況，並告訴她提起正念，時刻守護著藥師本願。我問她：「你還記得你的藥師行願嗎？你記得你寫的發願文，我們一起來讀誦好嗎？」她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就這樣，我們一起讀誦著她所熟悉的發願文，並稱念藥師如來聖號，她發不出聲音，但眼睛一直看著我的嘴形，我知道她是用很大的心力，在默念著藥師佛的洪名，她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我，念了一

陣子，說：「好累喔！」我俯在她耳畔，請她把身心放鬆柔軟，好好地休息，慢慢地她就睡著了。直到九點半鐘，我們才離開醫院。那晚她一如往常一樣地念念不離藥師如來，根本看不出有任何要告別的跡象，沒想到五月廿九日晚上的念佛共修，竟是最後的告別。

隔日上午抵達醫院時，大概七點二十分左右，走入病房，看她安祥地躺在床上，那神情就像是熟睡般，沒有負擔，沒有苦痛，我心中閃過一念：「沐法師，你解脫了！」同修分別輪流到醫院助念，親友們聞訊亦來相送，藥師如來的聖號穿流在病房中



的每個角落，八小時後，才把沐法師遺體接回寺。沐法師就這麼安詳地走了，生前的病苦煎熬，全化為莊嚴淨土的資糧了！好一個勇敢踏實的生命奉行者啊！以她在佛門中發心培植的福德，廣結善因、善緣，以及她精進

藥師法門的行持，終於戰勝了病魔，為她這一期的生命譜上一個完美的休止符。

見沐法師是在民國七十年出家的，在這之前，我就認識她——是一位藥劑師，也是池流坊的插花教授，她最喜歡插花供佛，並常邀請她的同道、老師，一起到佛寺禮佛插花、修供養，出家後，她進一步把「花道」賦予佛法的意義，藉著教插花的因緣，來傳遞佛法。她一直有個心願，要把學佛修行和插花藝術結合在一起，而不斷地往這個方向努力，也由於教授插花的因緣，不少人在這裡得度。

除了花道精深之外，她也是一個古道熱腸的藥師佛，以所學來照顧大眾的健康，所以出家後，很自然地就成為同修們生病時最佳的褓姆，那一位法師四大冇恙，稍不舒服輕症的，她就為她包藥、打針；重症的就帶到醫院就診。記得那時候，每一位同修

都受過她細心的照顧，尤其那時明迦為膽結石所苦，沐法師天天為我打針，減輕結石的疼痛，她執事忙，都不會疏忽對生病同修的關照，尤其是打點滴，她一定算準了時間，依照那個人的體質，控制點滴速度的快慢，當點滴快滴完時，她就會適時地出現，讓生病的同修感到相當安心。

沐法師對常住的忠心、公心，最為大家所讚歎及效行。香光寺沒有山門做內外的區隔，因此，每天晚上，沐法師一定把全寺每個門窗巡視過才休息。半夜，若聞異聲，她也一定起身巡查，猶如護法金剛般地巡護著全山的安全。

民國七十年到七十二年，因為要蓋現今的祇園講堂、任運齋堂、念佛堂、海印軒和千山苑，那時她才剛出家，知道常住的經濟拮据，就擬定化緣計畫，進行化緣。那段日子，她南來北往，凡是有因緣的，她就前往；沒有因緣的，她也創造因緣，每一次

她出去化緣，總是滿載而歸，除了化到財緣，更結了好緣，人力、財力的資源也因此而開發了。她從不吝嗇地把化緣的心得點點滴滴地和同修分享，一方面是把經驗傳遞給新出家的法師們，一方面如果是碰到不能解決的疑惑，就提出來請教老同修或師父，在這過程當中，她必定詳加記錄。例如有信眾請教她教理上較專門的問題，如唯識或中觀的問題，她都會虛心地請教專精研究的法師，然後再為信眾回函或回電解答。

不只是對人眾、信眾如此照顧，乃至對不懂佛教的村民，也不厭其煩地講說「大媽」即是觀世音菩薩的故事；為慕名前來香光寺的來山者介紹香光寺的緣起……，她甚至想到要讓每位來山者順利地來到香光寺，特別從高速公路嘉義交流道到香光寺的路上，一一去釘路標，引導著每位來山者一路無礙地進入香光寺。信眾們來到弘化堂，看到沐法師，總是相當安

心，因為她無時無刻不面帶微笑，而且滿懷歡喜接待著每一位來山的信眾，不但讓他們來寺有回家的感覺，同時也建立他們佛法上的知見，信眾也因此對她十分地信任，凡有個人心理上的問題，或家中無法解決的難題，一碰到沐法師，都會對她侃侃而談，儘往她身上傾吐，而她也從來沒有皺一下眉頭或是感覺厭煩，總是笑嘻嘻地專心為信眾解惑，直到對方心開意解。

除了為信眾們做身心的安頓之外，對來山的機關、團體，也一一為他們安排共修充電課程，使他們都能獲得佛法甘霖的滋潤。此外，任何的機關、學校、團體，向法師請法，沐法師也總是不落人後，前往結緣，所以有很多她曾結緣過的團體，對沐法師的演講留下深刻的印象，常會三五成群地利用假日回寺再向沐法師請益挖寶。

沐法師熱誠待人，不只在教內有

口皆碑，在教外如天主教、基督教，凡是和她談過話的人，也都相當讚歎，常有神父、修女、牧師來寺和沐法師交流弘法的心得，希望彼此的教化在社會上產生更大的影響力，淨化更多的心靈。因此她也與基督教、天主教的宗教師結緣，記得入殮那天，中華聖母會的修女們來到她靈前為她祈福、唱聖歌，這當中，她們道出了對沐法師的懷念和感動，她們對沐法師這麼說：「生命不在長短，而是在它發揮了生命的光與熱，雖然和沐法師相處的時間沒有很長，但是我們看到了一個堅強且充滿活力、韌性的生命。生命的可貴，在於善用生命中每一分、每一秒。見沐法師善用了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尤其在聖仁安養中心與聖馬爾丁醫院時，我們更睹見了這一位堅強的修行者，發揮了生命中每一個時刻的光華。」

說到沐法師在生病期間的種



種，更是令人敬佩。她發病是在八十年冬天，當時醫生宣布她的生命將不久於人世，頂多三個月，但她並沒有因此而頹喪、失意，她知道病情的實況後，除了接受各種療程，虔懇修持藥師法門外，更是勤於說法，在生病期間，可以說是毫無保留地徹底奉

獻了她整個生命。在病榻上，對每一位前來探望的人，她不僅篤定地敘述生病的心境，更不忘為常住化緣，同時也接受每一位信眾的傾訴，堅守著宗教師的本份，為每一位有求者做心靈的安護。

生病期間，最令我感動的是她對癌症病者的心理建設及開示法要。有不少得到癌症的患者，乳癌、大腸癌、胃癌……得了絕症，整個人生就晦暗下來，甚至不想重建生命的希望，有的人不吃藥等死，有的人怨天尤人，有的人因此戕害自己的生命……等等，他們都是信眾或親友介紹來的，因為信眾、朋友每次來看沐法師，都是看到她以歡喜心接納一切，天天是如此堅強地放出生命的熱力，是一個真真實實實行者生命的展現者，癌細胞在沐法師身上蔓延，但卻無法侵害到她的心靈，她只有身病，心是健康的，所以當癌症的病患到沐法師病榻前，

她總是苦口婆心地安撫他們，說她自己如何接受生病的事實，安然地接受各種醫療，並振奮精神來為自己的生命做更大、更有意義的奉獻。每位癌症病患和她談過話之後，總是充滿信心地離開，重拾回生命的意義。

今天沐法師步履藥師佛的足跡，一路無礙地直入藥師淨土，我們相信她會乘著藥師如來的悲願，再回到世間，與她生生世世要度化的眾生結緣的。

雖然沐法師暫時離我們而去，但是她的熱誠待人，她的細心周到，她對常住全心的奉獻與支持，她的負責認真，她的善結法緣，她的慈悲喜捨，她學不厭、教不倦的音容，在在處處無不映現在每一位親近過她的人的心版上，這是沐法師給大家最好的禮物。

# 一花一世界

法勤

八十二年我和鴻社回香光寺，到大殿禮佛，看到莊嚴的大殿卻缺乏香花供養，下次回寺時，就把插花課所插的花，小心翼翼地送到大殿供養諸佛菩薩。有一天，碰到見沐法師，她問我們是否對插花有興趣，她願意教我們。那時師父已法體欠安，步履蹣跚，我們雖是欣喜萬分，卻心有不甘。

之後，每星期我們都帶花材回去，她就教我們插花。從對花常識一無所知點點滴滴開始學起，我們搬了張大圓桌，在大殿西側走廊，見沐法

師體力已非常差，她靠在白色椅背上，雙手顫抖，全心投入，臉色蒼白，有時十分鐘，有時三十分鐘，必須回寮房休息一下。每位走過的法師，總是無限關懷地一句句問：「沐法師，不要太累喔！」「沐法師，可以撐得住嗎？」「沐法師，要多休息」

……我們何其有幸，讓病中的師父，把她絕頂的插花功夫，一剪一枝地傳授。好幾次，我和鴻社幾乎紅著眼眶，哀求師父不要勉強透支體力，回房休息，師父總是微笑著說：「沒關係，我休息一下就來。」五分鐘不

到，她又從床上回來，繼續指導著我們。怪不得有次大師父經過，見到見沐法師精神奕奕，很安慰地說：「見沐法師只要有花，生命就可以活過來了。」不過大師父也很關懷見沐法師的健康，也讓我深深體會香光尼僧團的和合。

有一次，我們打開一束包裝得很漂亮的花，卻發現葉枯了，有些可惜，正躊躇不知如何處置，師父說：「沒關係，枯葉正像人生的無常，有生病的時候，不要捨棄它，有時破葉也有美麗的一面……，從含苞到璀

燦，乃至凋零就像人生的過程一樣，而人生也該如花一樣，因緣具足時應開放當開放，當歡喜就當歡喜，應與人共享就與人共享。「因此，每次見到路過的法師，見沐法師總是說：『某某法師，快！看！多美的花！』看她沉醉在花的世界中的神情，是多麼令人動容！

為了教我們就地取材，我們小心扶著她，一小步一小步，從寮房經過大殿，到弘化堂旁的菜園採山茶花，短短一程，走得汗流浹背。我們告訴她：「師父，您就在弘化堂休息，告訴我們需要多長的枝幹，我們剪回來。」師父說：「還是要實地教你們怎麼取材，以後你們才知道如何運用現有的材料。」於是走一步休息一下，我們實在擔心她跌倒或體力不支。感謝佛菩薩加被，終於平安抵達菜園。

佇立在山茶花前，她無限感慨又歡喜地說：「第一次走這麼遠的路，

真好！好美的山茶花，真嬌美……」在她的眼裡，世上萬物皆是那麼美好！突然又像發現新大陸一樣：「快看！這是天生的『副』，好美的線條！」順著師父手指的方向，我們看到了青翠蒼綠的枝幹，以及開在枝桠上，潔白高雅的山茶花，我們既驚喜又感動，原來自然界是如此美好！師父說在台灣買材料太方便了，以前在日本，有時為了取一枝幹需到山裡尋找二、三個小時……，我發現她深邃的眼眸裡有著過去的奮鬥、毅力與耐力交織的故事。

有次佈置會議場地，那天我們連續插了大大小小將近三十盆花，累得馮祉和我直喊直不起腰了，師父還是咬著牙，陪著我們，從頭到尾用心地教導著，沒有一聲痛、一聲累，她那凡事求真、求善、求美的慈悲心，我們真是佩服，而她對美的涵養，優雅的氣質，更是我們學習的目標。

由於插花供佛的因緣，我們和見

沐法師相處了一段時日，看著她與病痛無常奮鬥，對佛菩薩堅定的信心、謙虛心、恭敬心卻與日俱增。每次把花供上佛桌，她一定站到大殿正中，細細端詳是否端莊、整潔、對稱，細膩心與虔誠的心真是表露無遺。

花是屬於自然的，大自然的草一木用心去欣賞，都可以讓我們打從心底歡喜，但插花要能「捨」，有捨才能得，捨了才能顯現最美的一面，而以花供養自然有一份對佛菩薩虔誠的心、結緣的心。而在肅然禮佛時，見沐法師莊嚴的慈容彷彿在綻開的花中，對著禮佛的大眾微笑著。

【山草對話】

# 質與量

山／小草

山：

下過雨後，山上草長了，百香果也攀爬上架，春天的腳步正在寺中徘徊。

最近看到一個公案：江州刺史李渤問歸宗智常禪師：「佛教裡常說須彌於芥子，如果芥子可以包含整個須彌，這不是妄談嗎？」智常反問說：「大家都說你讀過萬卷書，是真的嗎？」「是的。」「你的頭只有椰子那麼大，萬卷書到底藏在那裡？」李渤啞口，無法回答。

這個公案給我們的是質與量的問題，還是形式與內容的思考？反省修學過程中自己往往只注重「量」：我有很多不足，我要學很多東西；或羨慕別人的能力、才華……。也往往侷限於形式，我現在的時間只有這麼多，我只能做這麼多的事；我的資歷、能力只有這麼一點點，我只能做這樣的事；或者我領的是某執事，我怎麼可能再去做其他事情呢？

在追逐「量」中，忘了掌握修行的「質」；拘泥形式，而狹隘了學習的內容及關懷的層面。  
山！對於這個公案，不知你有什麼想法？

小草

小草：

量和質的探索，是個挺麻煩的問題。

在科學中，質和量都可以數據化，也有標準可以依循，所以，能夠準確評估，要求在今年度要提昇多少，甚至清楚地昭告世人。

然而，我想的是：修行生涯中，講求的是心地工夫，是否也能如此計算、評估？是要說我今年讀了多少經論？還是打坐了多少時間？或是習氣改進了幾點？還是煩惱減少了幾分？

想想我在佛學院時或每年結夏安居時，所填的解行功課檢核表，其實大多是「大概」、「或許」，甚至只是憑感覺落筆而已。是我沒用心檢討？還是我根本不知如何檢討？

打坐再久，內心雜念紛飛，並不表示功夫有進步；經論讀多了，也不見得能時時覺照自心；讀的經不多、打坐時間不長，也不表示沒修行，因為內心安然。而且你的「量」和我的「量」並不相同；我的「質」或許比你又差了一截。

所以，這些標準如何去看待呢？

我覺得修行要能將心安住，看透自心，了然自心。記得吵著要出家的那年，有一因緣去拜見智諭老和尚，向他請法，他老人家見到我，只說了兩句話：「你為什麼要出家？」「出家必須心無所求」。

如今，我仍然常思惟這兩句開示。

【閱藏筆記】

# 六群比丘

## 有多壞？

釋自觀

我們常聽到或在律藏中看到，六群比丘總是常常犯規、搗蛋。一想到六群比丘，就會讓我們想到一群行儀敗壞的比丘，經常犯過，遭人譏嫌。究竟六群比丘有多壞？難道他們真如譏嫌他們的人所形容的那樣一無是處嗎？

八十四年夏安居期間，蒙見慈法師以《大智度論》一部相贈，心大歡喜，日誦半卷或一卷。其中有個關於六群比丘的故事，令我印象深刻，沉思良久。佛般涅槃後一百年，有位名叫優波鞠的比丘，他是位得六神通的阿羅漢，在當時享有很高的美譽，是人類的大導師。

那時，有位長老比丘尼，年紀已經一百二十歲了，這位比丘尼在年少時曾

經見過佛陀。優波鞠仰慕佛陀，時常恨自己未生於佛世，不能親炙佛陀，於是就想親自到比丘尼的住處，請問她佛陀的容儀。

於是優波鞠就先遣弟子前往比丘尼住處傳遞訊息。弟子向比丘尼問訊後說：「我們的大師優波鞠，於某日某日想來見您，請問您有關佛陀的容儀。」比丘尼答應了。

這一天，優波鞠就要來訪了，比丘尼為探知優波鞠的威儀是否端整，就一個個盛滿麻油的鉢，放在門旁試探。

優波鞠來到比丘尼的住處，見門虛掩，就徐徐地推門而入。雖然動作輕緩，麻油鉢還是稍微被碰動了一下，少許的油傾流於鉢外。比丘尼見了，也不動聲色，親切地迎請優波鞠入坐。

優波鞠恭敬地請問比丘尼：「您見過佛陀嗎？佛陀的容貌像什麼樣子，請為我說吧！」

比丘尼回答：「我當時年少，見佛陀來到我們的村落，那時，眾人高興地奔相走告：『佛陀來了！』好像在傳頌

一件大喜事一樣，我就跟著大家去見佛。我一見到佛陀的光明，就情不自禁地頂禮。結果一不小心，頭上的金釵竟掉在地上。當時我心裡很是慌亂，因那時是晚上，而且在黑暗的樹林中，一支金釵要怎麼去找呢？就在我心亂如麻時，佛陀的光明照徹大地，讓幽隱的地方都顯現出來，於是金釵馬上就找到了。從此以後，我就發願出家做比丘尼。」

優波鞠又問：「佛陀在世時，比丘的威儀禮法如何呢？」

比丘尼回答：「佛在世時，六群比丘無羞、無恥，最是弊惡。雖然如此，但他們的威儀，卻勝過今日的你。怎麼說呢？六群比丘進入門戶，絕不會讓放在門邊油鉢內的油傾出一滴。他們雖弊惡，但是一心攝持六根的儀法相當具足，行住坐臥都不失軌則。你雖是六神通阿羅漢，倒是不如他們了。」優波鞠聽了，很是慚愧地離去！

和六群比丘比起來，我們又是如何呢？

【佛典新譯】

# 仁君與罪婦

釋自惇

那是個饑荒的年代。

這天午后，難達村的人們依舊扶老攜幼地走出屋外，他們望著天空，喃喃地祈禱著……。然而，不論多久，天空還是一片晴朗，沒有一絲烏雲。已經連續好幾年沒下半滴雨了，田地龜裂，農作物枯死，糧食也一天天用光，他們已經好幾天沒有東西吃了，百姓們拖著枯瘦乾槁的身軀虛弱地走動著，滿佈血絲的眼眸中射出貪婪的光芒，為了求生存，他們已顧不得什麼仁慈道德……他們開始吃人肉了！

一時間，哀嚎聲此起彼落，響遍了這窮苦不幸的村莊，有人先殺了老

人，有人先殺了幼兒，甚至為了求得食物活命，人們竟拿起刀刃彼此砍殺……在一片淒厲慘叫聲中，有三兄弟悄悄地帶著他們的妻子，結伴逃離了村莊，「或許隔壁的鄉鎮會有食物吧？」他們帶著一絲希望，企圖攀越四周險峻的山嶺，到鄰村求食。

好不容易越過了險峻的高山，可是逃難時隨身攜帶的一丁點糧食早已吃完，一連多天，他們都沒有發現任何可以充饑的食物。「只有如此辦了！……」大哥、二哥計議著以妻子的肉填飽已不聽使喚的肚子。於是，大哥殺了自己的妻子，將肉分成五份，正當大家饑腸轆轆，開始吃肉

時，生性善良的小弟，卻不忍心吃。他望著那曾是大嫂的肉塊，默默地流下了眼淚。接著，二哥也殺了自己的妻子，小弟更是悲痛地哽咽再三……最後，當二嫂的肉也被吃完時，二位哥哥開始要殺小弟的妻子了！這時小弟忍無可忍地說：「我絕不做這種事！」他一說完，便拉著妻子快步地消失在深山中。

他倆就在深山中住了下來，過著隱居的生活。

山中無日月，轉眼間，幾年勤苦平淡的山居生活就這樣過去了，不甘淡泊的妻子竟然與山中一個跛腳漢有染，甚至為了長相廝守，竟計畫要謀

殺親夫。詭計設想後，有一天，她偽裝出體貼的樣子告訴丈夫：「做妻子的我，應該在家為你準備可口的餐飯，但這麼多年來，都是由你出門覓食，明天讓我隨你入山採果，好減輕你的辛勞。」「不！山路險阻，又有毒蛇猛獸不時出沒，太危險了，我一個人去。」小弟不忍妻子辛勞，急忙勸阻著。「讓我去吧！好彼此有個照應，讓我盡盡做妻子的義務！」經不起妻子一再請求，小弟終於答應了。

第二天，心懷鬼胎的妻子一路觀察山勢，當他們攀行到一處險惡的山谷時，她心一橫，便將身前的丈夫，用力推下山谷！「啊！」還來不及弄清楚這是怎麼回事，小弟的聲音已消失在深不見底的山谷中了。「這下再也沒有人可以阻礙我了！」她喜孜孜地回到情夫的身邊。

落下山谷的小弟，他的命運又如何呢？

耀眼的陽光照射著，被急流冲到岸邊的小弟醒了，原來是他的善根福

德感得水神護佑，而保住了一條命。他奮力地站起身來，多年山中生活的訓練，讓他在這生死交迫間，還能勉強支撐著疲累的身體，順著岸邊向下行。經過幾天，正當他體力耗盡時，有一位商人救了他，這位商人也聽了他的故事，既感佩他的仁慈，又同情他的遭遇，便帶著他同行，不久他們來到鄰國。

當時，剛好這個國家的國王駕崩，由於沒有太子可以繼承王位，大臣們又相互謙讓，全國上下都期待著國中的長老智者能為他們決斷，擁立新的君王，長老智者運用占卜得知行路的旅人中會有仁者堪做他們的國王。於是他拄著拐杖，風塵僕僕地在路中翹首望著每一個路過的人，特別是旅行者。

終於，在一輛馬車中，他看見了一位衣衫襤褸，但目光仁慈、氣度不凡的青年，長者望著他，心中不禁讚歎道：「好一位有道的君主之材！全國百姓有福了，終於讓我找到了，終

於讓我找到了呀！」在四週佇候忠心體國的大臣們忍不住喜極而泣，「這是上天仁德，讓我國能得到英明的領導人啊！」他們誠懇地跪請，並歡喜地迎請他入宮當國王。

新君即位後，本著佛法治理國家，養護人民，廢除國中邪術，宣導五戒、十善，並率先領著全國人民持戒。在正法的治理下，風調雨順、五穀豐收，人民過著安樂太平的生活。鄰國也受其感化而行正法，原本相互仇視的也轉為和樂相處，四方人民紛紛歸投。

這時，他當年的妻子，背負著跛腳的新夫來到這國家乞食，她謊稱自己帶著跛腳丈夫逃難，避入山中，今日得知國君的仁厚才下山歸投。那國人民一聽他們多年隱居山中，莫不嘖嘖稱奇，大臣們以為這樣一位貞烈苦的婦人，應加以表揚賞賜，於是將她帶到國王面前。

婦人沾沾自喜，以為即將得到重賞，她洋洋得意地來到國王面前。雖

然已經過多年，國王還是認出了這當年謀害自己的妻子，他的心中沒有怨恨，只是平靜地問這名造罪業而不自知的愚婦：「妳認識我嗎？」

婦人抬起頭，看見國王，驚訝地喃喃自語：「是你！你竟沒有死！」  
「糟了！謊言被拆穿了，下一步將是懲罰呀！」由驚訝轉為恐懼的她，害

怕得叩頭如搗蒜。

國王將這段經歷告訴朝廷中的人，執法大臣稟告國王：「這樣惡毒的人，應該處以極刑！」只見國王搖頭，眼神中充滿無限的寬容，「諸佛以慈悲為無上之寶，我寧可喪失自己的生命，也不願離失慈悲之道！」於是，眾臣將婦人驅逐出境，讓她的

足跡永遠在這個國家消失。

故事中的國王就是佛陀的前生，跛腳漢是提婆達多，而婦人就是好首。佛陀在因地修行中，就是如此地行持佛法，以仁政待百姓呀！

【譯自《六度集經》卷四〈國王本生〉，大正藏卷三，頁十八】

## 書訊

### 國內第一本佛學聯合期刊目錄出版

由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輯之《台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現藏佛學相關期刊聯合目錄》一書，即將於七月由香光書鄉出版社出版。本書收錄國內十所佛教圖書館典藏中、英、日、韓文佛學相關期刊目錄，共計三百五十餘種，近二百頁，歷經一年多整理始完成。

該書刊載各佛學相關期刊的出版概況，以及國內各圖書館典藏期刊的現況，是佛學研究者及圖書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書，更是瞭解佛教文化發展的重要文獻資料。

邀請您一起來發心贊助出版，欲發心者請利用郵政劃撥。帳號：0330694——香光寺，請註明「助印聯合期刊目錄」。

【雲水天涯】

# 在斯里蘭卡的第一個月

釋自軒

來到斯里蘭卡已將近一個月，在這人生地不熟的環境裡，能順利地安頓自己，真的要感謝在此求學的法師們幫忙，一切因緣讓自己深深感念三寶的護佑。

## 不可思議的因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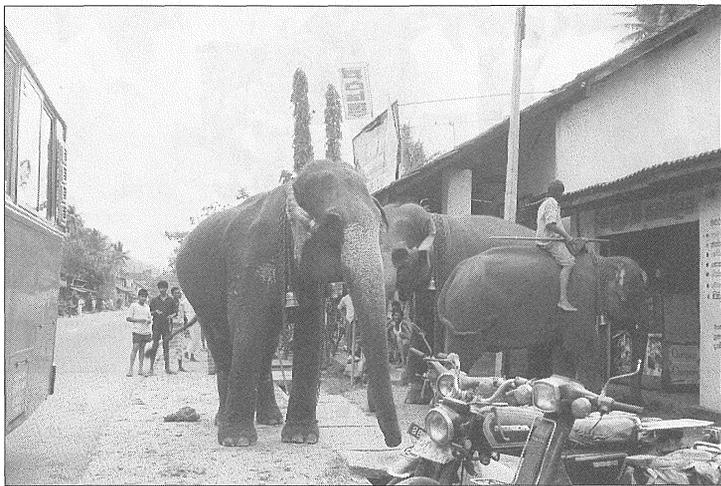
剛到的前幾天，我住在一位法師和女居士合租的房子，離首都可倫坡市區約一小時車程，因為他們來此時間不到一年，要帶我去辦事還有些困難，因此總要約其他法師沒課的時間，然後才能陪我與他們碰面。

在這擠車、塞車的困頓中，一位住在可倫坡的法師恰巧有事回台灣，

我很幸運地暫時住到她的住處，一切事情也因此進展得比較快，自己學著認路並處理些簡單的事。同住的法師是一位泰國僑生，畢業於圓光佛學院，來此已兩年多。她利用課餘時間，帶我認識附近的環境，到郵局、海關領行李、找房子，並教我如何煮一些蘭卡的食物……，想不到自己竟有此因緣福報，她們真如佛菩薩派來的護法。

## 新學習的開始

接著我到英使館的語文中心報名上課，一星期五小時，共有十週的課程，教師是一位英籍的女老師，教學



◎在蘭卡的公路上，公車與大象同行。

(攝影：釋見重)

活潑，學習上還可適應。同學大部分是蘭卡人，另有一位年輕的日本太太，我們常分在同一小組討論，每次下課她總邀我一起搭她的車，先送我回到住處。另外，我也到研究所上巴利文課，此課程是為入研究所前的學生所開的課。

### 尋找身心安頓處

斯里蘭卡在星期天的報紙，總會刊載一大篇房子出租的訊息，我們花了兩個星期天租車去找房子。房租在可倫坡市區與郊區，價錢差了兩、三倍，房子若事先蓋好準備出租的，通常會有一個單獨的門戶出入，隔間一般是一個房間、一套衛浴設備，廚房、飯廳、客廳各一間，另有一個庭園，還包括一切傢俱、水電、冰箱、洗衣機、電話、冷氣機……，如此設備在郊區，房租一個月約一萬元盧比（約五千元台幣），在市區就要兩萬元盧比以上。當然，在郊區五十坪至六十坪大房子，也有一個月三千元盧

比的。

雖然看了好些房子，但有些都太大了，有些則離學校較遠，後來經仲介公司的介紹找到了房子。位於可倫坡第七區，這一區有許多外國使館，環境乾淨、寧靜且安全，住的人大部分是外國人，由於他們自己都有車，因此相對地公車就沒有在馬路口的方便，需走十多分鐘，到另一條馬路才搭到公車。附近有一不錯的禪修中心，每星期天都有英文弘法活動。

目前找到的這間房子有一獨立大門，門內有一小小庭園，一個房間、一套衛浴設備，沒有廚房，但房東答應給一櫥櫃、瓦斯爐、小冰箱等。房



◎蘭卡的傳統市場可購買到各種的水果與蔬菜。（攝影：釋法果）

租一個月一萬元盧比，包括水電，而且有熱水可用，此地房子通常是沒有熱水的。由於找房子不易，法師們也還在學期中，為不耽誤別人太多的時

間，因此就決定租下，讓自己早點安頓下來。

### 蘭卡之所見所聞

蘭卡在八月（一九九四年）選出一位女總理，她主張和平，因此今年選舉後，沒有發生暴亂，她的父親、祖父皆是以前的領導者，她到過外國留學，很受此地知識份子支持，十月將參與總統的競選。

最近在報上的專欄裡，常可看到他們探討女性在社會的功能、角色；也看到探討女性在佛教中地位的文章，也許與他們新選出的女總理有關。

此地辦事效率極差，我到海關領行李，兩三張表格大概須經過二、三十個人簽名，等到辦完手續，花了將近四個小時。這裡郵差只送信件及雜誌大小的物件，其他包裹都要親自到郵局去領，領東西前，他們會將箱裡的東西全部倒出，一樣樣檢查，由於他們對每樣東西都充滿好奇，所以總

得費時良久。另外一方面是藉此扣點關稅，以增加國家的收入吧！

早先來此的法師說，兩年來此地已慢慢在發展，目前可看到一些大廈正在建築中，馬路在拓寬，同時也開放外商投資。此地貧富極為懸殊，有錢人的生活水準可媲美台灣有錢的人，但貧窮的佔大多數，貧的比台灣的窮人更貧窮，若非親眼看到，實在無法想像人的業力竟有如此差別。

有一天，我走過公園，看到地上鋪著一塊布，旁邊幾個髒兮兮的瓶罐，原來這就是一個家庭的全部。公園的角落裡，一名婦人躺在樹下架起的一個木箱裡，另有兩小孩擠在裡面，那就是他們的家。有一次下雨，我經過他們家，只見這個家在樹上綁著低得不能再低、拼湊在一起的幾塊塑膠袋，做為遮雨的屏障，幾個人蜷縮在塑膠袋下，身上早已溼了一片，看了令人深覺不忍。路旁也常見殘廢的人，他們直接坐在地上，或穿梭在車水馬龍的街上，沿路滑著乞討。

雖然是均貧，但卻常見路人施捨，即使是極少的一、二元盧比，卻充滿同胞愛，這種情況在公車上隨時可以看到。蘭卡的公車擁擠時，連一席可站之地都難，此時，只要站立者手上拿東西或手提袋，坐著的人會主動幫站著的人拿，甚至抱小孩的人上車，人們擠得無法讓座，坐的人也會幫忙抱小孩，並沿路哄著那哭鬧不停的小孩；有時站的人，一上車就交給坐著的人，從那自然的動作中，真難以想像他們彼此並不認識。

蘭卡人都很善良，樂於助人，走在路上隨時可看到一張與你微笑的臉（反倒是同樣來自東方的黃臉孔，碰面時仍是冷漠的多）。每當坐車、買東西、辦事時，他們總喜歡問你：「您喜歡斯里蘭卡嗎？」他們似乎很關心外國人對他們國家的看法，我也曾問他們喜歡斯里蘭卡嗎？他們毫無遲疑地回答：「當然，因為她是我的國家！」大部分人不知道我是位北傳的比丘尼，知道的人則總不忘問：

「你們可以結婚嗎？你們過午可以吃東西嗎？」這是由於他們對北傳佛教缺乏認識，或一概而論地將北傳佛教與日本佛教畫上等號，甚至更保守的人一點也不承認北傳佛教也是佛教。

南傳比丘在此是天之驕子，只要比丘要上車，車上售票員一定叫坐在最前面的人讓坐，不論坐的人是否是老弱婦孺；比丘也不搬任何重的東西；領東西、辦事情都優先。

此地有一般市場與超市，一般市場較髒亂，超市則如台灣一樣方便。蔬菜有高麗菜、大白菜、空心菜、白（紅）蘿蔔、馬鈴薯、胃豆、四季豆、大黃瓜等等，水果有酪梨、木瓜、香蕉、柳橙、蘋果、葡萄、蕃茄、鳳梨、榴槤、芒果等等。有一中國來的商人在此地製作豆腐，因此還可買到豆腐和豆腐干，其他還有一些當地不知名的蔬菜與水果。購買食物並沒什麼問題，只是因為有些是進口的，價錢較貴些。會到超市買菜的多半是外國人（常可碰到從中國大陸、

日本、韓國來的人）和當地的有錢人。在此有各國的餐館，尤其中國大陸的餐館特別多。

交通工具具有火車、汽車及極為少數的雙層巴士，大部分是一般汽車，大大小小都有，車費最近距離是一五元盧比，最遠是六元盧比，但到上下班時間，那擁擠的情形簡直無法想像，常見有人吊在車門口。在公車上我很少碰到外國人，外國人大部分坐電動三輪車，三輪車的價錢是依距離而定，近距離也要二十元至三十元盧比，上車前先告訴司機去那裡，再問多少錢，說好價錢才上車。有時感覺他們賺錢很辛苦，不想與司機討價還價那十元盧比，但遇到有人亂開價時，就得討價一番，所以要先清楚多遠距離大概是多少錢。坐電動三輪車比起公車當然貴多了，有時為避免擠公車的不便，也只好多花一些錢了。但只要是三十分鐘以內的路程，我常常以走路代車，一方面藉由走路運動與認識環境，一方面是電動車小，在馬

路上竄來竄去，常常險象環生，坐上車我總是禁不住要多念幾聲佛號以求佛菩薩保佑。除此外還有無線電計程車，價錢則又比三輪車貴。

此地薪資便宜，因此請僱私人司機的大有人在，英文班那位日本太太自己會開車，但不敢在此地開車，所以請個司機，薪水一個月只有三千元盧比。

離開自己熟悉的環境與抱怨多多的國家，來到此地與他們相比，感覺自己已擁有太多太多了，雖然未來需要面對更多的挑戰，但能有考驗是值得感恩與珍惜的，因為至少有個未來，不知那些可憐的人，他們的明天是什麼？

斯里蘭卡是個佛教國家，在此地一個月，它看起來似乎是個充滿苦難的國家，也許我們要問：佛陀護佑了他們什麼呢？他們的信仰基礎建立於何處呢？同情之餘，希望有機會能對他們的宗教信仰態度有一些瞭解。

【新語說世】

# 思潮何辜？知識何罪？

編輯組

一九九六年某月的某天，太平洋彼岸發生了這件事：

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了一名「校園航空炸彈怪客」，據說，十七年來他常投遞郵包炸彈，威脅從事科技研究的大學教授和航空界人士。已有三個人被炸死，二十三人遭炸傷。十多年來，他神出鬼沒，無人知其真實身分。這天，他在美國蒙他拿州的郊外被捕了。最先懷疑並舉發的人，就是與他感情最親近的弟弟。

故事到這裡，好像還沒什麼稀奇，且慢，你先聽聽這位炸彈怪客的學經歷：他二十歲自哈佛大學畢業，

二十七歲拿到密西根大學數學學博士，之後於柏克萊大學擔任助教……。看來，這樣的人絕不是街頭那些不學無術的小混混，但怎麼會……？

讓我們先看看泰德·卡辛斯基被捕後的樣子。一家報紙刊登了他被捕時的照片，五十三歲的他滿頭棕紅色的亂髮，一臉亂草似的落腮鬍，神情惘然；旁邊一張則是他任教於柏克萊大學時的照片，照片中人英姿煥發，兩相對比，其間差距豈止千里！

泰德被捕了，最高興的莫過於華盛頓郵報了，去年六月，他們收到一份反科技、反社會的宣言，要求報社

一定要刊登，否則就再繼續投遞炸彈。郵報與司法部密商三個月後，為「灑一地的油墨比灑一地鮮血好得多」，他們委屈求全，浪費油墨刊登了這篇長達三萬五千字的文章，事後還被部分社會大眾指責為懦夫，這回總算出了一口「委屈」之氣。

而那些長期飽受威脅的航空界人士與大學教授，這下也可以好好睡個覺了，不必一天到晚收到包裹時，心驚膽跳，甚至考慮轉行。

泰德的母親呢？她應該有些後悔。一九八〇年代中期開始，他寫了十餘封信怪罪說他現在離群索居，無

法與人建立關係，都是母親害的！天曉得她只不過在他六個月大時，因藥物過敏而把他隔離數周，以及他七歲時，弟弟大衛出世，大人把注意力放在新生嬰兒身上，有點忽略他罷了，誰知道泰德愈來愈內向、孤僻，最後變成恐怖份子！調查人員說，泰德是「怪罪母親型」的罪犯；心理學家則分析說：「嬰兒時期失去親人或與親人分離，受傷的痛苦會特別深……」

泰德的弟弟大衛呢？聽說他十分痛苦。小時候他們十分親蜜，長大後，有段時間泰德隱居山林，之後試圖回到人群，與大衛及父親在同一家工廠任職。那年泰德愛上了女主管被拒後，在工廠中散發諷刺女主管的打油詩。屢勸不聽後，身為主管的弟弟當場開除了他（深受刺激的泰德即在那時寄出第一枚炸彈）。如今舉發泰德的嫌疑，使他被捕的人正是大衛。

在人們看來，不圓滿的家庭生活、疏離的人際關係，似乎都是造成泰德今日犯罪的原因，當然人們不會

忘記他飽學的知識與耀眼的學歷，而他所處的美國六十年代反體制、反社會、反現代化的狂飆文化，好像也難辭其咎。的確，當人們探討某個個案形成的因素時，時代的思潮常被看成首要之因；而犯人如擁有高學歷，常使人為之側目，被稱為「智慧型罪犯」，這時知識與犯罪的工具間已構成了一些關係了。

只是，思潮有什麼錯？知識又有什麼錯呢？每個時代都有其思想潮流，這些只能說代表那個時代環境及人們的思想價值、行為體系，是相對而非絕對的。思想的潮流一波波向前湧動，後浪推前浪，轉眼消失了蹤影，當時代至高無上的唯一價值，經過一些時日，可能成了被唾棄的落後思想；思潮不僅受時間限制，也受空間阻隔，該地域釀成風潮、奉為圭臬的流行，可能在另一個地方就行不通了；再者，活在同一思潮下的人，反應也不盡相同。所以，關鍵在「人」如何正確地回應時代思潮。

同樣地，知識對個人、社會的影響，全在於「人」如何運用它。英國小說家毛姆說：「知識如果不能使人性格變得更為高貴，更為堅強，就沒有什麼用處，只是徒然增加自滿、自得的心理而已。」因此現代的人除重視IQ外，更要關心EQ，IQ高而EQ不平衡，就會造成偏激憤世，自傲的結果就會忽視別人的存在，尤其以泰德投第一枚炸彈來看，男女交往勉強不得，因與他人、外境互動之間，得失本來是人間常有的事，而泰德卻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以致走錯了第一步。所以，要能以和平理性與良善待人，需要自我不斷地反省與修鍊，將心中的不滿祛除乾淨。

近來，台灣也傳出二起研究生為追女朋友而下毒的案子，看來「泰德·卡辛斯基」還不只一個，試想像幾個如泰德這樣心中充滿不滿的人在身邊，我們的生活將會如何不安，因此，讓我們共同來關心野蠻、暴力背後的不滿，但願這是最後一個泰德！

【文藝】

# 找到那株老梅否？

## 憶江兆申先生

釋悟因

「紫竹開精舍」、「龍天護法門」這幅對聯就題掛在紫竹林精舍銀藍色琉璃瓦的屋簷下，綠色的字題在灰色石柱上，那蒼勁嶙峋、略帶倚斜的字體，透露著一股說不出的曠達、跳宕的氣勢。

如今字仍在，題字的人卻走了。

題字的正是台灣書畫界大師，故宮博物院前副院長江兆申先生。五月十二日，江先生在瀋陽過世，享年七十一歲。

江先生與紫竹林精舍的因緣，鮮少為人所知；他與法師們的接觸次數也不多，可謂「君子之交，其淡如水」，但在平淡之中，那份敬重、護持的心意與珍惜彼此的誠摯情誼，卻令人難忘。

七十九年春，設計師鄧承恩先生推介我們請江先生題字。抱著姑且試試的心情，打電話到故宮，江先生在





電話那頭爽快地答應了，「把要寫的字寄過來，錢就不必談了！」送書，他連說好。

素昧平生、未謀一面，江先生答應得如此乾脆，讓我們又驚喜又喜。果然字一寄出，一星期後他便寫好了寄過來，記得那一次寄出的字還不少，但江先生信中直說，我題的這一對「紫竹開精舍，龍天護法門」他很喜歡。捧字細細欣賞，見的是江先生溫潤曠遠的心胸。

第一次去看他是在八十年秋。那天當我們抵埔里靈漚小築時，只見大門敞開，身著長袍馬褂的江先生與身著旗袍的江夫人已站在門外，一見了我們非常親切地招呼，因車程耽誤，遲了些時間，江太太說江先生一大早便準備迎接法師了，而且還好幾次到門口探望。一旁的江先生始終保持著親切的微笑，感覺他平易近人又深具中國讀書人的風骨、氣度，謙沖儒雅在他身上彰顯無遺。

進屋之後，江先生談及最近在北京的書畫展，也提及自己卸下工作廿餘載的故宮博物院之職，同時提到放下文化大學教職的原委，原來是因為他發現現在的學生都講求速成，根本沒有耐心好好地學習，從前需要的十年廿載的耐、磨、丟的涵養，學生們竟希望三、兩年內完成，教與學之間的隙縫太大，因此只好告訴自己放下。「再說中國的書畫，要書、要畫不難，但若只學書畫，而不能飽讀詩書，就像一只葫蘆，那裡面要裝什麼

呀！」一句話道出了江先生對書畫的洞見。

坐了一會兒，江先生就帶我們四處參觀，屋外，放眼所見是好一幅山水國畫，遠處山巒疊翠，近處是鯉魚潭，群山映現湖中，杜鵑成排地環繞在綠草與群山間，庭院的樹木疏密錯落有致，江先生指著這棵樹、那株花，如數家珍地說著它的年齡、來處、故事，這時同行的一位法師指出某處還少一棵樹，江先生讚賞極了，忙說：「正是如此，本來那裡打算置一株老梅的，因台灣沒有，目前正向大陸尋覓。」

樓上，是江先生讀書作畫的地方，陳列各種名家書畫及各朝器飾，房子各處皆有落地窗，看出去彷彿是一幅巨大的山水畫，每一窗口又自成一幅幅不同景致的畫，例如有一處種植芭蕉和湘竹，於是二樓可觀竹，一樓可賞芭蕉。二樓的門上還鑲有「綠雲深處」的題字及詩，靈漚館的背後就陳列著李秉圭先生送他的觀音木雕相。一幅字、一卷畫、一棵樹，點點滴滴的佈置，在在都可看出江先生於大自然與藝術之間悠遊自得的情懷，濃厚的文人氣息蘊涵在他的書法、繪畫、文學之中。

參觀之後，我們說明此行的目的，請江先生題字，我原提的「五百年前我輩是同堂羅漢，三千界內問誰能安坐須彌」，他直說這幅好，不過江先生也指出其中一幅不妥，並說自從寫紫竹林精舍大雄寶殿的對聯後，他看書若看到「紫竹」二字時，都會留意，想看是否可寫

給紫竹林精舍。

本來我們想請他寫小字，再拿去放大，江先生直說不好，原因是小字與大字力道、氣勢皆不相同，並要我們提出字的尺寸大小，他就照那樣寫，其慷慨豪氣實令人感動。臨行，江先生送了一本個人的簽名畫冊及故宮發行的董其昌所書的金剛經。

果然過不多久，江先生寄來一幅字：「紫竹成林畫引清風宵引月，金天雨寶水如碧玉露如珠。」

江先生曾說他在大陸家鄉時，曾和佛寺結緣，到佛寺趕齋，和師父就像兄弟一樣，因此他樂意為佛寺寫字，而在台灣，「就只有您一位方外朋友」。最近一次拜訪江先生，是在八十三年春。如今，遽聞他在瀋陽過世，這段方外之緣就只有留在記憶中去追憶了。

此刻，我想問江先生：在大陸的家鄉，找到那株老梅了嗎？

【教史尋蹤】

## 僧入震旦

釋見憨

## 僧入震旦

《五運圖》記載：周朝聖教的各種靈驗以及阿育王在中國造塔的事蹟，照理說應該是有記載，只因秦始皇焚書，這些記錄也隨著被焚毀，所以現在無處可尋。

秦始皇時代，有沙門釋利房等十八位賢者，攜帶經典來到中國從事教化工作，而秦始皇並不相信，反而把他們拘禁起來，當天晚上，有神人衝破監獄救出他們。又漢成帝時，劉向在天祿閣校書，常常讀到佛經，直到

撰著《列仙傳》，共錄一三六人，其中七四人已在佛經中出現，根據這份資料詳細推究，可知周、秦時代已經有佛教沙門，只是還沒有很興盛罷了！

到後漢第二位君主明帝永平七年，因為夢見金人（發金色身光的人），才命令秦景、蔡愔、王遵等人往天竺去探迎佛教。他們在月氏國遇見迦葉摩騰、竺法蘭兩位沙門，而把他們迎接到中國。現在的人認為這兩位沙門進入中國，是佛教傳入中國的開始。當時佛法雖然已傳到中國，卻

並未流傳到長江流域，信奉受持佛法的人不多，傳衍的區域也還不普遍。

直到孫氏（孫權父子）建立吳國，與劉蜀、曹魏三分天下，而南北阻隔時，有位本是康居國人的沙門康僧會，在赤烏（吳的年號）年中才開始到南方從事佛教教化工作。

## 經像東傳

佛道原即難以思議，佛的神通事蹟本超乎尋常，不可以常情揣測，不可以一般事例推求。

就像東漢有梵僧來中土，劉向已

在梵典中讀到這類記載；阿育王塔在中國出現，也早有靈驗。根據《釋老志》的記載，佛教的學說在前漢就有所聞：漢武帝元狩年中（西元前一二二至一〇三年間），霍去病獲得昆耶王所獻的金人（金色像），武帝以為是大神，而把它供奉在甘泉宮，燒香禮拜，這是佛法東傳的開始。到開關西域，派遣張騫出使大夏，張騫歸還漢土時報告說：「身毒（今印度）有浮圖（即佛陀）之教。」漢哀帝元壽年間（西元前一至一年），景憲往月支，得到口授的佛經。雖有這些事蹟，但當時的人對佛教還沒有深刻的信仰，佛法大道尚未通行，猶如大江才剛濫觴，或好像是巨木的小枝末罷了！

現代都以東漢明帝時兩位沙門帶來《四十二章經》和白氈畫像是佛教東傳的開始。又《感通傳》中所記載的周穆王造靈安寺、永州石花捧（阿育王塔等，這些不就是東漢以前的事蹟嗎？但這些是思慮無法揣測、言語

無法形容的事情，不妨把它置之度外，現在暫且根據可思可議的事蹟，以永平年為開始。

### 創造伽藍

經像和佛教的修行者們既已來到中國，接下來要面對的就是：得有個可以安身的清淨住所，而且轉法輪也需要有個處所作根據地，因此建立了寺宇。

葉摩騰、竺法蘭二位高僧和道士角力獲得大勝（註一），漢明帝大悅，最初命人安頓他們住在鴻臚寺，以禮相待。鴻臚寺本是四方外邦和遠方國土來的外交使節們的邸舍，兩人若始終居住在那兒也不是長久之計，不久，明帝就令人另外在洛陽西雍門外擇地蓋一間精舍安頓他們。因為他們兩人以白馬馱著經像來中國，於是該精舍就以「白馬」為名。

至於「寺」這個字，按解釋是「寺嗣」，也就是管理事情的人在其中相續承繼，而能成辦事情的意思，所

以原來是在稱呼辦事單位的，但西域僧突然來臨，權宜之計只好暫時讓他們在公家的辦公室止宿，現在雖然移居別處，為了不要忘記初來中國的根本，所以還是用「寺」來標明該處所，「僧寺」這個名稱就是這麼起源的。

「僧伽藍」，翻譯為「眾園」，是眾人所居住的地方，而「園」是指園圃，能生長繁殖的地點，佛弟子要生長繁殖的是道芽聖果，因此佛經中有迦蘭陀竹園、祇樹給孤獨園等，都是西域的寺舍。

如果要追溯有關伽藍不可思議的事蹟，勉強可以說的有周穆王建造顯濟寺，但其實這件事很難找到有力的根據來證實它的存在，我們只能說它是件難思議的事罷了。

「寺」這個名稱一直沿用到北魏太武帝始光元年（四二四）創立伽藍時，把它稱為「某某招提」；隋煬帝大業年中（六〇五—六一六），又命令「寺」一律改稱「道場」；直到唐

朝（六一八——）才又重新稱所有的伽藍為「寺」。

靈裕法師「寺誥」記載，寺共有十個名稱：

- 一、寺（如前述）；
- 二、淨住（穢濁的處所不可用來共住）；
- 三、法同舍（法食二同界）；
- 四、出世舍（修出離世俗之行的場所）；
- 五、精舍（非羸暴者所居）；
- 六、清淨園（三業無雜染之處）；
- 七、金剛剎（剎土堅固如金剛，是道人所居）；
- 八、寂滅道場（祇園有蓮花藏世界，以七寶莊嚴，名為寂滅道場，盧舍那佛在此說華嚴經）；
- 九、遠離處（進到這裡來的人，遠離煩惱迷惑，親近寂滅之樂）；
- 十、親近處（因為這個處所與正法相近，所以居住在此處就像行安樂行一般）。

中國稱呼「寺」的這十個名稱，依《祇洹圖經》解釋，也像「寺誥」一樣，各有不同的意義。現在就把它六個意義臚列於後：

- 一、窟——例如後魏鑿山為窟，安置聖像，也作僧人的居所（現在洛陽龍門天竺寺有石窟，就像那羅延金剛佛窟等）；
- 二、院（今禪宗住持之處多用此名）；
- 三、林（律藏有「住一林」一句，經藏中有「逝多林」一詞）；
- 四、廟（如《善見論》中有「瞿曇廟」）；
- 五、蘭若（沒有院的形式稱蘭若）；
- 六、普通（目前五台山就有好幾所）。

此外，漢明帝崩卒，在陵寢上蓋祇洹，從此以後，就有百姓在墳塚供佛像了（這項記載見楊玄之《洛陽伽藍記》）。洛陽自東漢永平年間（七五）到西晉永嘉年間（三〇七——三

一二）只有四十二座寺，而北魏建都洛陽以後（四七一）非常崇信佛教，相繼建造了許多高大莊嚴的佛教建築物，百官朝臣以及民間的大家族也相競設置寺宇，僅只洛陽一地，就有一千餘所。後趙以鄴（今河南臨漳縣）為國都，也蓋了八百多座佛寺，其中有些寺至今還留有遺址。

〔註一〕漢明帝永平十四年（七一）正月一日，五嶽八山的道士褚善信等六九〇人上表，請明帝火驗佛道二教的優劣。同月十五日，明帝集合大眾在預建的壇場上，驗燒佛道二教的經典，結果道教的經典完全化為灰燼，佛經卻毫無損傷，葉摩騰和竺法蘭二人於是出面大力宣揚佛德，見聞的人，莫不歸依佛門。

【譯自：宋·贊寧，《大宋僧史略》，大正藏卷五十四】

【老照片說佛教——歷史中的佛學院系列①】

# 中國佛教三藏學院

釋見重

中國佛教三藏學院創設於民國四十六年三月，院址位於台北市的十普寺。創辦人白聖老和尚自民國三十七年來台後，目睹台灣佛教因受日本佛教影響而有失風規，所以除了多次舉辦傳戒會，教導戒律，以導僧人生活於正行之外，也期望藉佛學院培育僧青年，以承續佛陀慧命，因而創辦了中國佛教三藏學院。

白聖老和尚親自擔任院長，教務主任則聘前省訓班教育長吳仲行擔任，當時國大代表吳月珍為事務主任，今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淨心法師任督學，分別設立男女眾監學，招收出家男女二眾。

院名標立「三藏」，是表詮其教育宗旨，那就是希望學生行宗戒律，學究經論，因此以「毗尼嚴淨，定慧等持」為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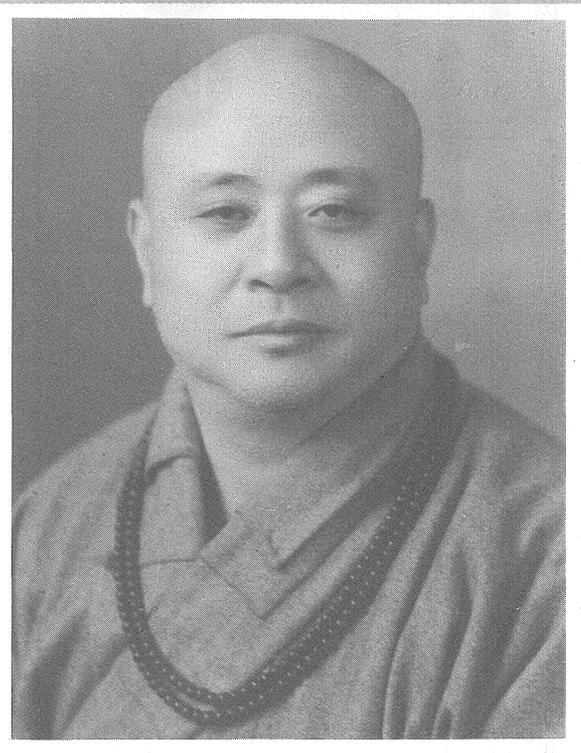
訓，明示修學的次第。並就通俗實用層面，將教育宗旨分別攝為「學」（深入三藏）、「講」（善於說法）、「道」（修持道心）、「德」（待人以德）四字，讓學生能有所依循。

該院安排了很多課程，不只上午、下午有課，甚至晚上都有排課。課程內容除經、律、論等佛學課程外，也開設人文課程，因老和尚鑑於佛教向外弘揚，必須有豐富的新知，才能攝受群倫、領導時代，所以開設人文課程，期學生充實知識，有助於將來弘法興教。由於該院地處台北市，且白聖老和尚有良好的脈絡，可聘請到優秀的老師，師資陣容有法師十五位、大學教授八位、專家學者十五位。

三藏學院自四十六年至五十二年間，

於十普寺共舉辦六年，四十九年二月第一屆正班畢業，部分學生留院續讀，為第一屆研究班，並續招第二屆正班。五十一年第一屆研究班畢業，續招第二屆研究班，一年後，與第二屆正班同時舉行畢業典禮。學生人數計正班第一屆畢業生二十八人，肄業生二十四人，第二屆畢業生三十四人，肄業生十二人，另研究班第一屆畢業生九人，第二屆畢業生五人。五十九年於臨濟寺續辦男眾部，於民國六十年停辦。

該院畢業生的年齡層二十歲以下佔二〇%，二十一歲至二十五歲佔四四%，二十六歲至三十歲佔二五%，概言之，三十歲以下的佔約九成。以入學年齡而言，過半數是二十歲以下。



▲ 十普寺創建於民國十八年，原名了覺寺，是座日本式佛寺，台灣光復後由政府收編國有，三十七年白聖和尚購下使用權，改名十普寺，辦佛學院、義診所、慈濟會、佛學講座、中國佛教雜誌等，並多次傳授三壇大戒。辦學期間，該寺仍為一純男眾道場，其運作採大陸佛寺的模式，凡採購、茶房、帳房、廚房等雜務概由職員負責，因此學生執事量少而輕；男眾買學生菜、當香燈，放假日幫助經懺佛事；女眾則任學生行堂、洗碗、掃教室，所以有相當完整的讀書時間。（圖為學生在十普寺大殿前合影。照片提供：能學法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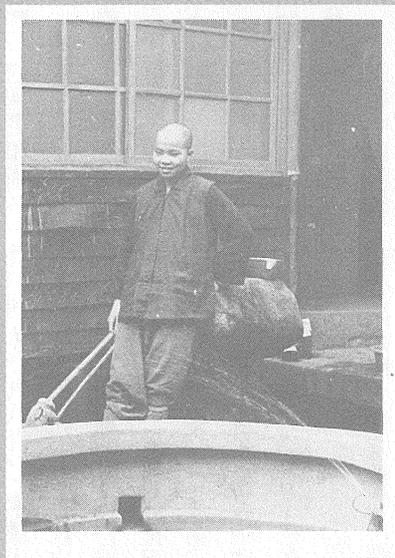


► 白聖老和尚（一九〇四—一九八九），字潔人，湖北應城人。十八歲依陝西香山龍巖老和尚披剃，八十六歲圓寂於台北市圓山臨濟寺，戒臘六十有八。來台後促中國佛教會在台復會，歷任理事長二十餘年。且發起世界佛教華僧大會，並召開世界佛教僧伽大會。主持國內外三壇大戒戒會逾三、四十次，受戒弟子逾萬人次。四十二年開辦台灣律學院，四十六年於十普寺創設中國佛教三藏學院，四十八年在臨濟寺成立中國佛教研究院，五十三年又與賢頓老和尚合辦戒光佛學院於臨濟寺。

開辦中國佛教三藏學院期間，學院教務、訓導工作概由老和尚承擔。尤其前三年，彼時老和尚未接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除開講楞嚴經、沙彌律儀、大乘起信論、梵唄……等多項課程外，每天還領眾早晚課誦、過堂，甚至連晚自習都親自巡視，老和尚於僧教育的全心投入，可見一斑。（照片提供：台灣佛學院志編纂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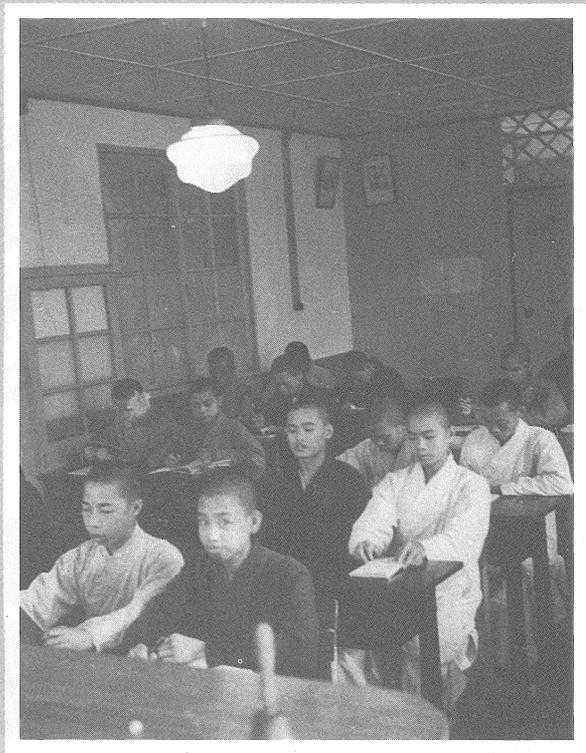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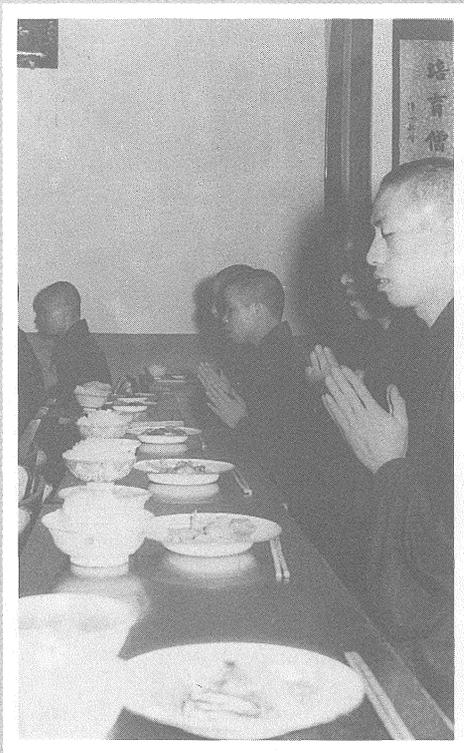
▲ 從這張畢業合照中可略睹當時老師的風采（括弧內所列為其所教授的課程）。

第一排右起：蔡克棟（歷史）、淨空法師（佛教佈教）、許君武、（中國哲學）、吳仲行（印度佛教史）、白聖老和尚（楞嚴經、沙彌律儀）、淨心法師（中國佛教史）、陳永健（英文）、曹子剛（論語）、龍志勤（書法）、明本法師（禪林寶訓）。第二排右起：宏恩法師（普賢行願品）、明章法師、悟因法師（唯識）、明欽法師（菩薩戒）、紹定法師、吳月珍、林福玉（日文）、張廷榮（唯識）。（圖為第二屆研究班暨正班師生於臨濟寺合影。照片提供：台灣佛學院志編纂組）



▲ 該院畢、肄業生，今已弘法各處，對中國佛教會和世界華僧大會等工作仍不遺餘力。例舉如下：

法智法師（第二排右五）：現任台灣省佛教會理事長，高雄大崗山超峰寺住持；圓宗法師：現任高雄縣佛教會理事長、高雄日月禪寺住持；心田法師（第一排右四）：現任台南縣佛教會理事長、台南新營妙法寺住持；藏慧法師：現任華僧會副會長，弘法於澳洲；修慧法師（第三排右五）：曾任新竹縣佛教會理事長，並開辦菩提佛學院；明宗法師（第三排右四）：現任新竹靈隱寺住持，獻身戒壇引禮工作；明虛法師（第四排右三）：現任彰化中華寺、台北圓通學苑住持；悟因法師（第三排右二）：現任香光尼僧團方丈，香光尼眾佛學院院長；宏恩法師（第五排右四）：現任美國夏威夷觀音廟住持；如釋法師（第五排右二）：現任台中港區慈光講堂住持，於戒場講戒、佛學院講學。（圖為四十七年白聖老和尚率學生至內湖圓覺寺結夏與圓覺寺佛學研究班學生合影。照片提供：台灣佛學院志編纂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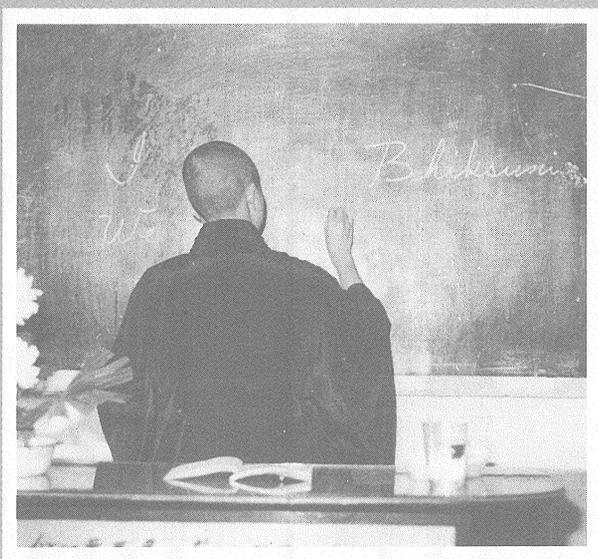
▲十普寺是男眾道場，女學生的活動空間非常有限，空間的機能都是多項重疊運用。儘管學習場地的設備不是很好，但女眾仍安之如飴，精進用功。

這間教室是學生們上課、晚自習、過堂用齋的地方，也是會客、聊天的場所，教室的屋簷下就是學生的曬衣場。當陽光普照，為了爭取那一線陽光，往往將衣服晾過頭，而遭到白聖老和尚的訓誡。「一遇陰雨天，我們總是會在上課時不自覺地望向窗外，心想唯一的那套衣服還在水中，徒歎奈何！但是又想到自己可以讀佛學院，在佛教界已是天之驕子，雖然學習場地侷促一隅、設備簡陋，這又何足掛齒？」雖是生活糗事，已畢業三十多年的悟因法師回憶起那段克難生活的點點滴滴，仍印象清晰。（照片提供：能學法師、悟因法師）

▲四、五十年代台灣一般佛寺經濟都很拮据，生活普遍清苦，但白聖老和尚很重視學生的營養，每年夏季率領學生到其他道場結夏安居時，如果該寺院的飲食營養不夠，他會再三催促改善，甚至自己拿錢補貼。（照片提供：台灣佛學院志編纂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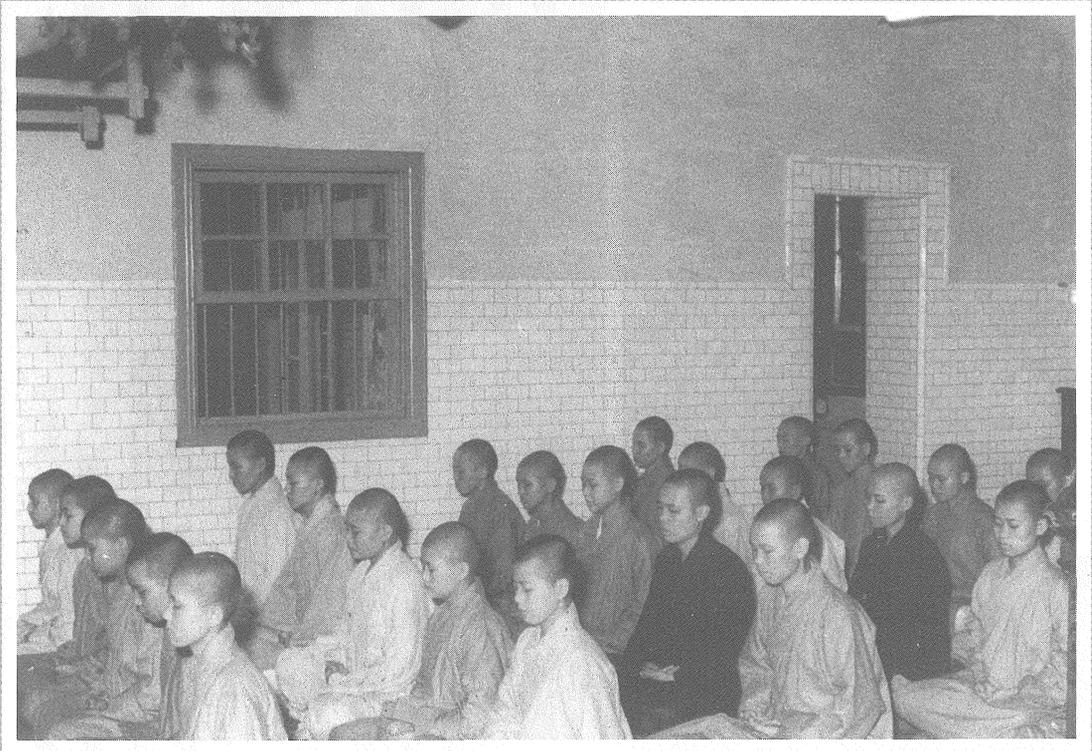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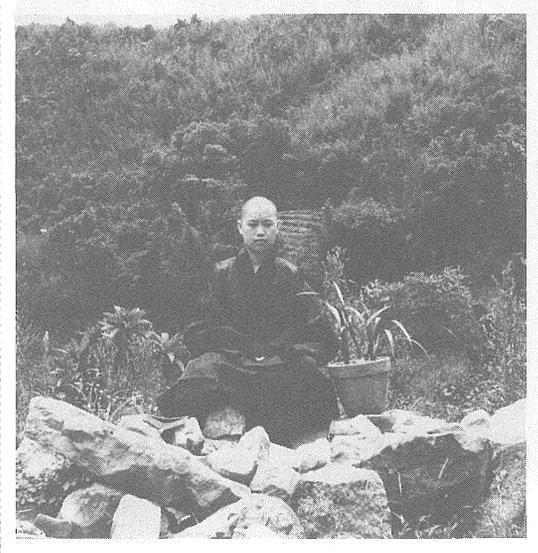
▲ 第一屆研究班畢業典禮畢業生和院長合影。  
 (照片提供：台灣佛學院志編纂組)



▲ 研究生在學院時，一方面到正班選課程，另一方面在正班教書，可見當時的研究生之一般情況。  
 (照片提供：台灣佛學院志編纂組)

◀ 三藏學院座落在台北市區，每年夏季，為了使學生有更收攝的有功環境，白聖老和尚親率學生到山區或郊區的寺院結夏安居(四十六年在金龍寺、四十七年圓覺寺、四十八年寶明寺、四十九年和五十年在德林寺)。安居期間謹依佛制參禪習律外，也講經論，晚課後在室外禪坐二小時。(圖為圓覺寺結夏安居期間，學生踏青、禪坐。照片提供：台灣佛學院志編纂組)

中國  
佛教  
三  
藏  
學  
院





▲在規律的學院生活中，學生偶爾參與一些課外活動，例如響應十普寺所舉辦的冬令救濟、製作棉襖，或參加托鉢救濟、接受廣播電台錄音梵唄等；也參與中國佛教會所舉辦的各項活動，如佛誕慶典、自由日的遊行、為國家祈禱的法會等；參加十普寺為大陸圓寂的老和尚（如慈舟、弘一法師）所辦之追悼法會，及章嘉大師、斌宗法師的追悼會等。

由於與白聖老和尚往來的外國大德很多，所以學院也會安排他們為學生開示、講課，如講授華嚴哲學、日本禪學等。這些法師、學者，大部分來自泰國、日本、韓國、香港、美國、法國等地。（上圖為三藏學院師生至善導寺吊祭章嘉大師，於禮堂前合影。左圖為三藏學院學生參與台北市佛教舉辦的佛誕節慶祝活動。照片提供：能學法師。）

## 【教訊彙編】

## 香光尼僧團法師受邀往圓光佛學院演講：「佛教新圖書分類法」簡介

【中壢訊】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藏主自行法師、典藏自正法師五月廿七日應邀往圓光佛學院週會作專題演講，講題是「佛教新圖書分類法簡介」，計有該院學生三百餘人聽講。

演講中，兩位法師分別針對佛教新圖書分類法的編訂概況、分類相關名詞、新類表特色、類目概覽、佛教圖書分類原則與方法作介紹，由於對象是佛學院學生，因此從使用者的角度出發，使其認識新圖書分類法，以達到正確、有效地使用圖書館。

## 香光尼僧團法師受邀往「現代僧伽研習營」授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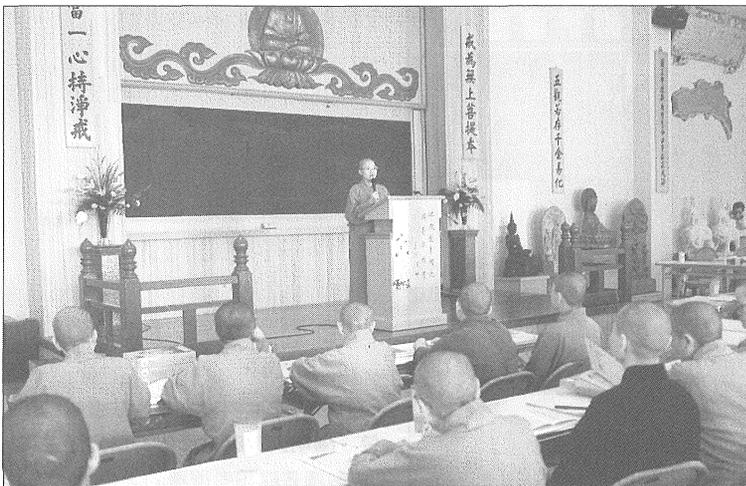
【高雄訊】香光尼僧團安慧學苑佛學研讀班班主任見潤法師及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藏主自行法師，五月三日應「現代僧伽研習營」之邀前往授課。

「現代僧伽研習營」是由中國佛教會、正法輪僧伽會聯合主辦，光德寺及隨緣協會承辦策畫，四月卅日起至五月四日於光德寺舉行，共有來自全台灣一三〇餘位法師參加。

此次主題是「活動企畫與經營」，課程係根據八十四年度僧伽研習營學員反應及目前各寺院的需求而排定，邀請辦活動有經驗且成果卓著的負責人及學者授課。

見潤法師於研習營中講授「實施信眾教育的可行模式——以香光尼僧團佛學研讀班為例」，介紹香光尼僧團佛學研讀班實施現況、創辦緣起、辦學原則與行政組織，以及提供實施模式，包括時間結構、施設歷程，並提供教學活動影帶欣賞，獲得在場法師熱烈的迴響。

自行法師則講授「佛教圖書館之規畫與經營」，從佛教圖書館的定義、設館目的與類型、地點的選擇，及成立後階段性發展到使用者、管理者等多項課題作經驗性分享。



◎香光尼僧團自行法師於「現代僧伽研習營」主講：「佛教圖書館之規畫與經營」(隨緣協會提供)

### 「佛教圖書館基礎知能研習營」於紫竹林精舍舉行

【高雄訊】由香光尼僧團伽耶山文教基金會、香光尼眾佛學院、紫竹林精舍合辦的「八十五年度佛教圖書館基礎知能研習營」，於四月十九日至廿一日假高雄紫竹林精舍舉行，計有來自全省五十餘所佛教單位，七十餘位圖書館工作人員參加。

此是佛教界首次舉辦圖書館知能研習營，聘任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長林文睿、陽明大學圖書館館長廖又生、國家圖書館採訪組股長曾堃賢、台灣師範大學社教系教授吳瑠璃、南台工商專科圖書館主任楊智晶、成大醫學院生化所劉信男、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藏主自行法師等圖書館界專家擔任講授。課程以介紹佛教圖書館基礎知能為主，從館藏規畫到圖書資料的分類與編目、讀者服務、自動化以及圖書館行政運作。學員反應參加研習營後更瞭解佛教圖書館經營管理的必要，並期盼主辦單位能繼續舉辦各類專題研習，提供佛教圖書館工作人員再進修的機會。

活動中並舉辦「佛教圖書資訊展」，有佛光、圓明等佛教圖書出版社及圖書館學圖書和自動化系統廠商參展，作為學員經營管理圖書館的參考。

### 安慧學苑獲八十五年全國「教忠教孝」績優團體獎

【嘉義訊】向以推展佛教成人教育、倡導宣揚孝道倫理的安慧學苑文教基金會，經嘉義市政府推薦、教育廳甄選，獲八十五年全國「教忠教孝」績優團體獎，於五月二日在台北市政府禮堂表揚，五月十日在嘉義中正公園受嘉義市政府表揚。

該基金會執行長見毓法師表示：獲獎是一種肯定，更是一份責任，今後仍將以文教工作者的角色，為社會成長與進步盡力，提供良善的循環。

### 安慧學苑佛學研讀班舉行畢、結業典禮暨「香光行」與成果展

【嘉義訊】經過一期五個月的學習，安慧學苑佛學研讀班於四月十四日舉行「香光行」



◎八十五年度佛教圖書館基礎知能研習營，陽明大學圖書館館長廖又生主講：  
「佛教圖書館讀者服務」（本刊資料照片）

活動，呈獻結業獻禮；五月十二日於該苑舉行畢、結業典禮，計有一千餘位學員參加。同學的學習成果展「無盡燈，無盡恩」，則於五月十三日至十九日，在該苑教學大樓展出。

「香光行」是該研讀班一年一度的活動，由授課法師帶領回研讀班的創辦地——香光寺參訪，親近三寶，並透過話劇、歌唱、聯誼競賽等活動表達學習心聲及無盡的感恩。

畢、結業典禮當日，由班主任見潤法師頒發畢、結業證書，高級班畢業生計有三八八人，初、中級結業生有五七三人。成果展於畢、結業典禮次日起展出，為期一週，內容除文字、照片外，更以動感、立體及聲光效果來呈現，十分具有特色。會場佈置與內容策畫皆由授課法師帶領同學們完成，展出期間吸引了一千餘位市民參觀，參觀者對該班有系統的教學與豐碩的成果咸表讚歎。

### 紫竹林精舍第一屆進階佛學研讀班結業

【高雄訊】紫竹林精舍第一屆進階佛學研讀班，於五月五日在該精舍舉行結業典禮，計有一七三人結業。

典禮中，香光尼僧團方丈悟因法師開示：「《攝大乘論》是指導修行實踐的論書，其特色在眾生階段處境的剖析，研讀這部論可從惑業苦的脈絡找出結縛的根源，學習從身心現象觀因緣、瞭解心的無自性及剎那生滅、自心緣自心。」接著由班主任見竺法師頒發結業證書，學員們則以話劇方式展現所認識的唯識法義。

當日並出版《覺語心園》，選取學員們十週來記錄觀察、調伏煩惱的心路歷程，分享大眾。

### 「菩提樹下」廣播節目獲八十五年度「廣播社會建設獎」

【嘉義訊】由安慧學苑文教基金會所製作的「菩提樹下」廣播節目，獲八十五年度行政院新聞局「廣播社會建設獎」，三月廿六日廣播節當日，於台北晶華飯店受獎。



◎安慧學苑文教基金會獲八十五年度全國「教忠教孝」績優團體獎，由該基金會執行長見毓法師代表領獎。

(本刊資料照片)

安慧學苑繼「恆河上的月光」國語廣播節目之後，於八十三年推出「菩提樹下」台語廣播節目，以具宗教性、社教性的內容，陪伴聽友探索人生現象，分享生命體驗，期藉由佛法的正知見，引導大眾提昇生活品質，共創和諧淨土，因此開播以來頗受各方好評。

該節目自六月起一連四個月，將播出「臨終關懷」系列專輯，於中廣調幅二網（週日上午五時至六時，台北台 AM945 千赫，台中台 AM837 千赫，高雄台 AM909 千赫），全民電台（週日下午六時至七時，FM99.5 千赫）、神農電台、花蓮調頻電台、花蓮希望之聲、台南古都電台等播出，歡迎按時收聽。

#### 【教界啟事】

#### 邀請您共建一座弘傳佛陀教育的殿堂

◎香光寺擴建工程自八十三年十月施工迄今，在所有工程人員認真施工及法師們辛勞奔走推動下，目前大雄寶殿、法堂、圖書館、念佛堂、禪堂、行政區等結構體初胚完成灌漿，目前正進行內外部分刷、裝修，邀請您繼續給予財力、心力的護持，讓這座弘傳佛陀教育的殿堂早日完成。欲發心者請洽香光寺弘化堂或利用郵政劃撥：03308694—1 香光寺。電話：(05)2541267、2542134

#### 法光佛學推廣教育課程招生

◎（一）上課地點：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台北市光復北路六〇巷二〇號。修課方式：分上下學期（十月至一月，三月至六月）。（二）課程：梵文、佛學英文、藏文、雜阿含經導讀、大智度論、巴利文。（三）名額：每班至少十五人開課。（四）學費：每科每學期二千五百元，上下學期合繳只收四千五百元（出家眾六折優待）。（五）報名：即日起受理。報名表函索即寄。詳情請洽：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電話：（02）5783623。



◎安慧學苑佛學研讀班「香光行」活動，「當下成佛」單元，各班表演諸佛菩薩的願力、特色。（本刊資料照片）

【佛教視窗】

# 大藏經電腦化概況

## 釋見篤

受科技進步的影響，電腦已漸漸地走入我們的世界，幾乎每日打開報紙，皆可見到談論「電腦」、「資訊」、「網路」的話題。資訊的便利，促使現代人學習與成長。

過去佛陀一音說法，十方世界皆能聽聞，今日拜「電腦網路」之賜，真可謂一音既發出，流遍五大洲，眾生普見聞。這種不受時空限制的聞法、學佛方式，是邁向廿一世紀佛教新文化的前奏曲。您可以隨時打開電腦，透過電話線與國際網路連線，翱翔全世界。想知道那裡有法會活動、講經訊息、素食館或任何學佛的問題，都可以在電子佈告欄（俗稱BBS）上得知，還可以在網路上寫信、開會、閱讀佛教經典及雜誌、查閱佛教書目，最妙的是可以透過網路學巴利文、梵語大悲咒，看佛菩薩莊嚴法像、聽梵唄……等等，這不是遙遠的他方世界景況，而是發生在你我身邊的現在網路上。

本專欄「佛教視窗」，將為您打開佛教

資訊的這扇門，走出傳統藏經閣，介紹佛教文獻電子化概況、網路上的佛教資源等佛教資訊，邀請您共同關心佛教的新文化。本期特別介紹大藏經電腦化概況。

眾所周知，「藏經」是佛教的法寶，學佛者常嚮往閱讀，瞭解佛陀法義，但由於閱讀與翻檢不甚便利，因此在世界各地就有很多國家將大藏經電腦化，今年四月五日至四月八日假佛光山台北道場舉行一場「國際電腦大藏經研討會」，計有十五個國家代表參加，會中韓國海印寺展示新完成的「高麗大藏經」光碟片，泰國法身寺展示「南傳大藏經」巴利佛典光碟片，與會學者們並討論如何有效率地將大量未輸入的佛教文獻資料輸入電腦保存，並可在國際網路上自由查詢。

漢文藏經，由於內容包括了印度翻譯過來的佛教經、律、律三藏經典，還有中國人的撰述，從經序、注疏、論著，以至目錄、史傳、日本、朝鮮人的著作，內容浩瀚，因

此要進行藏經電子化工作，工程相當龐大。不過目前也有很多單位都先由一部經開始建檔或以掃描方式做起，其中較特別的是在臺灣學術網路上有一群學生及學佛者，以建檔三藏經典取代傳統的抄經，邊打電腦邊閱讀。最近台北市佛教青年會亦以大正藏第九冊收錄之目錄為底，結集出版藏經光碟片。

世界各地也有很多單位在進行漢文藏經電腦化工作。日本Daino Shuppar 公司，計畫將一百冊《大正新修大藏經》輸入光碟。目前已發行第二十五冊，每片定價約五萬元日幣，近期將再出版大正藏第九冊。大陸北京也成立「漢文大藏經數據庫」，擬先完成密宗、淨土宗、禪宗和史傳等分支內容。「藏經電腦化」這項跨世紀的工程，不僅轉換了法寶保存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希望結合科技媒體，讓更多人願意閱讀，深入佛陀法義，來滋潤現代人的心靈，它為本世紀弘揚佛法所作出的貢獻，是值得肯定的。

# 助印芳名

- 伍仟元整 陳山龍 王振成 楊榮珍
- 佛弟子 陳錦綢 丁六
- 洪力泓 王漢周 陳昱勸
- 陳萬春 釋慈天 李菊妹
- 陳彩輝 李孝生 方素燕
- 李威昌 柯幼珍 陸錦文
- 謝慧娟 田世雯 張白燕
- 許瑞派 許自里 陳碧玉
- 陳昱勸 史久莉 蔡慧麗
- 陳明健 陳金俊 侯明森
- 林月華 黃麗月
- 米羅藝術廣場圖書室
- 玖佰元整 黃哲三 陳連周
- 壹仟陸佰元整 周麗平 佛光山叢林學院
- 壹仟伍佰元整 郭輝蘭
- 壹仟參佰元整 邱淑瑛
- 壹仟貳佰元整 薛麗美 廖貴美 沈宗香
- 壹仟壹佰元整 張中堅
- 壹仟元整 慈蓮寺 張郁媚 曾金城
- 楊記 吳瑋月 廖本義
- 孫智彰 莊文峰 黃瑞櫻
- 魏慧美 徐嘉勉 鍾麗香
- 黃麗月 楊貴春 陳明昭
- 陳月蘭 翁健欽 黃文章
- 陳貞仔 何清雄 陳沅慶
- 葉憲清 陳宗志 蘇英珠
- 陳中原 戴慧一 黃惠敏
- 吳嘉助 葛麗英 賴運揆
- 黃兆蔚 黃資茜 鄭億瑾
- 鄭兆良 鄭德孝 陳秋嫻
- 鄭福泰 鄭國強 陳秋月
- 李茂民 楊毅 郭淑貞
- 宋連珮 黃興華 曾繁蓀
- 何榮鴻 曾祈全 陳聿君
- 陳杰立 張素鳳 何迪雨
- 鐘國華 曾煥捷 江玉霞
- 莊宛玲 莊宗明 沈美津
- 邱秀惠 李岩鎔 曾慧玲
- 盧貴華
- 肆佰伍拾元整 林才生 王美月
- 肆佰元整 郭妙慧 曾秋子 林于玉
- 林美銘 陳俊維 陳俊郎
- 王娟燕 陳漢煌 黃玉梅
- 黃麗寬
- 參佰伍拾元整 翁昇宏
- 參佰元整 釋圓盛 郭士豪 邱寶妃
- 陳彥峰 葉麗雪 林麗香
- 陳秀月 莊淑惠 葉凌仔
- 葉昌泰 陳彥良 呂高峰
- 李茂男 謝明枝 陳清奇
- 楊明聰 黃葉 王獻珍
- 貳佰伍拾元整 蔡瑋珉 蔡承翰
- 貳佰元整 夏瑞媛 莊上輝 仇山源
- 邱文杰 陳清富 吳妮宛
- 吳妮螢 吳建緯 陳雅琴
- 陳雅貞 吳俊賢 劉鳳
- 吳明福 陳志華 張秀卿
- 鍾錦瑜 謝帽華 王乃傑
- 王邦馨 王建詠 王乃聖
- 張覺心 陳立庭 無名氏
- 廖玉晔 陳淋鈞 程瑜諳
- 程祺委 鄧夙真 釋見勛
- 洪秀枝 張榮蘭 林妍汝
- 蔡鑾吉 蔡東龍 蔡坤達
- 張子良 陳清泉
- 壹佰伍拾元整 尹琪 尹文 陳同修
- 方美蘭
- 壹佰元整 釋圓超 吳錫深 李明姿
- 吳麗香 黃茵雯 蔡宗達
- 王楷棠 賴明章 陳小妹
- 章哲仁 田盈菁 賴淑惠
- 黃俊翰 黃俊康
- 拾元整 黃世宏

（以上助印芳名自八十五年二月一日至五月二十日）

## 香光莊嚴雜誌社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發行人兼總編輯：釋悟因

執行編輯：釋見澈 釋見介

美術設計：唐亞陽

社址：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9-1號

49-1, Hsi-yehao, Nei-pu, Chi-ehi,

Chi-a-1, 60406, Taiwan, R.O.C.

郵政劃撥：03308694——香光寺

本刊流通處：

香光寺／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9-1號

電話：(05) 2541267 傳真：(05) 2542977

紫竹林精舍／鳳山市漢慶街66號

電話：(07) 7133891-3 傳真：(07) 7254950

安慧學苑／嘉義市文化路820號

電話：(05) 2325165 傳真：(05) 2326085

定慧學苑／苗栗市福星街74巷3號

電話：(034) 272477 傳真：(034) 272621

製版印刷：台欣彩色製版有限公司

中華郵政台字第033號登記為雜誌交寄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版台誌第458號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創刊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讀者如發現缺頁、印刷不清，請寄回本刊，我們會立刻為你補寄。

◎若有重複一份以上的「香光莊嚴」或需變更地址，請於接到本刊一個月內，來信註明電腦編號、姓名、地址、電話，逾期請至原處索取，以免遺失。

◎轉載文圖請先徵求同意。



【虔敬心影】

## 僧渡

輪迴是一條河

這頭是生死 那頭是死生

修行像渡一條河

這頭是熱惱 那頭是清涼

在生死與死生的河上

我是虔敬的擺渡者

乘著佛法舟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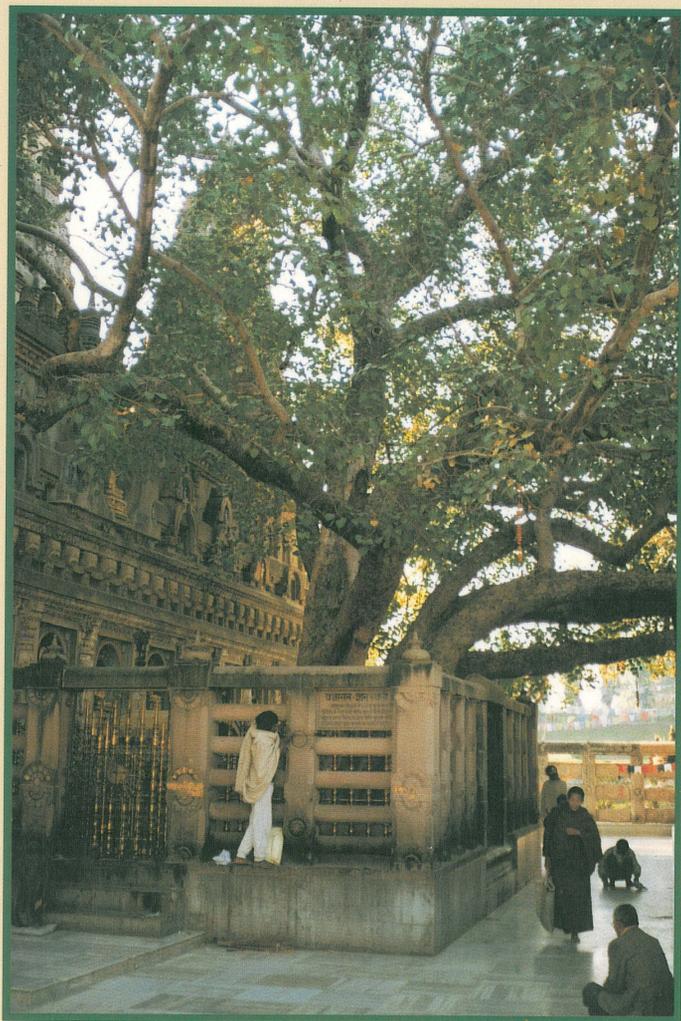
搖起信願行的槳

滿載一船悲願

渡你 渡我

從此岸到彼岸

一九九二年 中國焦山定慧寺  
撰文／釋自昶 攝影／盧淦金



【佛典物語】

## 菩提樹

菩提樹又稱覺樹，原產於東印度。  
它是佛教徒最親切的樹，  
二千五百年前，  
一個星稀孤寂的夜晚，  
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覺悟真理；  
佛滅後一百年，  
阿育王在佛陀成道的菩提樹下，  
許下護持、弘揚正法的誓願。  
至今，在世界的許多角落，  
菩提樹以它挺直的樹幹、濃密的樹蔭，  
傳誦著佛陀的法音，  
帶給每個走在菩提路上的行者——  
覺悟的希望。

一九九五年 印度菩提伽耶佛陀成道處  
撰文／釋自昶 攝影／釋見重